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漢書補注

(二)

王先謙補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卷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652.1
245
7476
23
V.2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漢書補注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記號 700123

類號 H 852.2/1020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679

類號 083.12/1020

國家圖書館



005491250

高帝紀第一下

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師古曰夏音工
灌反已解於上

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誓灼曰即
固始也師

古曰後改爲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補注劉敞曰予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爲句先謙曰前漢陽夏固始爲兩縣
楚屬淮陽國後漢併固始入陽夏故續志云陽夏有固陵聚胡三省通鑑注引徐廣云固陵在陽夏也在今陳州府太康縣西

不會

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壘而守

補注錢大略曰壘南監本固
本皆作壘先謙曰官本作壘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

楚兵且破未有分地

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補注王啟原曰地理志周地下云至襄王以河內
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則分地是主置城言當如師古此音扶問反也此紀下言割地以

許兩人則當如三家分知氏之
比割地以與信越分當如字

其不至固宜

師古曰理
宜然也

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師古曰共有天下
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

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墜

師古曰因信自請爲假王
乃立之耳故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曰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

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雒陽，自北至穀城，皆自王彭越。

師古曰：雒音羅。

從陳、自東、傅海，與齊王信。

師古曰：傅。

讀曰附。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自許兩人。

師古曰：捐，棄也。音弋全反。

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

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

補注：先謙曰：壽春，九江縣，今鳳陽府壽州治。

漢亦遣人誘楚大司

馬周殷，殷畔楚，自舒屠六。

如滿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六者縣名，卽上所謂九江王都六者也。後屬廬江郡。補注：先謙曰：官本郡作都舒。廬江縣在今廬州府廬江縣四百二十里。

舉九江兵迎

黥布，竝行屠城父。

如滿曰：竝行，竝擊也。師古曰：城父，縣名，父音甫。補注：先謙曰：城父，沛郡縣，今潁州府亳州東南七十九里城父村。

隨劉賈皆會。

補注：錢大昭曰：闕本隨下有何字。先謙曰：史記作隨何，劉賈

齊梁諸侯皆大會城下，案隨何無戰功，不當列劉賈之上。疑史何字本衍文，但謂賈、布、隨、劉賈及信、越等來會耳。項籍傳：周殷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此隨劉賈義同。賈傳：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城下。佐字與隨義亦合。皆其證。隨下不當有何字明矣。闕本遺因。

十二月，圍羽垓下。

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汶縣，邑名也。師古曰：汶，音衛交反。補注：先謙曰：續志：沒有城下聚，高祖破項羽在今鳳陽府靈璧縣東南。

羽夜聞漢軍四面

皆楚歌。

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爲楚人之歌，猶言吳歌也。吟耳。若以雞鳴爲歌曲之名，於理則不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爲作楚歌，豈亦雞鳴時乎。

知盡得

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

晉灼曰：九江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

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

之堅守。故曰魯公葬羽於穀城。

師古曰。卽濟北穀城。補注曰。以魯公三字。語意不完。公下當有號字。而此奪之。史記有號字。項羽傳亦云。以魯公號。皆其證。木志東郡臨邑下云。葬曰穀城亭。續志穀城下云。春

秋時小穀。劉注有項羽冢。先謙案。據葬名亭之義。是穀城在前漢爲臨邑屬地。在今泰安府東阿縣北。水經濟水注云。城西北三里有項王之冢。半許毀壞。石碣尙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

漢王

爲發葬。

補注曰。先謙曰。官本作喪。是。

哭臨而去。

師古曰。臨。音力禁反。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應。平舉侯劉它。桃安侯劉襄也。其一人漢表未聞。史記作元武侯。

諸民路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

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爲王。不降。遣盧綰。劉賈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

應劭曰。見伯早亡。追諡之。

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自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爲楚王。

師古曰。更改也。

王淮北。都

下邳。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

師古曰。言安輯魏地。保其人衆也。下音胡稼反。補注曰。建城侯不見於越傳。惟史記高紀四年五年兩作建城侯。成城同字。

常曰

少擊衆。數破楚軍。其曰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

如瀟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

曰音弋庶反。(補注)劉攽曰與讀曰歛助辭。王念孫曰文祀朕之不明與嘉之。如瀟注與發聲也。(四字師古刪去據史記集解引補)案如解是也。萬民與苦甚萬民苦甚也。朕之不明與嘉之。朕之不明嘉之也。與皆助句之詞。本無意義亦不當讀爲歛。詳文紀。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如瀟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懸絕而異處也。(補注)劉攽曰予案說文漢變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死

刑之名也。

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

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爲衡山王。後又奪之地。謂

之番君是。以曰故。

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

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死罪而言。漢遂遵之。(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百九十四引博物志云漢承秦。羣臣上言皆曰昧死言。王莽篡位。墓

法古去昧死改稽首。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後書律。羣臣補注引秦亂成遂。上章曰臣愚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末云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此可徵王莽改制中與後遂沿之也。

大王陛下。

應劭曰陛下。陛下者必有執兵陳

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補注)錢大昭曰閣本升作外。周壽昌曰高祖尙未卽真。故稱大王。時上皇帝尊號。故稱陛下。

先時秦爲亡道。

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自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

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爲比類。相擬無尊卑之差別也。地分音扶同反。

大

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

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之著明者不宜於後世也。

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也。師古曰言賢德之人乃可有帝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取作守。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自處之哉諸侯

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曰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

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目道之。(補注)先謙曰言非稱頌所能盡。居帝位甚實

宜願大王言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爲僥倖也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稱喜之事皆稱爲幸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言爲便於天下之

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師古曰綰讀綰也。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嗣君名。謹擇

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張晏曰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爲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數劍反(補注)先

謙曰濟水注荷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屬左合汜水汜水西分濟水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爲濞呂忱曰水決復入爲汜廣異名也汜水又東合於荷水昔漢祖既定天下卽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陽汜水之名於是乎在矣。尊王后曰皇

后。(補注)周書昌曰通鑑尊作更西漢年紀從之案此臣下共尊之不比繼世後由帝詔立后不妨作尊。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嬪曰昭靈夫人詔曰。如瀛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下唯

天子稱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召佐諸侯誅彘秦有大功諸侯立

曰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曰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

臣瓚曰茂

陵書象郡治臨慶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其地非鬱林也補注劉敞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設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先隱曰豫章屬英布見布傳劉敞是也象郡桂林南海屬趙佗康封芮下文所謂南方三郡也桂林秦郡元鼎六年入漢爲鬱林郡又分蒼梧合浦二郡南粵傳可據顏以爲非鬱林蓋誤

社稷不得血食

師古曰祭者尙血腥故曰血食也補注先謙曰亡諸詳閩粵傳

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曰佐滅秦

如瀛曰閩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師古曰閩越今

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木蛇種故其字從虫如音是也由音許尾反補注錢大昕曰古人讀文知民禹貢岷山史記夏紀作汶山後漢有汶山郡亦因岷山得名

項羽廢而弗立今曰爲閩粵王王閩

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

補注王啟原曰定陶爲濟陰郡治贛志濟陰郡據陶東八百里帝即位定陶於洛陽爲東也

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

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宋邵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先謙曰諸侯子解見下

其歸者半之

師古曰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其歸者復之

六歲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

師古曰保守也安也守而安之以避難也名數謂戶籍也

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

師古曰復還也音扶目反

吏曰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喻之補注宋邵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王念孫曰辨讀爲班班告布告也謂以文法教訓布告衆民也王莽傳辨社諸侯孟康

注辨布也。師古注辨讀曰班。又云非五威將帥所班。蕭該云班舊作辨。韋昭云辨布也音班。皆其證。士虞禮記明日以其班耐。古文班或爲辨。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劉炫云哀元年秦人男女以辨。與此同。顏望文生訓而非其本旨。

民曰飢

餓自賣爲人奴婢者。

〔補注〕何焯曰據此則不獨以罪沒身始爲官奴婢今賣身券契必云口食不周其來遠矣。

皆免爲庶人。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

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

〔補注〕劉敞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爲大夫耳先謙曰此錄

軍功吏卒皆與有罪會赦亦得賜爵詳文義如說是劉說非也。

故大夫自上賜爵各一級。

師古曰就加之也。級等也。

其七大夫自上皆令食邑。

臣瓚曰秦制列侯乃得食邑今七大

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非七大夫目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應劭曰不輸戶賦也。知漉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復音

方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方作扶。

又曰七大夫公乘目上皆高爵也。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補注〕錢大昭曰賈誼傳雖有長爵不輕得復張晏云長爵高爵也。

諸侯子及從軍

歸者。

〔補注〕劉敞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妾加之。周壽昌曰案此承宋祁言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竊謂楚子諸侯子楚與各諸侯支屬之從軍者非泛言國人故書子以別之。此加及字愈可證。觀二年六月漢王還櫟陽令諸侯子在

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若盡爲諸侯國人當數十萬衆。櫟陽一縣何能容也。功臣表樊侯蒙恬以韓家子遷定北地。師古云本六國時韓家之諸子也。後更姓秦。此足爲諸侯子楚子之一證。先謙曰周說亦通。然不必泥。楚人曰楚子。諸侯人曰諸侯子。猶今漢人曰漢子。

同人曰同子。番人曰番子耳。

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

師古曰亟急也。音屠力反。

爵或人君上所尊禮

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上謂天子。

久立。（補注）先謙曰：謂早立爵者上屬爲句。

吏前曾不爲決。

師古曰：有辨說及陳請者，不早爲決。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說作說。

甚亡謂也。

師古曰：亡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嗣。

異日，秦民爵公大夫，自上合丞與亢禮。

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者，長揖不拜。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不獨

謂揖拜也。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

師古曰：於何得此輕爵之法也。（補注）先謙曰：何取輕爵如此也，顏淵非。

且法自有功勞行田宅。

蘇林曰：行，音行酒之行。猶

付與也。（補注）先謙曰：法謂法令。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

如瀆曰：多自滿足也。（補注）先謙曰：私取田宅以自益也。

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

背公

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也。長吏，謂縣之令長。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

師古曰：稱，副也。

且廉問有不如吾

詔者，目重論之。

師古曰：廉，察也。廉字本作現，其音同耳。（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現作頰。

帝置酒雒陽南宮。

（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括地志云：南宮，在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

有南北宮。沈欽韓云：更始自洛陽而西，馬奔觸北宮鐵柱門，先武幸南宮劫非殿，蓋秦離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

上曰：如瀆曰：藝也。上者，尊位所

通侯諸將。

應劭曰：舊曰：徵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徵也。

通者，言其功過過於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補注）先謙曰：通鑑作徵侯。蓋宋人同改。史記作列侯。

毋敢隱朕。

如瀆曰：朕，我也。藝也。古者上下共之。曾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皆言其情，吾所目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目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張晏曰：謂使高官者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記高

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師古曰張說非也若晉高官者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得先對也（補注）錢大昭曰漢紀無高起二字張孟說皆不了當是衍文周壽昌曰漢帝年紀一書不傳王陵封安國侯非信平高祖功臣表無都武侯起其人惟南郡侯起孝文時以信平君侯則信平屬之起而高帝時尙未侯也又云魏相師古曰魏相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考魏相傳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引高皇后所遺書有云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邴等議而無臣起蓋奏事所稱不止一條孟注或有據張云詔使高官者起語爲不經也先謙曰此條所當闕疑師古曰魏相官本有陳浩云監本魏相臣吉奏下衍事字蓋涉於下文奏事而誤也今從宋本刪之師古曰慢易也讀與慢同

陛下媢而侮人

師古曰媢易也讀與慢同

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召與之與天

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召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

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餽同鎮安也餽亦饋字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

（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

必取捷先謙曰史記漢紀通鑑與此同南本不足據

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師古曰傑音榮然獨出也

此吾所召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此所召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先謙曰史記有其字漢紀通鑑依本書刪無害文義宋說無謂類如此

初田橫

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師古曰大者謂

其長率卽橫身也小者其徒屬也（補注）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雒陽

如瀆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樂傳一馬二馬爲輅傳

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驛傳音強懸反

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爲流涕發卒二千人召王禮葬焉

戊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召問張良良因勸

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卽其日也若是日者言從善之速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焉（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是日車駕入都關中是也雒陽長安俱是關中是日

但決計入關營造長安宮殿實則仍居雒陽故至七年二月書自雒陽徙都長安也周壽昌曰荀紀云於是上卽日車駕西入關治棧陽宮加治棧陽宮四字則七年本紀自雒陽徙都長安語有根

拜婁敬爲奉春君

張晏曰春歲之

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

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

補注何焯曰荼項氏所置又負殺故主之罪故懼誅最先反先讓曰月表通鑑與此同

史記高紀爲十月荀紀在八月

自上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召爲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

如瀆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

襄王名楚故改諱荆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誓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久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召爲燕王使

丞相噲將兵平代地。

(補注)宋郡曰噲是時未爲丞相百官表噲未嘗爲相周壽昌曰漢初有丞相虛封噲後世加銜噲傳噲擊陳稀以將軍遷爲左丞相後以相國擊盧綰表均未載左右丞相之設在孝惠高后時相國之號在高

帝十一年而噲先稱之皆虛封也鄼商傳遷右丞相復以丞相將兵擊蘆布傳寬傳以相國代丞相噲擊陳稀南寬並未爲相亦未列表韓信傳使爲假左丞相有假字益可知先謙曰史記云臧荼反攻下代地本書謂之則平代爲無因通鑑考異至云時代地無反者疑噲平代爲誤因是溫公偶有不照亦本書誤刪有以致之也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引風俗通利姓也姓諸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爲氏

羽敗利

幾爲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轘陽舉通侯籍召之

蘇林曰都以侯籍召之

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嘗召通侯而利幾自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

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

(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程大昌雜錄云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間二十里高祖改修而居之在長安城東隅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令各自築其城也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補注)王啟原曰秦始皇三十二年塲城郭故縣邑皆無城至是復令城之也漢時皇后公主食邑雖曰邑而縣

又自有邑如高帝沛豐邑人此縣邑則非后公主食邑之邑上文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疑邑卽指此

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

游雲夢

韋昭曰在南部之華容也師古曰夢讀如木字又音莫風反

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旣安豪桀有功

者封侯新立未能盡圖其功

師古曰新立言新即帝位也圖謂謀而賞之

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曰其故犯法

韋昭曰言未習知法令而犯之

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罪罪之故帝怒焉師古曰此說非也言以未習法令之故不知避罪遂致犯罪帝厚其本情故加憐之

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補注)先謙曰史記執信下云是日大赦天下通鑑作因

教天田肯賀上曰

(補注)王鳴盛曰田肯史記同索隱云漢紀及漢書作肯劉顯云相傳作肯也案郭忠恕佩觿云漢書田肯肯木作肯故誤爲肯耳沈欽韓曰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江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瓌答梁元帝曰臣家藏傳本

以睡黃改肯字爲肯

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師古曰治謂都之也秦中謂關中秦地也

秦形勝之國也

張晏曰得形勝之勝便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多章昭曰

地形險固故能勝人十一字

帶河阻山縣隔千里

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水古之懸字耳後人轉用爲州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音作皆類此(補注)先謙曰注之下懸字官本作懸是此誤

持戟百

萬秦得百二焉

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

也猶張良云關中沃野千里耳史索隱引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先謙案王敬原云墨子經

說倍爲二也論語二香猶不足言倍於魯處說是

地勢便利其旨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如瀉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傾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響蘇林曰瓴讀曰鈴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房僂反(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度地篇云瓴三尺有十分之三三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案瓴瓴也詩傳號令適也屋榜寫水者或以板爲之如說誤先謙

曰注響官本作響史集解引如說亦作響則響是誤字

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

師古曰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

督灼曰齊四有平原

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卽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孟津在河內，去平原甚遠。晉說失之。洹河，洹水，故謂之濁河也。何焯云：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清津。地理志：平原郡有清津，平當以爲清津。

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

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愨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爲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襲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

里，是與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譌，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曰：案文考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補注）宋邵曰：景德木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以爲若蘇說已明，類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先謙曰：史索隱云：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千里之外。又引虞喜云：齊得十二，亦如秦得百二，故爲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譌，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勝，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先謙案千里之外。（補注）劉敞曰：案文多西字，樊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刊誤之言屬合。通鑑多采漢索隱說，是十二處說是。此東西秦也。

（補注）劉敞曰：案文多西字，樊仁傑曰：漢紀作此亦東秦，與刊誤之言屬合。通鑑多采漢紀之文，於此乃獨用漢書水語者，案上文敘齊秦形勝相埒之意，而結之曰：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矣。然復之語，意脈血法當如是。去一西字，則不相貫矣。如刊誤之意，去四字，則下文齊字，亦所當去。故通鑑仍作東西秦。先謙曰：吳說是。胡三省云：言齊地形勝與秦亢衡也。有劉劭四字，由讀上文百二十二之語未晰耳。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

（補注）齊召南曰：此文道敘也。據功臣表，曹參等以十二月甲申封，而淮

陰侯之封，直至四月，則知此文爲追敘矣。

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

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剖音普口反。

詔曰：齊，古之建國也。今爲郡

縣。

(補注)先謙曰韓信
後王楚後爲齊郡。

其復曰爲諸侯。

師古曰爲國
以封諸侯王。

將軍劉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愷絜者王齊荆地春正

月丙午韓王信等奏請曰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

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楊
也吳郡本會稽也章昭曰鄆郡今故

鄆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補注)劉攽曰案地理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
爲吳今此文殊不可曉齊召南曰攽所疑是也但灌嬰傳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又功臣表博陽侯周聚布反定
吳郡豈項氏嘗分會稽爲吳及漢定天下復合爲一郡乎攽并疑鄆非秦郡非也漢之丹陽卽秦之鄆郡也何焯曰文注吳郡本會稽
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得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鄆郡義同先謙曰注兩楊字官本並作陽東陽鄆吳並楚漢間
所置郡東陽兼有廣陵國臨淮郡地晉志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故臨淮有東陽縣而廣陵國下亦云屬荆也下
鄆屬東海秦爲鄆郡地文說非丹楊郡下云故鄆郡不云秦鄆郡自據志以下皆誤爲秦鄆齊說亦非餘詳地理志

曰碭郡、薛郡、

鄆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

文穎曰薛郡今魯國是也鄆郡今東海郡也師古曰鄆音談(補注)劉攽曰鄆亦
非秦郡錢大昕曰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紀有碭郡而傳無之考

地理志梁國故秦碭郡高帝五年爲梁國梁爲彭越所封楚元不能得之當從傳爲是先謙曰史記云分韓信
地爲二國也地理志魯國下云故秦薛郡東海郡治鄆陳勝傳秦嘉等圍東海守於鄆是也楚漢間稱鄆郡

王子曰雲中、鴈

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曰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

王。

(補注)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郡臨淄可以齊爲臨淄膠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錢大
昕曰秦三十六郡無東陽鄆吳郡及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之名蓋楚漢之際諸侯分王其地各自立郡非秦之舊膠東

濟北。項羽所立國名。與齊號爲三齊。臨淄卽齊都。博陽卽濟北王都也。曹參傳。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蓋田榮並三齊之後。以濟北爲郡。師古以爲史遺書之者。非也。英布傳。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秦時止有九江郡。其餘皆楚漢之際所置。謂三十六之外皆非郡者。眞契舟求劍之見也。先謙曰。月表。項羽分三齊。更名齊爲臨淄。然它處皆稱齊。不稱臨淄也。膠東。濟北二國。羽所立。而田榮併之。博陽。濟北王都。蓋榮併三齊。仍名齊國。臨淄。膠東。濟北。博陽。皆爲郡。而膠四。城陽二郡。亦於此時分立也。 曰

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

(補注)先謙曰。晉陽。太原縣。今太原府太原縣治。

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

(補注)周壽昌曰。荀紀作

大功臣封者二十餘人。本書張良傳。高帝功臣表。六年正月以前。封二十七人。合韓信二十八人。三是二之說。先謙曰。通鑑亦作二十餘人。此積畫傳寫之誤。

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

上。如瀆曰。復音覆。上下有道。故謂之覆。

見諸將往往耦語。目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

(補注)先謙曰。官本下覆作復是。

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目天下爲不足用。徧封。

師古曰。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

而恐目過失

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

師古曰。言有喜慶者也。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

目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師古曰。趣讀曰促。

罷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

患矣。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補注)沈欽韓曰。據此。則太公有湯沐邑。故置家令。漢太子公主並有家令。列侯有家丞。唐六典。家丞。凡莊宅田園。必置其頭

欲分其疆界置於籍書若租稅隨其良瘠而爲收斂之數以時入之知家令丞掌食邑也

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

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桴

李奇曰爲桴也如今卒持帶也師古曰桴者所以環也音似歲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鄒衍如燕昭王擁桴先驅管子弟子職振班增

此謂拂席撫敬也先

迎門卻行

師古曰卻退而行也音丘略反

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曰我亂天下法於是上

心善家令言

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

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

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

被堅執銳

師古曰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被音皮義反

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

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

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爲太上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何焯云皇帝本兼探三皇五帝義三皇古之盛天子也顏說蓋據定陶恭皇孝德皇

諸號以後事變斷周壽昌云古身爲天子父爲匹夫惟舜之賢禮未

聞尊號莊襄爲太上皇是死後追尊事係創行因家令一首發之

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補注先謙曰

馬邑。雁門縣。信以太原郡爲韓國。本部晉陽。自請移治馬邑。則馬邑是時屬韓國。胡三省云。姜定襄未置郡。故太原之地北被邊。無有雁門之馬邑也。今朔平府朔州治。

七年冬十月。自上將擊韓王信於銅鞮。

師古曰。縣名也。鞮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銅鞮上黨縣。在今沁州西南。

斬其將。補注。先謙曰。王喜也。見信傳。

信亡走匈奴。

與其將曼丘臣王黃。

師古曰。姓曼丘。名臣也。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補注。朱子文曰。考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爲王。如何卻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又信本傳

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爲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沈欽韓曰。廣韻丘字注。漢複姓。四十四氏。齊有曼丘不擇。別有醜母丘儉。非一姓也。先謙曰。史記作白土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爲王。通鑑白土下加人字。此及信傳與字。並係誤衍。朱說是也。

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

師古曰。故

趙六國時趙也。

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

補注。先謙曰。樓煩。雁門縣。在今代州。會

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

遂至平城。

補注。先謙曰。平城。雁門縣。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

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

得出。

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問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閼氏曰。以計圖陷。故絕不修。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

意測之。事當然耳。

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奔國。自歸雒陽。

非紀傳所說也。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在八年表又誤在九年

赦爲合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爲代王

(補注)朱一新曰如意爲代王本傳及諸侯王表皆不書蓋以其年幼未之國也

春令郎中有

罪耐目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于髡完其髡髮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知瀆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

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侯莫宜曲侯通影爲鬼薪則應氏之說耐爲長矣(補注)宋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爲而音也顏云耐謂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爲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耐不至髡則顏謂意而誤說文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不役使也(補注)何焯曰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

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未央宮在長安

城西南隅周回二十八里元和志云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

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

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闕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闕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

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補注)該大略曰注立闕本作治沈欽韓曰案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司馬門王莽曰王路四門顏謂公車司馬惟在北闕非也先謙曰大官本作太史記同集解引闕中記未央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正義引顏注作故立未央宮立字不當作治

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

師古曰匈匈噴擾之意是何治

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呂就宮室

師古曰就成也

且夫天子呂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呂重威

〔補注〕先謙曰。今字爲贅文。史記有紀通鑑無之。此緣下令字而衍。

且亡令後世有呂加也。上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宮。曰序九

族。

〔補注〕錢大昭曰。宮當作官。宗正。本秦官。是時始置。先謙曰。官本宮作官。

夏四月。行如雒陽。

師古曰。如往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孟康曰。真定也。師古曰。垣音韓。〔補注〕王先慎曰。史記作韓王信。本書上下文俱善韓王信。明此脫王字。先謙曰。東垣。真定縣。後改名真定。在今正定府正定縣南。

還過

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

〔補注〕先謙曰。柏人。趙國縣。在今順德府唐山縣西。

上曰。

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椁。

服皮曰。椁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椁。

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

如瀆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椁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爲椁。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爲椁。椁。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爲貫也。金布者。令爲者。若今言倉庫令也。〔補注〕先謙曰。注令

爲者。者當爲名。官本不誤。

祠。曰少牢。長吏視葬。

〔補注〕先謙曰。長吏。謂丞尉也。

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師古曰。至京師。

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

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

如瀆曰。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也。作者是。

皆復終身勿事。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爵非公乘。自上。毋得冠劔

氏冠。

文穎曰。即竹皮冠也。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紵紵。操兵乘騎馬。

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繡也。即今之細縷也。紵。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縠。織毛。若今縣及縣。縣之

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緜音丑。知反。紆音佇。闕音屠。例反。操音千高反。〔補注〕錢大昭曰。翻當作網。說文。鰓魚網。緜。西胡義布也。先謙曰。通鑑胡注。錦織文也。緜。刺文而五采備者也。穀。闕終也。秋八月。吏有罪

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

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卮字作卮。晉灼曰。音支。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

今尙有之。〔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子外儲右云。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不可以盛水。則卮是注器有當者也。古解卮皆三升酒器。應說受四升。誤。卮音義各別。而云卮作卮。未之前聞。

爲太上皇壽。

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壽也。已解於上。

始大人常曰。臣亡賴。

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亡賴。師古曰。晉灼是也。晉灼音工外反。〔補注〕周壽昌曰。亡賴。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也。張釋之傳。尉亡賴。張

晏注。材無可恃也。應說。是。

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服虔曰。力。動力也。

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

師古曰。就。成也。與亦如也。

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

笑爲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

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補注〕先謙曰。徙。遷也。之。諫。見敬

傳。十二月。行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四耳。〔補注〕劉歆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

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

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瀆曰。父族。母族。妻族也。師古

曰如說是也。(補注)何焯曰。刑法志。孝文詔。明指父母妻子及同產爲三族。張說爲是。如說不惟禍及舉宗。復妄增母妻二異姓。一言之誤。其爲不仁甚矣。以今法準之。亦如張說。錢大昭曰。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鄭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婚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慮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不禁嫁女娶妻。惟尙書歐陽家以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其實非也。釋親父之親爲宗族。母之親爲母黨。妻之親爲妻黨。是族與黨。秩然有辨。若合異姓爲族。則名不正矣。如失之。張亦未爲得也。

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

師古曰。鉗。以鐵束頸也。音其夷反。

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

春正月。廣趙王敖爲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爲趙王。王趙國。丙寅。前有罪殊死。日下。皆赦之。二月。行自維陽至。賢趙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出其右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補注)劉敞曰。予謂

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時俗也。吳仁傑曰。用兵貴右。見老子書。古凶事尙右。兵者凶器。尙右。蓋以凶禮處之。禮。樂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車上貴左。乘車貴左。兵車貴右也。魏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則戰國有時尙左。禮少儀。乘兵車云。軍尙左。左。傳。韓厥代御。居中。杜注。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左。知兵車之禮。惟君及元帥尙右。其餘軍將。亦尙左而已。諸侯王表作左官。律。顏注。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任諸侯爲左官。案士葛曰。今分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則左官之言。在春秋已如此。全祖望曰。仲虺爲湯左相。伊尹以右相先之。慶封爲齊左相。崔杼以右相先之。不必軍禮也。軍禮止楚人尙左。故王在左。廣中而魯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則似魯又尙左。此皆強爲之說。大抵位次之間。尙右者多。

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爲

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蝕。五行志。既在張十三度。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如瀟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又項羽歸太

公呂后不見歸也。又上五年，道尊母媼爲昭靈夫人。高后時，乃道尊爲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北，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道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言道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葬櫟陽宮。明此長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爲煩穢，不足采也。〔補注〕先媼曰：道尊五月，太上皇崩於櫟陽宮。七月，葬太上皇於萬年。考吳云：漢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蓋有悅時，木尚未爲謫，故也。今從之。錢大昭云：案虛棺傳云：十年秋，太上皇崩。史記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晉說是也。荀紀雖較漢書明晰，然以虛棺傳史記證之，晉灼說爲優。周壽昌云：趙翼取李說，引史記項羽紀，羽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爲質。及鴻溝之約，羽又歸漢王父母妻子。陸機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又楚元王交傳，交高祖同父弟。顏注：言同父，而不言同母者，異母弟也。然案吳王傳，朝錯上言稱高祖庶弟元王，卽異母。豈爲其後母乎？至羽紀所云，父母妻子，不過家屬泛詞，連稱及之。陸頌則文人沿說，尤非事實。案高帝紀六年，詔尊太公爲太上皇，未及太上皇后。若有之，詔不應闕。若未尊號，史不應書。況書崩不書葬，無此體例。班氏明有一誤。又晉注：宋景祐乾道本，明汪本同，或改長作無。案呂覽觀世篇，亂世之所以長也。注：長，多也。直亮切。音仗，不當改作無。先謙案：官本注作無。此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字也。

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

悉也。〔補注〕沈欽韓曰：章元成傳云：太上皇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等各有寢園。後書陵延傳：光武東巡，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則高祖母不同葬萬年明矣。黃圖云：其陵在東者，太上皇西者，昭靈后不足據也。

赦櫟陽囚死罪

目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特敘之。〔補注〕

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補注〕何焯曰：失禮之始。至章元成，賈禹始覺其非。

先謙曰：官本呂作已，引宋郡曰：已當作以。

先謙曰：官本有要，蓋曰：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三十字。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

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豨，師古曰：豨音許，豨反。

上曰：豨嘗爲吾使，甚

有信。師古曰：爲音于，爲反。

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言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

去豨黃來歸者，皆赦之。

師古曰：去，謂棄離之而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較作舍。

上自東至邯鄲。

〔補注〕先謙曰：邯鄲，趙國縣，在今廣平府邯鄲縣西南十里。

上喜曰：豨不

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補注〕宋邵曰：而，舊本作北，刊誤。據史記改爲而，然據漳水不在北也。

吾知其亡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

〔補注〕

錢大昭曰：地理志常山郡縣止十八，蓋後又改隸，或分析耳。

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

師古曰：守者，郡守尉者，郡尉也。

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

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

師古曰：白於天子而召見也。

上嬖罵曰：

師古曰：嬖者，漢子也。

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

皆伏地，上封各千戶，言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

趙代地皆豨有，吾言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微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置檄插羽，檄音胡歷反。

今

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言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

師古曰：樂毅，戰國時燕將也。

得其孫叔。

封之樂鄉。

(補注)先謙曰樂毅傳集解引徐廣云在北新城正義信都有樂鄉縣。

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問作聞。

上曰吾知與之矣。

師古

曰與知也。言能知之何也。(補注)劉敞曰與猶待也。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豨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王念孫曰顏說甚迂與猶敵也。言吾知所以敵之矣。(史記作吾知所以與之)襄二十五年左傳閔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道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與敵也懼病也。(出方言)言狹道之中一以敵一雖崔慶之衆不能病我也。秦策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今以君之下顧與彼之上顧取君上顧與彼中顧取君中顧與彼下顧燕世家趙煖易與耳自起傳廉頗易與淮陰侯傳吾生平知韓信爲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先謙曰王說是。

乃多日金購豨將。

師古曰購設賞募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多音構二字。

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

(補注)先謙曰敞補丞相也後爲灌嬰所斬見嬰傳。

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瀋陰是也。

(補注)先謙曰曲逆中山縣在今保定府完縣東南。

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補注)先謙曰聊城東縣在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漢將軍郭蒙與

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

師古曰道由太原也(補注)先謙曰道即由也見上卷。

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

師古曰殘謂多所殺。

戰也(補注)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以見

城爲賊守帝雖怒後不改其寬仁
大度本書刪之文簡而意離矣

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三族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

師古曰代之縣也補注先謙曰參合代郡縣在今大同府陽高縣東北

上還權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

趙乃從山南有之

補注先謙曰有之謂以代爲屬地前知意爲代王張敖爲趙王各自爲國數廢後徒如意王趙遂兼有代地而令陳輔以代相國監趙代邊及燕反周昌相如意之國常山亡二十城趙不能兼顧故仍分趙代爲二

國遠數有胡寇難言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

師古曰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音普我反後皆類此補注先謙曰韓王信反破後太原已復爲郡今頗取以益代

故紀稱太原三十一縣而志止縣二十一也

代之雲中呂西爲雲中郡

補注先謙曰雲中已有郡前屬代國見上今取代邊以四地皆復爲郡故代受寇益少

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爲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恆賢知溫良請立呂爲

代王都晉陽

如瀛曰文紀晉郡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俱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

師古曰意甚欲省賦欲也

今獻未有程師古

曰程法式也

吏或多賦言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

師古曰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百姓疾苦之

令諸侯王通侯常呂十月朝

獻

補注沈欽韓曰補少孫梁世家補云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正月朔旦率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案賀正月爲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當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

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案此制蓋從高帝是年始。

及郡各言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補注劉攽曰率當屬下旬大率也。王念孫曰讀是也。文紀云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鹽鐵論未遯篇云以口率被墾田而不足。

鄭注周官大宰云賦口率出錢也。率字皆屬上讀。先謙曰令郡國皆同之。

人歲六十三錢。目給獻費。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於一算之外復處取六十三錢也。

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

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

師古曰伯讀曰霸。

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

師古曰特獨也。

患在人

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

師古曰奚何也。

今吾目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目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

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

臣瓚曰周昌已爲丞相。御史大夫是趙爽耳。補注何焯曰當時周昌疑以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爽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沈欽韓曰是時未

有尙書。則凡詔令御史起草。付外施行。御史大夫爲長。故徑下相國也。史記三王世家。大司馬霍去病請立皇子爲王。備載其品式。與此正同。先謙曰昌字當是誤文。何說無據。

相國鄼侯下諸侯王。

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

鄼音贊。師古曰。贊說是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鄼縣。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志。南陽鄼縣。云侯國。沛郡縣。不云侯國也。又南陽鄼者。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陸者也。今爲廬州陰城縣。有鄼城。城西見有滸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關。古曰筑陽縣。與鄼側近。連

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廷爲筑陽侯。孝文罷同。更封廷爲鄼侯。是知何封鄼國。兼得筑陽。此明驗也。但鄼字別有鄼音。是以沛之鄼縣。史記漢書皆作鄼字。明其音同也。班固泗水亭碑。以滸何相國所封。與何同韻。於義無爽。然

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理志云：王莽改沛郡曰贊治。然則沛郡亦有贊音。鄆郡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江統徂淮賦以爲證。此乃統之疏謬，不可考。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爲成師所居耳。斯例甚多，不可具載。《補注》錢坫曰：地理志南陽沛二郡並有鄆縣。以說文考之，南陽縣作鄆，沛縣作鄆，實不同也。何封在沛，故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鄆。應劭謂其字音聲，故與何爲韻也。其作泗水亭碑亦然。惟臣瓚據茂陵書以爲何封在南陽，不知封南陽鄆者，乃何曾孫慶，非何也。水經注：泗水下，亦謂何封在南陽。姜又因臣瓚而誤。沈欽韓曰：時諸侯王國皆自置二千石，非漢官，故直使諸侯王知之。先謙曰：注鄆當作鄆，鄆音嘉，在魯地，非沛之鄆也。

御史中執法下郡守

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其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

文選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補注》吳仁傑曰：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李注引漢書作勉，稱錢大昕曰：勉稱美稱也。與明德對文，則勉義爲長。古文勉與意通。晉金

聰公命馬融本，噫作勉。云勉，猶噫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勉，或，小雅抑此，皇父，勉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是勉，抑，意，噫，因文，可通用也。小顏於意，稱，則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遺詣相國府

《補注》沈欽韓曰：古文苑董仲舒詣

公孫宏記室書云：願君侯大開道相國求賢之路，廉選舉之門，則此謂實薦相贊成之，選賢授能，相國事也。故進士皆詣相國。公孫宏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薛宣語朱雲，且東閣以觀四方奇士，後此上計秀孝，皆集丞相府。東京猶集司徒府，皆其故事。署

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補注》劉攽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顯親矣。吳仁傑曰：曲水詩序云：與廉舉孝，歲時於外府書行議年，日夕於中甸。李注引此謂文爲釋，亦作儀，刊誤讀作儀，與心儀，董將軍女同意，儀，疑也。詔云：年老癯病，勿遣，若

年雖老，而非癯病，不害其爲可用，故須擬議其年，要之儀，議皆通。蘇所云：始據別本之文，先謙曰：署，書也。此與今親供正同。署行，若云：本身並無違礙，署儀，若云：身中面白，有無髮，署年，若干歲也。蘇說當而失之簡。劉讀是其年二字，蓋衍。吳調儀爲擬，則誤矣。

有而弗言，覺免。

《補注》先謙曰：免，郡守官。

年老癯病，勿遣。

師古曰：癯，瘦病也。音陞。

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

師古曰：夷，平也。謂盡誅除之。

詔曰：擇

可曰爲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

頗益淮陽。

(補注)錢大昕曰：謂分東郡潁川之支縣以益二國，非廢此二郡也。

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應劭曰：太上皇思上欲歸豐高

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豐人所居。卽今之新豐古城。是其處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注思上官本作思土是。

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

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

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始皇略取潁梁地，以爲桂林、象郡、南海郡。故曰三郡。(補注)齊召南曰：潁梁地當作陸梁地。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二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是也。宋本亦誤。存說

於此，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間，使不相攻擊也。

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古曰：它古佗字也。書本亦或作他。音徒何反。它者

南海尉之名也。姓趙，長治謂爲之長治而治理之也。(補注)先謙曰：注長下治字，官本作帥。是此誤。考證云：帥字爲師理字，誤。李今改正。

甚有文理。

(補注)周壽昌曰：文理，猶條理也。禮書費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中縣人曰

故不耗滅。

師古曰：耗，損也。音火到反。

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它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

師古曰：卽，就也。就其

所居而

立之。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

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見公。

(補注)錢大昕曰：南監本、閣本並作上召見。先謙曰：官本亦作上召見。

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

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爲淮南王者。羣臣請立子長爲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

卒三萬人。

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將萬騎行險塞。光武時省，章昭曰：中尉，即執金吾也。

爲皇太子衛軍，霸上。

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荊王劉賈，劫其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目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目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銜。

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蕭縣。蘇林曰：銜音翳，晉灼曰：蕭縣，地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銜音丈端反。蘇音是也。此字本作翳，而轉寫者誤爲銜字耳。音保，非也。豐布傳則

正作翳字，此足明其不作銜也。〔補注〕先謙曰：蕭紀作翳。史記作翳，集解音直爲反。地理志：沛縣，蕭下云：蕭鄉，高祖破豐布，顏注：蕭音直，惠反。字作翳，皆非。直爲直惠丈端三音並同。

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置

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曰：助行酒。〔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饗酒，通鑑從漢書作佐。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師古曰：和。

曰：釀，洽也。

上擊筑。

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應說，琴作瑟是也。此字誤，又引顏說，作形似瑟而小，細項，謂身小於瑟，小字不可刪。項一也。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

師古曰：和。

上乃起

舞。恍惚傷懷。

師古曰：恍惚，音口朗。反，低音口代反。

泣數行下。

師古曰：泣，目中也。

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顯念也。

吾雖都關

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

〔補注〕先謙曰：官本樂作家引宋。師古曰：家或作樂案，史記作樂思沛。

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曰沛爲

朕湯沐邑。

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爲常爾。

復其民，世世無有所

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

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

師古曰：言日日樂飲也。樂，音來各。反。〔補注〕先謙曰：史記：父老作父兄。

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

〔補注〕先謙曰：史記：請下有。高祖二字，蓋字似不可去。

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如

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皆往邑西，賤有所獻，故縣中空無人。

上留止，張飲三日。

張晏曰：張帷帳也。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

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

師古曰：極，至也。至念之不忘也。

吾特目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

迺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

蘇林曰：洮音亮。〔補注〕齊召南曰：案胡三省謂洮水當在江南，甚是。但即以零陵郡之洮陽當之，零陵去淮南太遠，與下文所云追斬布都陽者不合也。全祖

望曰：是姜九江之泚水，泚與洮相韻而譌，布敗於嶺，反走其國，又敗於泚，方思投長沙，未至而死於番陽也。泚水見水經，零陵洮水在長沙國境南，何容布得走之，與漢兵鬪，復任其出境，重入淮南國中之番陽也。顯祖禹欲以實澤之洮陽當之，則在吳王濞國內，益謬。

先諫曰。余謂顯說近之。此時吳王未封地。屬荆王劉賈。布東并荆地。則漢謂在其域中。及戰敗。乃走番陽耳。

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補注。先諫曰。豫章縣也。今饒州府鄱陽縣治。

周勃定

代斬陳豨於當城。

章昭曰。代郡縣也。補注。先諫曰。在今宣化府蔚縣東。

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

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

今死亡

後。朕欲復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

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下有芮字者。流俗妄加也。

沛侯濞重厚。

服虔曰。濞音涉。濞。師古曰。音普。

豨請立爲吳王。已拜。上召謂濞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耶。

應劭曰。高祖有驪略反相。

徑可知。至於東南有亂。克期五十。占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渣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實服。師古曰。應說是也。拊。謂摩頓之。

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濞頓

首曰。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曰。大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

師古曰。楚隱王。陳勝也。

魏安釐王。

曰。昭王之子也。豨讀曰。備。漢書。僭謚及禍謚字。例多爲豨。

齊愍王。

師古曰。宣王之子。爲諱。諱所殺。

趙悼襄王。

師古曰。孝成王之子。

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

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

師古曰。亡忌。卽信陵君也。

令視其家。復亡與它事。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讓。

陳豨降將

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

師古曰。之。往也。

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

師古曰。辟。音必。亦反。食其音異。基。

綰稱疾。食其

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

〔補注〕先謙曰：史記同，官本作三月。

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

豨有謀，吾目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自上爵各

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

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來歸者，赦其罪。

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爲燕王者，長沙王臣等

請立子建爲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呂爲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爲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遠處奪

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爲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爲南海王，復遠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補注〕劉歆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說誤矣。且始絃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豨亦傳寫妄加之。全祖望曰：王隱晉書地道記，以爲織封於交趾之蘇隴。交趾在桂林南，尉佗所屬。織安得王之。要之無諸之族，必其種落東接閩越，西接尉佗。其所據南武之地，蓋在南海境中，大牙交錯，故以南海爲國。而王之。文穎以爲虛封，不知文帝時明有南海王。反見淮南王安傳。傳云：前此南海王反，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獲復反，則非虛封也。淮南王長傳亦曰：南海王織以璧帛獻皇帝，是未滅時。又曰：南海民處廬江界中，反則既還後也。蓋其地在今汀湖戰之間，以其爲無諸之族，知其近於汀，以其所封爲南海，知其近於湖，以其通於廬江之上塗，知其近於贛。文王二說皆失之。

三月，詔曰：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

輯之。

師古曰：輯，與集同。

〔補注〕周壽昌曰：致，猶置也。置致通用字。

次爲列侯，下乃食邑。

師古曰：謂非列侯而特賜食邑者。

而重臣之親。

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

如漢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

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嘗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職，謂父曰翁，而臣瓚王稱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補注》劉放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意，男爲公子，女爲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知周使大夫爲主，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沈欽韓曰：吳起傳：公叔爲相，尙魏公主，李斯傳：諸男皆尙秦公主，劉云：出秦舊是也。晉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章昭注：大夫之妻稱主。案公即君，稱帝女，食邑卽是封君，故稱公主。先謙曰：此承上文，專就王國言之。下適言列侯食邑者也。重臣卽謂有功爲王者，其親爲列侯，若吳郢以長沙柱國侯之類是也。女子下，公主上，常有爲字，疑誤，倒在下文。漢初王國之制，皆知漢朝，至景帝中五年始，天子爲置吏，詳百官表。

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

師古曰：擅，專也。音上戰反。他皆類此。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爲流

矢所中。

《補注》：周壽昌曰：史集解引三輔故事云：高祖被大創十二，矢石中過者四，卒征英布，中流矢崩。

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

醫曰：可治。

《補注》：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王念孫曰：景祐本作上問醫（句）曰疾可治（句）無不醫曰可治五字是也。上問醫者問疾之可治否也。曰疾可治者，醫言可治也。史記作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是其證。後人誤以上

問醫曰連讀則下文義不可通故增此五字耳。

於是上嫚罵之曰。

(補注)朱子文曰於文當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二字宜去之。

吾曰布衣提三尺取天下。

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

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書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補注)先謙曰史記元有劍字。班氏刪之。荀紀通鑑俱用漢書無劍字。

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韋昭曰泰山盧人也。名越人。魏

桓侯時醫也。臣瓚曰。史記云齊物海人也。魏無桓侯。師古曰。瓚說是也。屬音步典反。

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

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臆。

師古曰。驚也。古音下。下通反。今則竹卷反。

陳平可。曰助之。陳平知有餘。然

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師古

曰。乃汝也。言自此之後。汝亦終矣。不復知之。(補注)沈欽韓曰。雜記說稱卜郭庚夫曰。乃乃本夫對妻之詞。先謙曰。乃者昵近之詞。音轉爲爾。

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

師古曰。冀得上疾愈。自入謝。以爲己身之幸也。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臣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補注)沈欽韓曰。史記注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

通典引漢書曰。高帝崩三日。小殿室中。闔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覆屬中。望外內。張錦絮以輅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以皓皮。(案皓木皓皮不詳。)四方置屬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屬中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

室中。四牆壁中。執世職曰。高祖生年乙巳。至是年丙午。當是六十二。先謙曰。官本注。十二年。作十三年。

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

編戶民。

師古曰編戶者言列大名籍也。編音稊。

北面爲臣，心常鞅鞅。

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他皆類此。

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

師古

曰族謂族誅之是亦此也。

呂故不發喪，人或聞，言語鄙商，鄙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補注）宋邵曰：滎，舊本作葵，吳仁健曰：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大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灌嬰等遣穎陰侯灌嬰將兵至滎陽，仁健案史記本傳，嬰自擊英布歸。

以列侯事孝惠呂后，其後呂祿聞齊王舉兵，乃遣嬰爲大將，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謀屯兵，傳中所載止此一事。乃知嬰屯兵滎陽，實以呂后八年史記漢書於高惠紀各書之，蓋重出也。文紀詔曰：「前唐繆推道將軍灌嬰擊齊，則嬰此時未爲大尉，大尉自是周勃，李文立勃爲丞相，乃以嬰爲勃代，而惠紀乃書嬰爲大尉，又誤也。通鑑於高帝十二年及孝惠七年皆書嬰屯滎陽二事，恐當刪王念孫曰：案作葵者是也。凡史記漢書中葵陽字作葵者，皆後人所改，唯此及高后紀景德本二條作葵，乃舊本之僅存者。而子京未能訂正也。段玉裁古文尙書攷異云：考葵澤字古從火，不從水。周官經其川葵，（逸周書同）詩定之方中，鄭箋及狄人戰於葵澤，左傳閔公二年及狄人戰於葵澤，宣十二年及葵澤杜預後序云：卽左傳所謂葵澤也。爾雅注：圃田在葵陽，釋文凡六葵字皆從火。隱元年注：然國今葵陽縣，釋文云：木或作葵，非。尤爲此字起例。玉篇森部葵字下云：亦葵陽縣。漢韓勅後碑：河南葵陽。劉寬碑陰：河南葵陽。鄭烈碑：葵陽將封人也。字皆從火，而唐盧藏用撰書紀信碑，嘗以百萬之兵，因高祖於葵陽，字正從火。至今明畫，隋書王劭傳，上表言符命曰：龍圖於葵陽者，葵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然則葵澤葵陽古無從水者。尙書禹貢：葵波既豬。唐石經及諸本從水，釋文亦同者。崇文總目云：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釋乃古文尙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殿異，令太子中舍陳鄂訂定其文，改從隸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編者，然則尙書包唐妄改葵作葵，而陳鄂和之所當訂正者也。至於經典史記漢書水經注葵字多作葵，蓋天寶以前，唯知葵陽葵澤不當從水，而其後淺人，以爲水名不當從火，遂爾紛紛改竄，然善本亦時有存者。又曰：說文水部葵字下曰：葵澤，絕小水也。從水葵省。

聲。(月屬切)溇字下曰。蒙溇也。從水甯聲。(奴冷切。此依文選七命李善注所引訂正。)聞若璩潛邸制記。以絕小水爲甯。雅正絕流曰亂之絕。與禹貢沛沔爲蒙相發明。其穿鑿傳會。由不知禹貢字本作蒙。故爾中斷曰絕。絕者窮也。故引仲爲極至之用。絕小水者。極小水也。(絕小水者。最小水也。絕。最聲相近。最之爲絕。猶絕絕之爲絕。最矣。餘見唐韻正絕字下。)正絕流曰亂者。中斷之意也。字同而義別矣。至蒙溇。則非小水之名。與此言絕小水者無涉。

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

代。此聞帝崩。

(補注)錢大昭曰。閔本此作比。先謙曰。此謂陳平等也。史記亦作此。荀紀作此。四人語意皆類。閔本誤。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曰攻關中。

師古曰。癉。讀曰。也。運。讀音反。關內。

也。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

文韻曰。躡。猶。也。如。謂。曰。躡。音。如。今。作。樂。踏。行。之。躡。音。灼。曰。許。慎。云。躡。舉。足。小。高。也。音。矯。師。古。曰。躡。說。是。也。(補注)先謙曰。躡。史記作。翹。官。本。注。矯。作。僞。案。此。文。太。

史記。荀紀。同。通。鑑。刪。之。考。異。云。呂。后。羅。暴。戾。亦。安。敢。一。且。盡。誅。大。臣。又。時。陳。平。不。在。樊。噲。樊。噲。不。在。代。此。恐。妄。說。今。不。取。先。謙。案。考。異。之。言。與。上。矣。說。相。發。

審食其入言之。乃曰。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五月丙寅葬長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三日。長陵在長安北四十里。(補注)沈欽韓曰。宋文鑑。唐憲高廟碑陰記云。以歷推之。以法除之。算外至高帝十二年。得五月朔己酉。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黃圖。長陵。北。去。

長安城三十五里。長陵山東。西廣一百二十步。高三十三丈。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在中。

已下。

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下。棺。也。師。古。曰。蘇。音。鄭。說。是。也。下。音。胡。亞。反。

皇太子羣臣皆

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

師古曰。反。還。也。還。之。於。正。道。

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

高皇帝。

師古曰。尊。號。也。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

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

〔補注〕先謙曰刑法志何據據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韓信申軍法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三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張蒼定章程

如瀆曰章程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

叔孫通制禮儀

〔補注〕先謙曰通傳定宗廟儀法及稽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

陸賈造新語

〔補注〕先謙曰賈傳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又與功臣剖符作誓

如瀆曰謂功臣表誓

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乃滅絕

丹書鐵契金匱石室

如淳曰金匱猶金牒也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

〔補注〕先謙曰官本奏作太

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郭展曰若畫工規模物之摹草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事摹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

也〔補注〕先謙曰通鑑引章注采事作采土胡注日不暇給蓋言項羽既平諸侯又叛也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

荀悅曰唐者帝堯有天下號陶發聲也章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

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斯得之矣

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

應劭曰擾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欲也孔甲夏天子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繞

氏其後也

師古曰晉司空土薦之孫士會爲晉大夫食采於范因號范氏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呂上爲陶唐氏

師古曰范宣子即士會之孫士句也

在夏

爲御龍氏。

師古曰：卽劉累也。

在商爲豕韋氏。

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爲唐杜氏。

師古曰：唐、杜，二國名也。殷末，豕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爲杜伯。杜伯之子顯

叔奔晉，士會卽顯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京兆杜縣也。

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

師古曰：言晉爲霸主，諸夏之盟而范氏爲晉正卿。

魯文公世奔秦。

師古曰：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士會與先蔑如秦，送公子雍，欲以爲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遣宣子立靈公，與秦師戰，敗之于臼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

師古曰：文十三年，晉人使魏壽餘僞以魏時誘士會而納

之。秦人歸其幣，其別族而在秦者，旣無官邑，而乃復劉累之姓也。補注：齊召南曰：孔穎達左傳疏云：士會之滯在秦不顯，於會之身復無所詳，傳說處秦爲劉氏，未知何意。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深疑此句或非本旨，蓋以爲漢室初興，捐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每以自申，劉氏從秦徒魏，其源本出劉累，補注此辭，將以贈於世。明帝時，賈逵上疏曰：五經皆無證圖，顯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爲證耳。召南案：孔疏所見甚卓，但如此文於左傳，實不始於賈逵，且並不始於賈平之世。據昭帝元鳳三年，符節令睦弘上書言漢家承堯之後，則彼時左傳已有此文，至劉向、高祖曰：出自唐帝，王莽稱漢爲堯後，有傳國之運，班彪王命論曰：帝堯之苗裔，皆在其後者也。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

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爲魏所獲，故得復居魏也。師古曰：春秋之後，周室卑微，諸侯強盛，交相攻伐，故建謂之戰國。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更號曰梁，非始秦滅六國之時。補注：劉

歆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都于豐。

補注：沈欽韓曰：此謂劉之先徙也。穀梁傳十六年傳，民所聚曰都。

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

補注：先謙曰：見上卷。

顯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晉灼曰：涉顯入也。

豐公，蓋太上皇父。

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

及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

也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而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世祠天地綴之曰祀豈不信哉。

師古曰綴言不絕也。

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

臣瓚曰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惠帝紀第二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漢書二

漢 關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法柔賢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諱自惠帝目下皆得孝也臣下目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

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

太后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帝初卽位爲惠惠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賜民爵之始趙策趙勝受地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樂者賜家六金是古但賜民金也先謙曰官本注卽作嗣

中郎郎中滿六歲爵

三級四歲二級

蘇林曰中郎者中郎也

外郎滿六歲二級

蘇林曰外郎散郎也(補注)何焯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姚鼐曰此中郎乃天子禁中親近之人

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侍中中常侍之職其言郎中者言郎侍於中非以郎中爲官名也外郎者外廷郎也其所任乃景武以後三署中郎侍郎郎中之職後之所云中郎者乃在司馬門中其周禮之外爲外也漢初所云中郎者宮禁之中而殿署在司馬門中皆爲外矣先謙曰姚鼐郎中未安案百官表郎中令秦官屬官有大夫郎謂者皆秦官又云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令以郎中爲名若中大夫令中書謂者令之比是秦世卽有郎中叔

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陸。陸數百人。尤漢初有郎中之明證。愛盎。馮唐。皆爲郎中。枚乘爲吳王濞郎中。議郎無所見。汲黯傳。臣得爲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吾丘壽王傳。遷侍中中郎。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受幸。合諸傳參之。中郎侍郎親近天子之官。郎中較疏。郎中卽呼爲郎。別無外郎之名也。此云中郎郎中者。蓋漢初之郎中。爲中郎官之長。故其長官謂之郎中令。官署謂之郎中署。見馮唐傳。亦曰郎中府。見高后紀。蘇說中郎爲省中郎。其義是矣。所謂外郎。卽散郎。則叔孫通傳。高帝悉以選弟子。儒生爲郎。此類是也。其後於郎中上增議郎。中郎侍郎諸官。比漢初之中郎。而郎中反退居末秩。等於漢初之外郎耳。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

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補注。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姚鼐曰。此合十九等之爵。遞加而上。故一級貴於萬錢。與元平民贖罪實爵之級不同。

宦官尙食。比郎中。

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尙。主也。舊有五尙。尙冠。尙帳。尙衣。尙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尙。主文書曰尙書。又有尙符璽郎也。漢

備注。省中有五尙。而內官婦人有請尙也。補注。沈欽韓曰。漢書。太官尙食。用黃金鉤器。案尙食。亦宦官也。蘇輿曰。郎中。疑文誤倒。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騎。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

祖使武士轉轉信是也。驍騎也。師古曰。驍。木麻之取者。後又令爲騎。因謂驍騎耳。補注。沈欽韓曰。執楯。執戟。二者亦郎也。滑稽傳。優將呼陸。而郎東方朔曰。位不過執戟。

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

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驍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目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目上萬。五百石。二百石。目下

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目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密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擯上也。如淳曰。斥。開也。

百石。目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今又言二百石者。密備其等也。

也。如淳曰。斥。開也。

開土地爲家壤。故曰開斥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補注〕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先謙曰：官本改上作土。張照云：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如注，意詳之，定爲斥土。服注斥上，擴上也。二上字，亦並正。周壽昌云：斥上，蓋當時自有此稱。若謂擴，更不必加稱擴土。此如穿中之類，名之曰穿，不必曰穿擴中也。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孟康云：擴，上上也。方上與斥上事皆一類。見張湯傳注。不聞作方土也。直萬錢，官本作直錢萬。

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自上六金，五百石自上至佐

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補注〕宋鄭曰：注文今復之

也。當作今復復之也。周壽昌曰：鄧云中間廢，今復之也。復與廢對舉，不必更加復字。宋因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也之語，故云然。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

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文頌曰：言皇帝者，目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讓，樂仕諸侯，今特爲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

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陸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皇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所目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閭寺也。盜械者，凡目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補注〕沈欽韓曰：此頌繫，卽唐律之散禁，非謂不入陸牢也。先謙曰：官本注陸作陸，是。荀紀：盜械作刑械。頌繫作容繫。容，上造目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頌古通。顏沈說是。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

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日上遺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應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且者，且起行治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備，但春作米，皆四歲利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利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管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遺，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掘衍胸羅單于，云烏羅單于耳孫，目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附獲，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耳孫，耳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管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鍾音運。《補注》：沈欽韓曰：城且，春本當爲錯，今皆完，男鬼薪，女白粲也。漢舊儀：凡有罪，男鬼薪爲城且，女爲春。《戚夫人髮錯令春》是女當春者髮錯也。猶宋配牢城必鬻。皆作五歲，完四歲。《此謂不鬻錯者作四歲》。鬼薪二歲，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爲戍，閼作女爲復作，皆一歲。《此五歲刑至一歲刑之次也。司閼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鄭云：若今閼作。》後周世改爲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四階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鬻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目下皆完之也。鬻，音他計反。《補注》：先謙曰：完，謂免也。荀紀

作免

又曰：吏所自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自治民也。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

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

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荀紀作吏六百石以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校無有所預。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

本郡下或有國字者
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一月趙隱王如意薨

(補注)錢大昕曰案班史本紀之例諸侯王薨書名不書諡惠六年齊王肥呂后二年復山王不疑七年燕王噲之類是也而惠元年趙隱王如意文元年楚元王交則兼其諡書之景

帝中六年梁王薨則又失書其名矣又諸侯王生不稱諡高帝紀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是也而惠二年齊悼惠王來朝則生而諡之矣丞相相國薨不書姓惠二年相國何五年相國參景二年丞相嘉武帝太初二年丞相慶是也而文二年丞相陳平四年丞相灌嬰成帝綏和二年丞相翟方進又并其姓書之皆義例之不一也

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百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贖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補注)王念

孫曰民有罪上富有令字高祖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是其例也故師古云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今本脫令字則文義不明御覽封建部一引此已脫令字舊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引此有令字(陸萬謨本刪去)周壽昌曰成帝鴻嘉三年令民得買爵買級千錢蓋視惠帝時每級又減去千錢矣

賜民爵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漢都長安蕭何難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召南案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何焯曰高

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先謙曰通鑑云始作長安城四北方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百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

如瀟曰張敖子儼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呂母禮事之用悅顯呂太后耳若魯元呂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放魯呂太后立數子儼爲王呂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儼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

僎乃爲太后也。(補注)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獨爲齊王母乎。又張僎以母爲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先謙曰：太后無虛尊之理。魯元子僎未王。此太后不繫之齊。義將何屬。齊王尊魯元爲太后。特一時權計。以圖免禍。豈必除魯元之稱。而後得爲齊太后乎。劉說悼惠公主兄弟。固是正理。然此時惠帝乃公主親弟。尙將爲其婿。何有於齊王之虛尊。顏說未可駁也。城陽。楚漢間郡。秦琅邪郡屬地也。本志爲城陽國。今沂州府莒州。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補注)錢大昭曰：家人。漢紀作人家。五行

志作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則作人家者。是先謙曰：蘭陵。東海縣。在今兗州府嶧縣東五十里。

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隴四百餘人。夏旱。郃陽侯仲薨。

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補注)齊召南曰：案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譌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郃陽矣。錢大昭曰：侯薨不書。此何以書。以高帝親兄且故代王也。先謙曰：作郃陽是。說見地理志。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薨何也。

三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年隕石縣諸一。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百宗室女

爲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帥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補注)齊召南

曰：顏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冶。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卽温州永嘉地。非泉州地也。錢大昭曰：漢紀作縣。字同。漢書搖役字皆作縣。周壽昌曰：越世家句踐後七世。玉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祖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

後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補注）何焯曰諸侯王遠近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秋七月都廩災。（補注）沈欽韓曰黃

圖都廩天子車馬所在。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敷之女也。史記及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目下別制名焉。至於薄父之姓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欲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欲字。引宋鄭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音能曰順道事其兄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

冠。（補注）王鳴盛曰惠帝時年二十景帝後三年。皇太子冠。即武帝也。時年十六。昭紀元風四年帝加元服。時年十八。哀紀成帝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數案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無明

文。故無定期。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補注）先謙曰通鑑注引黃圖鴻臺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高四

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宜陽雨血。（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二年宜陽。宜陽縣在今河南府宜陽縣西五十里。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幽詩七月

飛鴻於臺上。故號鴻臺。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繅帛之處。補注沈欽韓曰織室之篇曰納于凌陰。補注先謙曰說詳五行志。作十月。漢紀作三月。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繅。郊廟之服。

五年冬十月霽桃李華。棗實。（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爲草妖。又以爲常典之訓。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

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江河水少，黔谷水絕。

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

師古曰：齊參也。

九月，長安城成。

（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城高三丈五

尺，下濶一丈五尺，雉高三坂（當爲版）周回六十五里，城南爲南斗形，北爲北斗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爲斗城。漢舊儀：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一門，九市，十六橋，地皆黑壤，今亦如火，堅如石，父老相傳云：靈鑿龍首山土爲城，水泉深三十餘丈，地周繞廣三丈，深二丈，石橋各六丈，與街相直。先謙曰：史記二年，乃築長安城，四年就中，五年六年城就，索隱引漢宮圖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賜民爵一級。

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是年置左右丞相。

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

（補注）先謙曰：官本賣作買。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五算

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譴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劉攽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論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

等，每等加一算也。

夏六月，舞陽侯噲薨。

師古曰：噲，噲也。《補注》先謙曰：噲侯薨不書，因噲妻呂后女弟，黨於呂氏，特書之，爲劉氏得安幸也。

起長安市。

（補注）沈欽韓曰：文選：西都賦注：漢宮圖疏曰：長安立九

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黃圖云：西市在醴泉坊。

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

太尉灌嬰將。

（補注）宋一新曰：公卿表

及娶，傳娶爲太尉，在孝文時。此時未爲太尉，紀道書之。

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危十三度。

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

師古曰：既，盡也。《補注》沈欽韓

曰。四京雜記。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然。未至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焦黃。其後百許日。人家就其間得龍骨一具。骸骨二具。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七星初。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

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補注)先謙曰。史集解引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先謙案。帝十七卽位。自是年爲始。得年二十三。瓚說誤也。

九月辛丑。葬安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

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十里。(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請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已。先謙曰。官本注。十作五。引宋祁

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安陵爲縣。志屬扶風。

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

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

懼讀曰懼。懼然失守。視音居具反。(補注)王念孫曰。懼然。驚懼兒也。叔孫諫。恐復道事。帝懼曰。急壞之是也。又吳王濞傳。膠西王懼然

駭。師古注。懼然。無守之兒。案懼然卽駭兒也。訓爲無守兒。轉失之迂。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爲之奈何。師古注。懼讀曰懼。懼然無守

之兒。東方朔傳。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注。懼然。失守之兒。案懼然皆驚兒也。師古訓爲失守兒。無守兒者。齊風東方未明篇。狂夫懼

毛傳云。懼懼無守之兒。此師古注所本。不知傳以下文言不能長夜不夙。則莫故以懼懼爲無守兒。與此言懼然者不同也。莊子徐

无鬼篇李頤注。懼兒。懼弓。曾子聞之。懼然曰。呼。又曰。公懼然失席。離記。見似目。懼。聞名心懼。皆謂驚兒也。莊子庚桑

楚篇。南榮惑懼然。顧其後。史記孟子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顯化。義並與懼然同。說文本作券。券舉目驚駭然也。

納曹相

國之對面心說。

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

可謂寬仁之主。遺呂太后。虧損至德。

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

悲夫。

高后紀第三

漢書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姬之字曰野雞。顧劭曰：禮婦人從夫諱，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姬，字娥姁，故臣下諱姬也。姁音許子反。〔補注〕吳仁傑曰：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舜之姓姚，四岳得有姁在下曰虞舜。至虞思之女歸於夏，傳則曰

二姚，齊之姓姜，書稱傅愛齊侯呂後。至太公之女歸於周，傳則曰呂姜。春秋所書無一不然。於痛大夫書爵，書氏，書名，書字，宰渠伯糾公子登師之類是也。於內女外女則必書姓，或系以字，或系以諱，或系以父國，或系以夫氏，如叔姬成風，紀季姜，蕩伯姬之類是也。陸澹云：古者一字不成文辭，皆以氏字配之。姜氏子氏，姁氏配姓也。高后紀書氏而不書姓，以春秋之法繩之，其失昭矣。政和中，嘗用議臣之請，改公主郡縣主爲帝姬，宗姬，族姬，蓋誤認王姬之稱，不知春秋之書王姬，猶紀季姜系以父國云爾。徐氏卻塘編載議者之言，謂國家趙氏當曰帝趙，不得曰帝姬，是誤以氏爲姓也。左傳有葛贏，懷贏，要當易姬爲贏，乃與古合。今命姬疏封，止稱父氏，而不以姓擊氏，亦沿襲之久，莫悟其非。先謙曰：錢大昕養新錄云：戰國氏族之學久廢，秦改封建，雖公族無議貴之律，民知有氏，不知有姓。高帝起布衣，太公以上名字且無考，何知族姓所出？故項伯、裴敬、賜性劉氏，以氏爲姓，遂爲一代之制。史記書姓劉氏，此漢制異於三代者。後人謂漢、堯、後、本郡姓，讀史公昧於姓氏之別，斯爲誣矣。漢爲堯後，說本向歆。史公時本無此語，卽云曾見左傳，而劉夏、劉卷亦載春秋，安知漢劉必爲郡姓，非姬姓？蓋三代以前，姓與氏分，漢魏以後，姓與氏合。終漢之世，未嘗自言姓郡。載筆之臣，安得輕議國姓？帝姬之議，出於蔡京，京固不學，而後來議者，乃謂趙本贏姓，當稱帝贏，尤爲迂誕。

生惠帝 佐高祖定天

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

師古曰父謂臨淮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

惠帝即位尊呂后爲太后

〔補注〕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爲太后。

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曰爲太子

〔補注〕何焯曰名之名爲皇后所產子也是少帝非劉氏乃大臣既誅諸呂從

而爲之辭耳以其能匡漢祚立太宗功既大故獲世不之求備周壽昌曰外戚傳美人觀二千石比少上造五行志云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安爲少帝案志明曰有男曰嗣子下又云更立呂氏子安可證太子爲孝惠所生也燕靈王傳云有美人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

〔補注〕錢大昭曰他紀皆云某日太子即皇帝位此處書法不同蓋呂后臨朝稱制與自

立無異且太子是後宮美人之子不旋踵而爲呂后幽廢與恆山王無異故變文書之

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

稱制大赦天下適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

蘇林曰台音胞胎〔補注〕錢大昭曰四王台呂王康梁王祿趙王通燕王封年不同此總敘之

封諸呂六

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補注〕先謙曰據史記元年封呂平扶柳侯呂種沛侯四年封呂倫命侯呂更始贊其侯呂愈呂城侯八年封呂莊東平侯此言六人爲列侯亦總敘之呂祿爲胡陵侯續建成侯釋之後呂勳爲臨光侯乃

婦人不在六人之數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孽妖言令

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曰爲妖言今謂重罰皆除之

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補注〕錢大昭曰：二千石謂郡國守相也。案其文義，

當是二千石各一人，言令各舉一人也。若即以二千石秩加之，必不能如此之優。顏說非。

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

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爲趙

王幽殺之。

立孝惠後宮子強爲淮陽王。

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呂孝惠子侯，管灼曰：漢注名長，章昭曰：今陳留郡。〔補注〕周壽昌曰：如引侯表，謂今表無之。又先注宜在壺關侯下，強與不疑徑封王。

未爲侯，與以孝惠子侯語，尤不合也。不疑於二年死，強於五年死，故皆未列表。惟安朝武三人在恩澤表，表稱襄城侯，義後立爲帝，仍改名宏。

不疑爲恆山王。

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

弘爲襄城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先名山。

朝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武爲壺關侯。

〔補注〕全祖望曰：據恩澤侯表，尙有平昌侯大。史記云：後嗣呂王明爲呂氏之子，故本書亦見之。異姓王表，而封侯之年，據恩澤表，在五侯之後，故史漢本紀

並失。秋，桃李華。

二年春。

〔補注〕蘇輿曰：案下云春正月，則此春當作冬。功臣表載此事，亦但云高后二年，無春字。

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

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勸讀與勅同，其字從力。

諸有功者，皆受分

地爲列侯。

師古曰：分，音扶。同反。

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

師古曰：休，美也。音虛。婦反。他皆類此。

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言尊大誼。

施後世，今欲差次列侯功，目定朝位。

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爲先後之次。〔補注〕王先慎曰：高祖已前，卽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此復詔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欲以恩結列侯。

臧于高廟。

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曲周侯臣

商。師古曰。穎陰侯臣嬰。師古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

師古曰。

漢製。

王陵。

師古曰。

應劭曰。餐與食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算錢。

如今長吏食奉。自復贖錢。即租奉也。韋昭曰。執食曰。進酒者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正所食也。四時得開賜。是爲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于安反。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爵贖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宋邵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故作并。景祐刊誤謂。非租稅。當改爲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沈欽韓曰。唐於月俸之外。諸司各有食料錢。蓋肇於漢也。先謙曰。官本注于作干是也。

如瀛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減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光道。服虔曰。經有夷蠻曰道。師古曰。光道。屬臨西郡。先謙曰。在今階州西北百六十里。武都

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先謙曰。道字衍。前漢爲武都縣。後漢加道耳。在今階州成縣西八十里。五行志作武都山崩而無光道。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先謙曰。五行志同。秋七

月。恆山王不疑薨。補注。沈欽韓曰。史記立其弟嘉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荀紀同。此傳寫誤落也。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實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曰其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

民患其大輕。至此復行八銖錢。補注。宋邵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鈇。非是。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源沒也。補注。錢大昭曰。江水下脫漢水。南監本闕。本有漢紀亦作江水漢水。澁流。周壽昌曰。何焯校小板宋本。江水下有漢水二字。案五行志。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

三年夏。江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源沒也。補注。錢大昭曰。江水下脫漢水。南監本闕。本有漢紀亦作江水漢水。澁流。周壽昌曰。何焯校小板宋本。江水下有漢水二字。案五行志。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

水出流四千餘家。則應有漢水二字。志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四千餘家。紀八年亦書夏。江水漢水溢。秋星晝見。志云復出者。承三年水出而言。紀於八年。江漢二水并書。則此亦不容漏矣。先謙曰。汪本官本有漢水二字。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滿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水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云。太

后幽之。

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目使百姓。百姓欣然。目事其上。驩欣交

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考證云。豎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

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下計。所宜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

恆山王弘爲皇帝。

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卽不疑也。呂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曰。爲正也。師古曰。卽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

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外戚傳及異姓王表。仍作義。五行志。秋。河南大水。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曰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補注。劉敞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

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全祖望曰。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引南武侯纘以證之。非也。據史記。佗未受漢封時。自稱南粵武王。及僭號。自稱南粵武帝。此是脫文漏去粵字。或謂佗改南海爲南武。

其說無據。蓋南海境中有地名南武。當在今潮州汀州之交。故繼以閩粵之族。侯於其地。而並非尉佗之臣。豈肯取尉佗所改地名以置其國。是時繼與佗已並爲王。則佗欲爲帝。又不肯取繼封侯之小。繼以自名也。審矣。蓋南海之有南武。繼東海之有東武。並非佗改南海之名而名之也。觀東粵王之反。亦自稱爲武帝。則知或誤非矣。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南越武帝。全云本書脫文是也。古帝王多有生號。章說失之。但亂世草澤之雄。各自爲制。顏氏必以爲稽古。亦太泥矣。

秋八月。淮陽王彊薨。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補注。

六月。城長陵。

張晏曰。起縣邑。故樂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卽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

或作河陽者。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狄道地。今改。正。狄道。今蘭州府狄道州治。阿陽。在今平涼府靜寧州南。

行五分錢。

應劭曰。所謂英錢者。補注。宋邵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錢大昭曰。者。南監本圖本俱作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

補注。先謙曰。五行

志。在營。呂產爲將。將兵居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驥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驥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先謙曰。驥產將南北

呂產爲將。將兵居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驥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驥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先謙曰。驥產將南北

志。在營。呂產爲將。將兵居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爲王。又云。病困。以驥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驥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先謙曰。驥產將南北

軍後病困事見史記。至外戚傳。惠帝崩云云。及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皆總統之詞。非誤也。

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

張晏曰。高帝兄伯也。

宣夫人。

高皇帝兄姊也。

知漢曰。皆追諡。

號諡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

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

補注。錢大昭曰。九月。荀紀作八月。蘇輿曰。史記通鑑作九月。荀紀誤。

南越侵盜長沙。遣

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也。後避廢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

孟康曰。宣官也。知漢曰。百官表。謁者掌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曰。關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張釋卿。恩澤侯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

張卿。無釋字。錢大昭曰。恩澤侯。自張釋卿始。張釋。傳表互見。史記表及後漢書。襄楷傳作張澤。此又作張釋卿。先謙曰。匈奴傳作張澤。史記作中大謁者張釋。古釋澤同字。釋其名也。卿蓋美稱。若言某甫矣。

諸中官。宣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

知漢曰。列侯出關。就關內侯。俱爵耳。其有加惠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關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宣者。令丞。宣者。署之令丞。補注。錢大昭曰。注。恩。關本作異。先謙曰。

官本作異是。

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河水流萬餘家。

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遣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乘政。

師古曰。顯讀與專同。補注。先謙曰。

史記高后病甚乃令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爲下文南北軍張本

自知背高皇帝約

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

恐爲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

(補注)宋邵曰案蔡邕云皇子封爲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爲侯者謂之諸侯

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呂祿女爲婦知其謀適使人

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呂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

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

(補注)宋邵曰景德本滎作熒先謹曰作熒是也詳見惠紀

使人諭齊王與連和

待呂氏變而共誅之

師古曰變謂發動也

太尉勃與丞相平謀呂曲周侯鄼商子寄與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給說

祿

師古曰給誑也

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呂布告諸侯王諸

侯王呂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

師古曰之往也

適爲上將將兵爾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

速歸將軍印呂兵屬太尉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

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呂爲不便計猶豫

師古曰猶豫名也爾雅曰猶知也

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臨西俗謂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逐候故云猶豫也音几（補注）王念孫曰案猶豫雙聲字猶楚詞之言夷猶耳非謂獸畏人而豫上樹亦非謂犬子豫在人前師古之說皆誤顧氏家訓而誤說見廣雅

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遊

（補注）先謙曰史記遊下有獵字有紀從漢書通鑑從史記

過其姑

呂頰

張晏曰頰音須師古曰呂后妹（補注）宋耶曰呂頰樊噲妻封臨光侯錢大昭曰說文頰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頰

驪女頰之禪姐王逸注屬厚姊也詩正義引鄭注周易歸妹以須亦云屬厚之姊名女須是須與頰古字通呂頰爲呂后姊也

王鳴盛曰陳平傳高帝命平新贈道中計曰贈呂后女弟女須夫則其爲呂后妹甚明顯蓋姊妹通稱

頰怒曰汝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頰言無種類

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爲它人守也八月庚申

（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八月當作九月

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

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補注）劉敞曰案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爲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先謙曰史記通鑑亦作行事公卿表高后八年淮南丞相張敖爲御史大夫竇富前雖其爲御史大夫高后已誅張敖代之若未任事以前窋尙在官故僅謂之行事考觀紀表可得其實任數傳云竇誅諸呂後重事免（劉言周昌傳誤）案文紀竇進已書御史大夫臣若知所謂坐事免者仍指高后時言竇雖有誅諸呂功已不預迎立文帝之事矣

見相國產計事郎中

令賈壽使從齊來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令無賈壽蓋闕

因數產

師古曰數責之也

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曰灌

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

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爲從曰數產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乃極產急入宮

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

相平、太尉勃。(補注)宋祁曰。

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

驍部本作以。

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齊召南曰：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沒未得封，故疑紀成即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時，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蒙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時；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蒙陽，屬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鄼齊，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權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其人並孫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確有證據。攷說。

掘。攷說。適令持節矯內勃北軍。

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補注)錢大昭曰：內，讀爲納。下母內相國產殿門，殿門弗內也。

勃復令鄼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

客，今大鴻臚也。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

(補注)宋祁曰：南本作歸印授去。

不然，禍且起。祿遂解

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

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

偏脫其一耳。袒音徒舉反。

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

(補注)吳仁傑曰：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南北軍雖號爲兩軍，相表裏，其實南軍非北軍比也。高帝發中尉卒三萬人，王溫舒爲中尉。

請覆脫卒得數萬人，北軍尺籍亦云盛矣。至若蓋寬饒爲衛司馬，衛卒之數不過數千人而已。故漢之兵制，常以北軍爲重。周勃一入北軍，而呂產輩束手就戮。戾太子不得北軍之助，卒敗於丞相之兵。兩軍之勢大略可視。先謙曰：通鑑胡注：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徵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丞等令丞。至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注：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隸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故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

所統班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入北軍尙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母內呂產殿門然後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邸中府吏廟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

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暨

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母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

師古曰徘徊猶傍徨不進之意也徘徊

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

郭展曰誦言公言也補注錢大昕曰史記誦作訟章昭云訟猶公也

迺謂朱

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

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

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

(補注)宋祁曰越本邵本竝無日字

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

如瀛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爲光祿勳補

注先謙曰馮唐傳爲郎中署長郎中府即郎中署也

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

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

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

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爲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

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殺呂祿

(補注)先謙曰官本殺作斬

皆殺呂頹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師古曰分音扶

聞大臣相與陰謀言爲少帝及三弟爲王者皆非孝惠子

(補注)周壽昌曰案前後有兩少帝前之少帝即後宮美人子於高后四年崩死後之少帝爲恆山王弘也亦明前

幽死之少帝，實爲孝惠子也。先據曰：軹侯朝爲恆山王，壺關侯武爲淮陽王，昌平侯太爲呂王，更名呂濟川，所謂三弟爲王者也。史記作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梁是呂之誤，時梁王乃呂產也。

復共誅之，尊立文命，語在

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爲，故惠帝拱己。

師古曰：垂拱而治。

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

闕。師古曰：闕，宮中小門，音他葛反。

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文帝紀第四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夫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顏 師 古 注

賜 進 士 出 身 前 翰 林 院 編 修 國 子 監 祭 酒 加 三 級 臣 王 先 謙 補 注

孝文皇帝

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應劭曰：諱法。慈惠愛民曰文。補注：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周壽昌曰：案民作人，承唐時舊本，非有異也。唐諱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兩漢書注多如此。

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

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補注：錢大昭曰：六朝人稱妾母爲姨，卽此意。但不知姬有怡音。因變文爲姨。此俗間之謬耳。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豈可以稱衆妾。顏謂姬不當音怡，失之。李慈銘曰：姬妾是一義。姬姜是一義。二義異音，瓚說本當時官書，豈容臆造。若云因周姓貴而爲婦人美稱，何以無稱姜者乎。

高祖十一年，誅陳豨。

定代地，立爲代王。

補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齊召南曰：監本作立子恆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今從宋本。 都中都。日中都。太原

縣在今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先都督陽。見高紀。此徙都也。

十七年秋，高后崩。

張晏曰：代王

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

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

(補注)先謙曰漢初諸王

國軍備大夫。如漢朝。此代國之郎中令也。下文云張武爲郎中令。則漢朝之郎中令。故百官公卿表於孝文元年。書郎中令張武。

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

意非止此也。

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

服虔曰喋音讀屢履之聲。如瀉曰殺人流

血滂沱爲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蹠。蹠履涉之耳。(補注)周書昌曰案喋自爲喋喋之喋。司馬相如傳。喋喋苾苾。注。喋。鳥食之聲也。正借作咬血。謂若口咬之也。史記魏豹彭越傳。喋血染勝。集解引徐廣。喋一作咬。足證喋喋二字本通。至蹠字從足。灌

南許注。踏也。不能以踏作喋。先謙曰史記作噉。噉噉同字。周說是也。

呂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呂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

(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

東觀漢記宋揚傳。宋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宋義孫也。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竝起。人人自爲得之者。呂萬數。然卒

踐天子位者劉氏也。

師古曰。卒終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

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

入也。(補注)先謙曰。史索隱云。言其國如盤石。此語見太公六韜。

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

師古曰。約音也。

人人自安。難動搖。

三矣。夫呂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呂一節入北軍。一呼。

師古曰。呼。叫也。音。大故反。他皆類此。

士皆

祖左爲劉氏，畔諸呂，卒言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

師古曰：爲音子，爲反。

其黨寧

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

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

之兆得大橫。

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橫也。

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目光。

服虔曰：庚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縣文也。占謂其縣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

禮賢，至夏啟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啟也。師古曰：縣音丈，故反。本作禮，禮書也。謂讀卜詞。《補注》：宋都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先謙曰：史集解引張說有此二十字。

代王

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

等具言所卜迎立王者。

師古曰：說所卜迎代王之意也。《補注》：王先謙曰：者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意字之誤也。顏云：說所以迎代王之意是唐時所見本，尙作意，不作者。

昭還報曰：信矣，無

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

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

人爲名。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懸反。

詣長安，至高陵止。

《補注》：先謙曰：高陵，馮翊縣，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一里。

而使宋昌先

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

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

丞相

目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

師古曰：問，問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

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

補注：先謙曰：史記：下有符字。通鑑同。下文亦言璽符。

則符字

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

師古曰：鄆國朝審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鄆。鄆，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

閏月己酉，入代邸。

補注：劉效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

服虔曰：柴武。補注：錢大昭曰：服說非也。若柴武爲大將軍，位在御史大夫之上，公卿表不應失書。考高五王傳：漢聞齊王舉兵，相國呂

產等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灌嬰傳：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風齊王以兵誅諸呂，齊兵不前。絳侯既誅諸呂，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爲太尉。觀本紀元年詔書：益封戶邑者，止有大尉勃、丞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將軍。則其爲灌嬰何疑。嬰之大將軍，是呂祿等所置，故公卿表不載。至魏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其事在三年。因濟北王反，遣武擊之，事已卽罷。故表亦不載。服氏謂文帝卽位之初，卽有大將軍柴武，失之遠矣。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亦誤作陳武。

御史大夫臣蒼。

文穎曰：宗正臣鄂。

宗正臣鄂。

文穎曰：劉鄂。補注：王念孫曰：此及儒林傳：鄆下皆脫客字。史記同。諸侯王表：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楚元王傳及史記：惠景間侯者表，皆作

鄆。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

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

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

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補注)宋郡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爲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爲帝非不詳也

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

蘇林曰高帝兄伯妻樊顏侯母丘嫂

也督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爲鄼侯也(補注)先謙曰陰安魏郡縣在今大名府清豐縣北二十里

頃王后

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爲代王後廢爲鄼侯子漢爲吳王故道諡爲頃王如瀛曰王子侯表曰合陽侯喜以子漢爲王道諡爲頃王頃王

后封陰安侯時呂頤爲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爲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爲頃王后也漢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諡爲頃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頃(補注)齊召南曰林光當作臨光樊顏侯可證先謙曰史記頃王后有列侯二字索隱頃

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爲鄼侯故云列侯頃王后又云蘇林徐廣章昭以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封號而樂彥如瀛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先謙案樊顏侯母亦高帝嫂也非與祠令外據史記加列侯二字則爲二人明矣官本注合作

係知上有安字是

琅邪王

文穎曰劉澤也

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

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師古曰不佞不材也

不足言稱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

願請楚王計宜者

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補注何焯曰陰安侯頃王后皆婦人琅邪王疏

屬帝言請楚王計宜斯議體矣

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瀛曰讓羣臣也或曰實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四鄉坐三讓不

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如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縣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實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則南鄉非王之得已羣臣

扶之使南鄉耳遠以爲南鄉坐可乎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曰爲宜臣等

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忘也。補注：劉敞曰：忽，言輕易也。先謙曰：劉說是。

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

補注：王念孫曰：其字文義不順，當依史記作莫字之誤也。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鄆關頌，雖音替亦莫莫，莫字作莫。莫宜寡人，言無若寡人之宜者也。上文丞相平

等曰：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故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

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曰：次侍。

師古曰：各依職位。

使太僕嬰、東牟

侯興居先清宮。

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遺掃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補注：王先慎曰：東牟侯自請與太僕俱入清宮，見高五王傳。先謙曰：嬰、侯，嬰也。史集解引靜室作靜宮，胡三省云：時羣臣雖奉帝即位，而少帝猶居禁

中有所屏除也。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如瀛曰：法駕者，侍中馳乘。奉車郎御馬車三十六乘。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鎮撫南北軍。

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

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

呂用事擅權。

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倣此。補注：宋那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先謙曰：官本注倣作頌。

謀爲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

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補注：何焯曰：後書注姚察云：女子，謂賜爵者之妻，封爵書，百戶牛一頭，酒十石。臣賢案：此女子百戶，若是戶頭之妻，不得更稱爲戶。此謂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恩當普洽，所以男戶賜爵，女戶賜牛酒案，此說近之。又案昭

紀始元元年賜民百戶牛酒元紀初元元年賜吏民五十戶牛酒而別無女子百戶五十戶之文或者吏民俱賜牛酒而不賜爵則其妻不別沾賜非女戶也惟章帝元和二年詔書獨繫以經曰無侮寡寡此美詞如賜河南女子百戶牛酒或當如章懷之說謂書曰河南則止於河南戶所屬不普洽天下與前書中事不同沈欽韓曰顏說屬疑然長男得爵妻得牛酒兩次丁與妻並不及非普洽之惠也章懷知其不可通以爲此是女戶頭（唐律疏議戶內並無男夫直以女人爲戶其終則爲絕戶）但女戶甚少百戶共賜亦難分布予以爲止就鄉亭中百戶率得牛一頭酒十石不限有爵無爵之妻也

酺五日

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音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服虔是

也字或作酺音義同（補注）宋鄭曰酺南本浙本並作酺沈欽韓曰說文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周禮族師春秋祭酺案古者無事不飲酒酒誥曰祀茲酒放假祭名以飲酒因謂賜民飲酒爲酺禮器注合錢飲酒爲酺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酺賈公彥云州長黨正飲酒皆得官物爲之族師卑不得官物爲之鄭據禮器明堂禮皆有酺法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然則賜酺卽是合錢酺飲也先謙曰史索隱出錢爲酺出食爲酺又案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遺也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

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召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

（補注）宋鄭曰

呂產南本斷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

本無呂字

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

（補注）宋鄭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

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

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

〔補注〕王先慎曰。東牟侯同時受封。見傳。先謙曰。史記有東牟侯劉興居六字。

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

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

〔補注〕王啟原曰。劉濞王瑁邪。係奪齊一郡。呂台爲呂王。以彭城爲國。係奪自楚者。今諸呂誅。呂國廢。澤又徙封。故仍以其地還齊楚。

盡除收幣相坐律令。

應劭曰。幣。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幣。讀與叔同。

假借字也。〔補注〕先謙曰。史記並載詔議。本書以入刑法志。又云。後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

師古曰。蚤。古目爲早晚字也。〔補注〕先謙曰。說文。早晨也。从日。在艸上。蚤。人跳蟲。蚤。或體字。此假借。

通用。以爲古字。則謬矣。

所曰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

〔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也字。先謙曰。無也字是也。史記亦無。

天下人民

未有惡志。

應劭曰。惡音。饜。滿也。師古曰。惡。快也。〔補注〕錢大昭曰。史記惡作。嗾。荀子榮辱。寫。臭之。而無嗾於鼻。楊倞注。嗾當爲。嗾。蓋與。惡。同。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

嬗天下焉。

晉灼曰。嬗。古禪字。

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

謂天下何

師古曰。猶言何。目稱天下之望。

其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

也。言不宜汲汲耳。

有司曰。豫建太子。所曰。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

矣。

如。瀟曰。聞。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目陪朕。

文顯曰。陪。輔也。〔補注〕先謙曰。史記。兄也。下有惠仁以好德五字。無乘上皆字。

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目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

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

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

人其目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補注)宋祁曰。越本專作傳。先謙曰。史記亦作專。越

本非所目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爲善也。

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

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

也。治音丈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也。

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目能爾者。目承嗣相傳故也。

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

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

也。故高帝設之。目撫海內。

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

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謂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啟最長。

文穎曰。景帝名。補注。蘇典曰。史記避諱。作子某。此紀直書子啟。蓋親盡不諱也。下文句以啟告朕。史記亦刪啟字。

敦厚慈仁。

(補注)先謙曰。史記。通鑑。皆作純厚。荀紀作敦厚。從

漢。請建目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

師古曰。雖非己生正嫡。俱爲後者。即得賜爵。(補注)何焯曰。當爲父後。正謂嫡長耳。顏注非。其曰

非己生。尤難於理。

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爲皇后。

(補注)何焯曰。先建太子。後立

皇后者時代王王后先卒，賈姬乃以子貴也。立皇后稱皇太后命，得著代之意。立太子母上，史記有諸侯皆同姓五字，蓋周之天子遜后於嬀姜之國，今諸侯皆同姓，則不可拘以舊制，必貴姓也。然自此景立王，武立衛，安於立賤矣。此等皆漢事與三代始判分處，況此時固亦有長沙王在乎。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

服虔

曰：阡，音反，堵之堵。孟康曰：阡，音屋，櫛之櫛。如瀆曰：阡，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補注：錢大昭曰：觀文，阡，壁危也。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曰振貸。

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贖其義。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

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自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曰

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遠聞也。給米使為鬻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諱，弱也。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鬻，弱作鬻。張照云：案宋本無鬻也。二字以鬻訓諱，理不可通。鬻字當為泥字之誤。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補注：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變夷曰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

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練也。賜物及當稟需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

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令長丞尉是為長吏。願以長吏專屬縣令長非。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補注：(補)

先謙曰百官志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備夫職聽訟收賦稅又云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通鑑胡注引漢官云斗食佐史即斗食令史

二千石遣都吏循行

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漢曰律說都吏令督郵

是也開塞曉亭即爲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師古曰循行有不知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賞罰之補注矣仁行音下孟反補注周商昌曰行讀如本字顏音非

不稱者督之

傑曰督有兩義四城傳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此用督察爲義

督令云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此蓋決罰之名顏注西吉傳但云察視非也於文紀亦知其爲賞罰復無察視爲言隋志載梁杖督之制云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字文周定五刑曰杖鞭徒流死徒流之制鞭笞並用笞者笞其背鞭者鞭其背說明帝改罰金之令婦人加笞者從督例以其露形體也隋去鞭刑謂鞭之爲用殘割膚體前世鞭笞之刑蓋如此而杖督在鞭笞之外比之爲輕笞用竹鞭用生熟革而杖則用荆而已鞭至殘肌膚管至露形體杖督則不至此殆書所謂扑刑宋子罕親執以扶桑者邪然則督爲決罰之名由漢以來用之屢陳猶爾唐因隋舊督責鞭罰之制併廢不用顏不及知故言督以察視爲義而已說刑者及有罪

耐目上不用此令

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謂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謂作爲古謂爲同字

又按史記孤兒九歲以下亦得賜

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濁曰出補注先謙曰二十九山五行志作山二十九所

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

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史記作乃循從代來功臣循從因

形似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

保宗廟

(補注)蘇輿曰史記已作以已字通然依本書例作已爲合

已尊昌爲衛將軍

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

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

九卿

師古曰張武等(補注)先謙曰官皆至九卿非謂文詔應云諸從朕六人進秩有差而修史者終言之耳

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

吏二千石自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

四百戶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孝文二年書衛尉足史記作定誤也

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驥鈞爲靖郭侯

如漢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驥音

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鄭侯驥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爲鄭乎鄭音一戶反又音於度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度作庶是史記作清郭侯集解引如注清音靜

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補注)

錢大昕曰丞字衍周齊昌曰丞字非衍也此故常山王之丞相也百官表諸侯王國景帝中五年始改丞相曰相此在文帝初宜仍故稱表下書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卽其例功臣表作常山相無丞字蓋看文先謙曰周說是史記亦有丞字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

(補注)錢大昭曰丞相薨例書日不書姓惟陳平灌嬰書姓不書日申屠嘉不書日程方逆書姓仍書日

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

(補注)

先謙曰史記有歲字義異

各守其地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補注)王啟

原曰三輔不以封列侯列侯食邑近者距長安數百里遠者且千里數千里惟關內侯則食邑關中比於關之圻內諸侯而降列侯一等此列侯乃徵侯故云邑遠

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

民。師古曰：縣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爲吏謂爲鄉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補注：周書昌曰：漢制，王及列侯長子皆稱太子，王母稱太后，不必天子也。下文詔云：已立其子太子，遂爲趙王，皆是。先謙曰：官本注末無者字，史集解引李奇作張晏語，微異。

爲之置君，曰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曰戒不治。師古曰：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

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適，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補注：何焯曰：自秦以來，不畏于天，至文帝始聞此言。朕獲保宗廟，曰微眇之身，託于士

民，君王之上。補注：先謙曰：史記，士作堯。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曰累

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曰啟告朕

及。師古曰：句音道，句亦乞也。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曰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

因各敕曰：職任，務省繇費，曰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讀曰條。補注：先謙曰：官本，繇讀曰條，作繇音條。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

之有非。蘇林曰：憫，憂視不安貌也。孟康曰：憫，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謂言下極反。補注：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先謙曰：官本注，憫下無也。字，遠德，謂德及遠外人胡越之屬。史集解引漢書音義，憫下有然字。索隱云：蘇說蓋近

文帝紀第四

其意餘是言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

師古曰：防、警也。讀與勃聞。補注：先謙曰：其罷衛將軍官本注末四字作音勅。案此謂京師兵衛。

軍。補注：先謙曰：宋昌所領也。太僕見馬遺財足。

師古曰：遺、留也。財與後同。後、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謂是充事而已。

餘皆日給傳置。

師古曰：傳音張懸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皆類。

此補注：宋祁曰：傳、傳舍。置、殿置。案廣雅云：置、驛也。春正月丁亥。

補注：沈欽韓曰：通典吉禮六：齊武帝永平中，耕藉田，用丁亥。王儉以爲亥日，經籍無文。助教周山文詔曰：察凡月令，章句解元辰云：甲、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甲，有事於地用

辰，何佟之云：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

應劭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十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

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也。藉，謂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魏文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補注：王啟原曰：東方朔傳：顯成廟，遠無宿宮，又有蘇竹藉田。本紀四年：服虔注：顯成廟在長安城南。此漢藉田定所也。孝武耕於上林，孝昭耕於鉤盾弄田。祀故別著之。食貨志云：上感賈誼言，始開藉田。先謙曰：官本藉作籍。注並同。藉藉，古書假借通用。故藉或爲新。據注：應本作籍。取本作藉，當正作籍。說文藉下云：帝藉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从来音聲，藉下云：祭藉也。一曰：草不詞，張藉藉下云：簿書也。朕親率耕，日給宗廟粢盛。

師古曰：粢，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春。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

入未備者，皆赦之。

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目爲糧食也。貸音吐。載反。種音之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隨作調。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

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

師古曰：辟彊，言辟彊彊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彊曰：關彊讀曰關，關音開土地也。買

諛者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遺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燧。則其義兩設。燧。通也。皆類此。〔補注〕王先慎曰。衛侯事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賈誼本之。顏氏有不照。周時尙不許衛侯名。辟疆。漢初不得取名。明矣。前賢是。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疆爲河間王。〔補注〕先謙曰。遂字涉上文而衍。章爲城陽

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補注〕朱一新曰。諸侯王表。代王等均以二月乙卯立。與紀差一月。

五月。詔曰。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

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漢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補注〕沈欽韓曰。管子桓公問篇。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文苑英華。虞碩畫。畫自注。兩漢故事。文帝三

年。于水明殿畫屬。執草。進善旌。辨謗木。敢諫鼓。辨奇。凡五物。

辨謗之木。

應劭曰。堯作之。橋樑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樑。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也。〔補注〕沈欽韓曰。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辨謗之

木。何也。荅曰。今之華表。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精樑。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譴黜。秦乃除之。漢始設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淮南主術訓。舜立辨謗之木。蓋注書其善否於華表木也。

所曰通治道。而

來諫者也。今法有辨謗。妖言之罪。

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妖與妖同。

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聞過失也。將何曰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視祖上。曰相約而後相護。

師古曰。護。欺也。初爲要約。共行視祖。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護音

慢。又音莫連反。〔補注〕劉攽曰。視祖上。以相約。漢俗如此。魯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視少賢也。故吏得以爲大逆。先謙曰。曰與已。同。劉攽讀史記約下有籍字。集解引漢書音義云。民相結共視祖上也。設者。後設而止之。不舉視祖也。顏說本草。昭見索隱引。吏

曰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曰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重也。朕甚不取。自今曰來。有犯此者。

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

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簡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

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中。右副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號發兵瑞玉爲虎文。用兵取其威武。故玉銅皆用虎。先謙曰。郡守史記作郡國守相。索隱引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鑄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詔曰。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曰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之作是。朕

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月在斗二十三度。十一月在虛八度。

詔曰。前日詔遣列

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遂率列侯之國。

補注。錢大昭曰。遂。南監本國本作朕。先謙曰。官本作朕。史記亦作朕。

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十二月。太尉。穎陰侯灌嬰爲丞相。

補注。錢大昭曰。丞相三公除授。祀皆不書。文三年。太尉。穎陰侯灌嬰爲丞相。以罷太尉。成帝。元壽二年。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爲大司馬。丞相。孔光爲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以正三公官書也。

成帝初即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特書於本紀者。著王氏篡國之漸也。將相罷免。例不書。惟建

元二年，丞相嬰、太尉姦免。元壽二年，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免。圖書。

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

師古曰：殺之於

其家。(補注)先

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即白羊所居。(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入北地，居河南爲寇是也。此誤倒。白羊，匈奴王也。通鑑胡注：此地在北河之南，蒙恬

所收，衛青所奪，皆是地也。

上幸甘泉。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中佩帶之屬，民皆有幾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補注)宋祁

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先謙曰：雲陽，馮翊縣也。

遣丞相灌嬰擊匈奴。

(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發邊東車騎八萬，詣高奴，五行志云：發車騎十八萬五千人。

匈奴去，發中尉材官

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

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補注)先謙曰：高奴在今延安府膚施縣東。

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

行賞，諸民里賜牛酒。

師古曰：里，別車賜之。

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補注)先謙曰：皆爲代王時都。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

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召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

臣瓚曰：漢帝年

紀爲陳武，此云柴武，爲有二姓。(補注)先謙曰：高紀功臣表俱作陳武，史記同。

將四將軍。

(補注)齊召南曰：四將軍，昌侯虛稱，共侯虛繼師。寧侯驍過，深澤侯博將夜，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十萬衆擊之，郿侯綰

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秋，天下旱。

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

師古曰：誅，亦誤也。音

卦(補注)錢大昭曰。註誤本史記張儀傳。周壽昌曰。顏訓本說文。特誤。誤於文不辭。廣雅註。歎也。王莽傳。臣莽爲受註上。誤朝之罪。注亦訓歎。

爲大道。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召軍城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補注)劉攽曰。高帝詔曰。與韓彭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

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先謙曰。居字不加。文意自明。非脫也。史記亦作與王興居去來。去謂。去來謂來降。集解引徐廣云。乍去乍來也。顏云。棄之去而來降。則與字意不了。信當如劉說。添居字矣。

八月。虜濟北王興

居自殺。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興居始舉兵。大風直東來。直吹其旆。旆上天入雲。而墜城西井中。馬皆悲鳴不進。左右李康等諫不聽。後遂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讀曰豫。(補注)先謙曰。官本。讀曰二字。作音字。

賜諸侯王

子邑各二千戶。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六月大雨雪。

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

(補注)錢大昭曰。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甲寅封。此作七人。又作九月。皆誤。

王鳴盛曰。有紀同表。是紀誤。先謙曰。高五王傳。亦誤作七人。

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

(補注)先謙曰。坐持兵自衛。人告勃反。

作顯成廟。

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顯見城。故名之。應

勸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顯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顯成。賈誼曰。因顯成之廟。爲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瀟曰。身存而爲廟。若尙書之顯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得德。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昌。顯見城。因卽爲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因卽爲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民放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放鑄

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

兩錢最輕小者是也(補注)先謙曰買諱買山皆諱詳食貨志及山傳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

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死雍上當更有一道字

而今本脫之師古云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此正釋道死雍三字也五行志云淮南王遷於蜀道死應史記將相名臣表云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皆其證先謙曰官本脫正文雍字嚴道今雅州府榮經縣治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南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如瀟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

得稱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罽毼災

如瀟曰東闕與其兩旁罽毼皆災也管灼曰東闕之罽毼獨災也師古曰罽毼謂通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墻之處其形罽毼然一

曰屏也罽音淨(補注)宋祁曰江南本罽作思王念孫曰江南本是也說文無罽字漢書作罽思考工記匠人注作浮思明堂位注作桴思皆古字假借他書或作罽思者皆因罽字而誤加罔也且顧注罽字有音而罽字無音則本作思明矣先謙曰五行志作罽思通鑑胡注古今注云罽思屏也又云罽者復也思者思也臣聘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孔穎達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浮思解者以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城隅則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語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屋以覆屏也故稱屏曰浮思蘇鶚演義云罽者浮也思者思也謂織絲之文輕疏虛淨之貌蓋宮殿門闕有此物也余謂蘇鶚之說有見於唐禁中之罽思唐太和甘露之變宦者奉乘輿決罽思北出也此罽思當以舊注爲

正。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侯。

(補注)先謙曰：賈誼諫見誼傳。

有長星出于東方。

文選曰：李、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李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蓋李字也。

彗星光芒長，參差如掃帚，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李、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夾臥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謝。

呵之，時此耶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補注)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補注)先謙曰：狄道，隴西縣，今蘭州府狄道州治。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

(補注)先謙曰：詳濟瀋志。

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

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

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檄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檄，或用繒帛，檄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檄音啓。

(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司關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如云兩行書緡帛者乃小宰實刑部注所云兩書一札開而別之今之券書釋名別也大書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傳別以帛書故終軍傳謂之議今謂之路引

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

師古曰辟讀曰開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少一開字

歲一不登

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餓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

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

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

師古曰樹謂栽植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

師古曰省視也

將何言勸焉

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

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

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舉之令

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

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自上率百石者三匹

師古曰自二百石自上每百石

加三匹(補注)先及問民所不便安而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

師古曰計戶口之數曰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

令各率其

意目道民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呂供桑盛。皇后親桑。呂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

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補注。洪亮吉曰。此蓋周禮甸師代王受異管遺意。

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

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廬身從事。晉灼曰。廬古勤字。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勤。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呂異也。李奇

曰。木農也。末。買也。言農興買。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補注。劉放曰。謂疑當作爲字。先謙曰。史記作爲。古謂爲同字。劉說非。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

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辨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

有傳。查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亦云。徐廣曰。卬姓段。而史集解引徐說。略與顏同。蓋顏胡採他人說。而誤以爲徐也。匈奴傳云。十四萬騎入朝那。斷關。至彭陽。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補注。齊召南曰。上郡將軍昌侯虛彌也。北地將軍寧侯純越也。隴西將軍陸虛侯周憲也。見匈奴傳。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

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補注。周壽昌曰。顏注約束教令於義。覆申者重也。賜吏卒。自欲征匈

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

文穎曰：要，却也。哀痛祝誓之言。〔補注〕朱一新曰：監本却作劫。先謙曰：官本作劫。胡三省云：力止也。較文說爲合。

於是呂東陽侯張相

如爲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變布，皆爲將軍。

〔補注〕齊召南曰：案功臣表，董赫是董濂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成侯亦爲內史，變布爲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內史董赤，即依史

記，變布傳未嘗爲內史，故公卿表不書。此文建成侯，概衍建字。以內史連變布爲句，亦非事實。先謙曰：齊說固當，但董赤爲內史，與軍事無涉，敘入不倫。疑史記誤文。故班氏於匈奴傳，但書成侯董赤爲將軍，而刪變布。然布傳明云：孝文時至將軍，刪布亦未是也。匈奴傳無建字，與木表及史記合。明此建字，傳寫誤衍。

擊匈奴，匈奴走。春，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

呂不敏不明。

師古曰：敏，材識捷疾。

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

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

師古曰：樂土爲壇，除地爲場。幣，祭神之帛。〔補注〕先謙曰：

史記：壇作壇。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師古曰：呂賢爲上，然後及親也。〔補注〕先謙曰：願注當在左戚下。

至明

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

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木字作禱，假借用耳，同音。

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呂

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補注〕周壽昌曰：鄉音享，祭義，饗者鄉也。燕禮注：主國君饗時，釋文：饗本作鄉。後書光武紀三年詔有曰：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詩足以享斯哉。與此意同。先謙曰：周說是也。史記作躬。

享，通饗。作專饗。

百姓不與焉。

師古曰：與，讀曰預。

是重吾不德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

師古曰成紀隴西縣補注沈欽韓曰新府元龜又云日中有王字玉海一百九十五引望氣經同先謙曰成紀在今秦州秦安縣北三十里

上乃下詔議郊祀公

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

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卽下涓陽五帝之廟也補注先謙曰文應說本史記

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

始郊見五帝赦天下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曰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

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

補注周壽昌曰此清廷策士之始前此卽位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未聞舉何人至是始以三道策士而禮館以高第由太子家令遷中大夫

傳納言師古曰傳讀曰敷

陳其言而納用之

語在遺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又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涓陽

章昭曰在涓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涓城也章說謬矣

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

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得玉杯

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

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祥也補注宋祁曰案紀年通語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爲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顯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

書後字以別初元先謙曰史索隱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

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

師古曰呂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

夷三族春三月

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薨於昌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補注：何焯曰：不以后禮喪葬，故不曰崩。書曰：皇后則但退處，未嘗廢也。張說仍外戚傳周昌曰：廢后死不書，景帝崩后，成帝許后，書廢不書死，此史例也。孝惠后雖廢，置

別宮，究無明詔，廢之故仍書薨。

詔曰：聞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類也。

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

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

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

與，何眚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

目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眚害農

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

爲酒醪，目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靡。

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

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眚佐百姓者，率意遠思。

補注：賈與曰：率意，猶言極意。前詔令三老等

率其意以道民，亦謂極其意之所至也。先謙曰：率無極義。元成紀多言悉意是也。悉率雙聲，故字變爲率耳。

無有所隱。補注：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錢大昭曰：闕本隱下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械陽宮。

蘇林曰：械音械。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督灼曰：黃圖在扶風。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

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云：歲入邊，殺略長柔，雲中遼東最甚。帝患之，乃使

使遺書和親。

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

師古曰：或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封圻之內，勤勞不處。

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遠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述遠作遠達。

問者累年，匈奴竄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入不能諭其內志，曰：重吾不德。

師古曰：諭，曉告也。重，

音直用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入作又是史記作又，其作者。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自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

爲之惻怛不安。

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葛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惻怛作怛傷。

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微於道。

章昭曰：使車往還故

微，知結也。〔補注〕錢大昭曰：微，古微字。兩監本，圖本作微。先謙曰：官本正文注並作微。史記作結微。

言諭朕志於單于。

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補注〕周壽昌曰：顏注天子二字失檢。匈奴傳解其明，此說爲實。

今單

于反古之道。

師古曰：返，還也。

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借之大道。

師古曰：借，亦俱也。之，往也。趨也。

結兄弟之義，曰

全天下元元之民。

師古曰：元，元善意也。

和親，曰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秋大雨爲災。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行幸雍。

作丙辰在東井十三度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云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

如瀛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名免

耳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目爲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補注)何焯曰後書郡國志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注引晉地道記云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案此則飛狐口卽代郡之常山關與上曲陽相接者也句注則雁門關沈欽韓曰史集解引蘇林飛狐在上黨者誤元和志自蔚州飛狐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卽古飛狐口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于安次亦謂此道明志飛狐峪在山西蔚州廣昌縣北今爲黑石嶺堡蔚州志飛狐口在州南三十里周壽昌曰百官表景帝七年奉常免師古云免名也此蓋卽其人史失姓耳顏云下書姓此亦應是令姓案七年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掾爲將軍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張武書姓亞夫俱未書姓謂景帝改衛尉爲中大夫令文帝時尙不能得則英布爲九江王時已稱淮南王景帝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而食貨志於衛青擊胡卽稱大司農武帝以後尙稱大農武帝始設三輔而景帝後五年詔已稱三輔蓋補稱或追稱此等處班史無定例也似徐說

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補注)錢大昭曰漢紀意作隱意隱古通春秋季孫意如公羊傳作隱如沈欽韓曰歐陽恣與地廣記代州雁門縣有

句注山一名四陲山方輿紀要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補注)錢大昕曰景帝中二年始改

郡守曰太守。此太字衍。本傳無太字。先謙曰。史記亦無太字。

次細柳。

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四細柳。渭北

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掛說是也。補注。宋邵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闕字。何焯曰。屯與次異。屯有分地。次。備調發也。沈欽韓曰。御覽百九十引三輔故事曰。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澗是也。石澗西有細柳倉。元和志。細柳倉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周亞夫軍

細柳。此是。又細柳原在長安縣西南三十二里。別是一細柳。案張說在昆明池南者。是長安之細柳。原非此細柳也。

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

補注。蘇與曰。祝茲侯。史

記不書名。祝茲。史表作松茲。徐廣云一作祝。本音功臣表。厲以呂后四年封。十一年薨。孝文七年。庚侯憚嗣。史表同。摺紀。是年厲爲將軍。則表載薨年誤。厲當在六年春後。政在明年。憚嗣封後。爲將軍。將軍。見下。金革無辟。禮宜然也。自呂后四年至孝

文後七年。表當云二十七年薨。七年上亦奪後字。史記。韓侯世家及本書周勃傳。道云是年徐厲屯棘門。知非紀誤。

次棘門。

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

呂備胡。夏四月。大旱。蝗。

師古曰。蝗。卽蝻也。食苗爲災。今俗呼爲蝗。蝗。音胡光反。蟻。音蟻。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蟻作蟻。五行志。作春天下大旱。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

師古曰。弛。解也。解而

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

吏員。發倉庾。

應劭曰。水清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

呂振民。民得賣爵。

補注。先謙曰。史索隱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

七年。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三。卽位。卽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上三字作二。

遺詔曰。朕聞

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生者曰萌。

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師古曰。奚何也。

當今之世。咸嘉

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曰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

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曰懼寒暑之數。師古曰：懼，音懼。遺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曰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曰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

〔補注〕王先慎曰：天下當有地字。天地之靈，與下社稷之福文正相對。此脫地字耳。史記作賴天地之靈，是其證。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四方之內耳。〔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四方之內無四字。通。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曰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惟年之

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曰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

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晉語猶然，其意可曉矣。〔補注〕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歎，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王念孫曰：天年下脫終字。當據如顏注及史記漢紀補。史集解引如注曰：下有與發聲也。四字，顏刪之，非也。此與高紀萬民與善甚之與，皆助句之詞。左傳二十三年傳，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能靖者有幾也。〔與有幾三字連文，釋文與音餘，絕句，亦誤。〕襄二十九年傳，是置也，其與幾何，言其幾何也。周語，若墮其口，其與能幾何，言能幾何也。晉語，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言將幾人也。〔章注：首曰與辭也。〕又左昭十七年傳，其與不然乎，言其不然乎也。周語，何辭之與有。

言何辭之有也。晉語：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何國之有也。越語：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言安知恥也。與字皆爲語助。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師古曰：令謂此語文也。

無禁取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

伏臘曰踐。前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踐也。晉灼曰：漢語作踐，踐，徒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書序成王踐奄，鄭讀

踐爲前，釋名三年之緇曰斬，不緝其末，直緇斬而已。此漢人古義。伏臘是王先慎曰：此及下，緇帶無過三寸，皆指給喪事者言之。後漢禮儀志：佐史曰：下布衣冠，緇帶無過三寸。臨中武吏布帽大冠，足爲此文無斬衰之確證。伏臘是，既曰衣冠，其無踐足，不待言也。先謙曰：史集解引伏臘作服虔，索隱云：漢語，荀爽所作。又案荀紀皆無踐，作皆無踐足，過嚴亦作踐，皆主孟說，然不知伏羲之長。

姪帶無過三寸。

補注：錢大昭曰：姪當爲絰。南監本、閩本及漢紀，並作絰。先謙曰：官本作絰。史記同。

無

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應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補注：李慈銘曰：服說是也。古之衣車皆有布，喪事素車用白布，不得禁之。此自以陳設車器爲言。若如應說，則及兵器雖解，豈有以布蒙兵器者乎。

無

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旦旦夕，各十五舉音。

補注：王先慎曰：後漢悉沿此制，詳見禮志。

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

擅哭臨。

補注：李慈銘曰：史記無下臨字，是也。非臨時禁宮中無得擅哭，哭下自不得再有臨字。此誤衍。先謙曰：荀紀亦無臨字。

曰下。

師古曰：爲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補注：先謙曰：昌與已同。下葬也。

服大紅十五日。

小紅十四日，緇七日，釋服。

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緇，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絰，緇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爲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

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釋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說未之思也。補注：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

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韋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選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酒相。不敢論國家之制。何焯曰。史索隱以下。謂極已下於墳。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斷自己葬之後矣。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顧劉駿正者也。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闕若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傾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元肅二宗之喪。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爲始。(案元肅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常表議中。)

它不在令中者。皆曰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

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爲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遇絕。就其水名。以爲陵號。

歸夫

人曰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遺歸家。重絕人類。

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

屬國悍爲將屯將軍。

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補注)案一新曰。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作悍。索隱云。一作悍。徐廣云。姓徐。一名屬。卽說茲侯也。據表。尙有詹事。戎奴亦爲車騎將軍。蘇與曰。徐以悍爲說。茲侯不誤。至云一名屬。則誤合。

兩人爲一悍。當爲悼。形近致誤。卽徐屬之子也。屬。覺。悼。屬。表。文可考。不書說茲侯。從其官號耳。史表稱屬國悍。亦悼之誤。

郎中令張武爲復士將軍。

如瀆曰。主穿墻竄探事也。師古曰。穿。讀。出。土。下。棺。也。已。而。竄。之。又。卽。以。爲。

墳。故云復士。復。反。還也。音扶。日反。

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內史。掌。理。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臧郭穿復士。屬將軍。

武。師古曰。卽張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臧作臧。

賜諸侯王。曰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

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

〔補注〕宋祁曰：輒弛曰利民。古字下疑有者字。

曰：弛，廢弛。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補注〕李慈銘曰：史記作中民，此避唐諱改。蘇明曰：古者言

金以斤計，斤率二十兩，與今以十六兩爲斤者異。齊策高誘注：二十兩爲一金。趙岐孟子梁惠篇注：二十兩爲鎰，公孫丑篇注：古以一金爲一金是也。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公羊歷五年傳何注：百金，猶百萬也。此百金是金百斤，直錢百萬。漢金價賤，故高祖賜家

令則五百金，予陳平則四萬金。唐太宗以孔穎達等善諫，太子賜金一斤。〔見唐書類傳〕是金至廉價貴矣。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

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極爲高顯。

猶有文帝所身衣弋絺。

如瀛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絺。師古曰：弋，黑色也。絺，厚縵，音大奚反。〔補注〕沈欽韓曰：後書王符傳欲作臺之處。注引前書音義云：弋，厚也。集韻：皂，也。廣韻又作狀，云：黑衣。按以弋爲皂者，據賈誼言白衣卓絺，疑卓乃

帛之誤。說文：絺，厚縵也。則調弋厚者是也。何必定以黑色爲衣乎。又古今注云：文帝履不借視朝。

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曰：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

陵，皆瓦器，不得曰金銀銅錫爲飾。

〔補注〕宋祁曰：飾，舊作飾。當從此本。沈欽韓曰：晉書索琳傳：三秦人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慙帝問琳曰：漢陵中何乃多耶。琳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歷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案本紀言如此，則是帝崩後，臣子違其素志也。

因其山，不起墳。

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曰：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弓几杖。羣臣爰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用焉。

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補注。

沈欽韓曰：風俗通正失篇：孝成帝問劉向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文王。此語從何生？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誣大小，至卽便從容言，上止豎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

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曰媿其心，專務曰德化民。是曰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

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補注。何焯曰：賈萬

言文帝貴廉潔，賤貪汙，吏坐臧者皆禁錮，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是帝之爲政不專於寬也。特別不濫耳。張武舊勛

受賂不劾，未至大惡，故加賜以媿之。豈

嗚呼仁哉

概施諸下，姑息成風，致貪吏放手哉。

景帝紀第五

漢書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敬之字曰開應劭曰禮法布義行剛曰景(補注)先謙曰史正義引禮法云無義而濟曰景

文帝太子也

(補注)先謙曰史記孝文之中子也餘詳外戚傳

母曰竇皇后後七

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補注)何焯曰文帝以乙巳葬既葬乃即位也史記云太子即位於高廟此皆典禮所徵不宜削略沈欽韓曰公羊傳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後世概前即位之制

乃用公羊說此尙近古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

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爲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爲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補

注)劉攽曰應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王啟原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家語廟制篇以爲孔子之言雖不足據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其文而云禮蓋供禮之文

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自發

德也。舞者所目明功也。

(補注)王啟原曰：白虎通云：歌者在舞者在。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高廟耐。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

金助祭，所謂耐金也。師古曰：耐，三重。厚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耐音直致反。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管，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

樂志(補注)錢大昭曰：師司農注春官大胥云：漢大樂律曰：尊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耐，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闕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先謙曰：史索隱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水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案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管衣文，禮屬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

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恤孤獨，目達羣生。

師古曰：達，成也。達也。

減者欲不受獻。

師古曰：書讀曰嗜。

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補注)錢大昭曰：毛詩：禮記：漢書皆作帑。尚書：孟子作孥。

俗字也。起於呂忱字林。見張參五經文字。

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

(補注)錢大昭曰：案不私其利也五字，當從國本。在不受獻之下。先謙曰：錢說是也。史記五字正在不受獻下。

除宮刑。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除肉刑。

與上復出。自是傳寫誤改。且下云重絕人世，知非謂肉刑也。刑法志不言文帝除宮刑。然下文四年云：死罪欲宥者，聽之。蓋文帝時，實有除宮刑事。

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

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

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

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

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

師古曰：侔，白輝。

等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補

注先謙曰。曰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善於竹帛四字。補注先謙曰。史記。有善於竹帛四字。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屬嘉。陛下永思存道。立昭德之舞。曰明孝文皇

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補注先謙曰。詳文義。功上不常有世字。史記。通鑑俱無。史記議下有曰字。疑世乃曰字之誤。德莫

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

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道

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瀆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爲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所作歲。張云歲時遣使。正釋歲字之義。顏注漢書

本自作所耳。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饑。或

無所農桑。穀畜。師古曰。饑。謂饑。瘠。薄也。饑。謂饑。隘也。穀。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饑。音苦。突反。饑。音狹。穀。古。穀。或地饑。廣。藹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徒

如瀛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藪。一曰草薶曰藪。深曰莽。補注劉攽曰注麋鹿食曰藪。衍一曰字。王念孫曰如以藪爲草則藪草莽三字詞意重複。余謂藪者聚也。言地饒廣而草莽聚其中也。藪與莽同。襄四

年左傳或狄莽居晉語或狄荐鹿。草杜注豈云荐聚也。漢書翟義傳藪樹之藪。師古注藪讀曰荐。荐重也。聚也。地饒廣爲藪。藪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周壽昌曰藪充國傳今廢亡其美地藪草唐書契苾何力傳運藪草美水以爲生。此言草莽之藪。水泉之利。古人藝文以對舉也。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文頴曰姓殿。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木作紀之誤。補注先謙曰通鑑作青。胡注青陶會子青。以文後二年爲御史大夫。景二年爲丞相。見百官表。五月。令田半租。

補注齊召南曰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

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續之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補注錢大昭曰信廷尉名百官表孝文後元有廷尉信。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

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行謂行事若今署任也顧說非。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它物若買故賤賣故

貴皆坐賊爲盜沒入賊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貴皆坐賊爲盜沒入賊縣官。師古曰它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

季奇曰有爵者嘗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嘗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卽今律所謂除名也請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與見爲吏監治受財物者異科以其通免徒罷非威力所劫但官屬送財自不聽受耳故惟嘗爵而免其坐減也顏說漢法初罪免官重論嘗爵已嘗爵矣免官何待言乎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威與捕告者也畀音

必察

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補注先謙曰通鑑同漢紀作十一月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補注

沈欽韓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錢今寬之至二十歲始傅著於版籍也先謙曰史索隱引荀悅云傅正卒也

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闕爲臨江王

師古曰闕音一曷反

餘爲淮

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

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

六月丞相嘉薨封

故相國蕭何孫係爲列侯

師古曰係音胡計反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孝景二年侯嘉以則弟紹封二千戶本傳漢紀同係當作嘉

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

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侯相夫嗣推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補注先謙曰晉說詳見表

子恢說不孝謀

反欲殺嘉大逆無道

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恢說謀反發覺復振父爲知情故云不孝晉說是顏謂怨其父而謀

反欲令連坐。
豈人情邪。

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

如瀆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

論恢說及妻子

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

師古曰。辟音璧。又音闕。其義兩通。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壁作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曰。周亞夫。

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

夫晁錯。呂謝七國。

晉灼曰。錯音錯。晁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食作蝕。五行志。作壬午晦。在胃二度。漢紀作辛巳朔。

諸將破七國。斬

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

補注。先謙曰。丹徒。會稽縣。今鎮江府丹徒縣東南十八里。

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爲逆。起兵相脅。誑誤吏民。吏民不得已。

師古曰。已。

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

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莖等與濞等爲逆。

師古曰。莖音莖。

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續元王後。

孟康曰。禮。元王子也。

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

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

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補注）先謙曰史記在後九月諸作津

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爲皇

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闔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補注）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

在年終誤何焯曰此十月或九月之誤史記是年有後九月然近下中四年亦記十月於年終周壽昌曰何說非也此傳寫誤行兩日食於兩年耳五行志載景帝朝日食前後蓋詳此兩年未載漢紀闕益知無其事且紀兩年俱書春夏秋序獨此無冬字尤其顯誤先謙曰通鑑承用漢書胡三省亦糾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

張晏曰景帝作陽陵起邑（補注）先謙曰陽陵爲縣志屬湯湖

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史記在十一月五行志在歲九度

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

（補注）先謙曰史記云七年冬表作十一

月己酉通鑑從之有紀從本紀

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

（補注）何焯曰先立皇后而後立太子與文帝故事異

丁巳立膠東王徹爲皇太

子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補注)先禮曰五行志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爲列侯。師古曰封苛之

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爲御史大夫。而從其弟也。故禮言之。(補注)錢大昭曰。顧說非功臣表。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功爲侯。孝文時有罪。國除。孝景中元年。侯應以成孫紹封。史記同。則應乃苛之曾孫。不得謂之孫矣。汾陽悼侯周昌。再傳至孝文時。有罪。國除。孝景中元年。(俗本作中二年誤)。侯左車以昌孫紹封爲安陽侯。(昌傳亦以左車爲昌孫)。則左車乃昌孫。非昌子也。孫子二字。當有關誤。王先慎曰。史記作封苛孫平爲安陽侯。昌子左車爲安陽侯。顧說本此而誤。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諱、策。應劭曰。皇帝廷請侯王。責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諱文也。臣瓚曰。景

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爲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諱者。述某德行之文。音力水反。(補注)錢大昕曰。謚。死者所用。策。則初封及之國者所用。謂諸侯王薨。大鴻臚主奏謚。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主奏策也。應以策爲哀策。非。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諱、策。如淳曰。凡官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

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爲大鴻臚。改行人爲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爲大鴻臚。更名行人爲大行令。當是表誤。(補注)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爲大鴻臚。行人爲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顧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劉攽曰。案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王薨。遣光祿大夫弔。從祠。

贈。應劭曰：衣服曰襚，飲食也。車馬曰贈。師古曰：襚音遂，贈音芳。鳳反。（補注）
周壽昌曰：百官表：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此亦史臣所遺書。

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遺大中大夫。

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曉。（補注）王念孫曰：案其

薨葬，薨字涉上文四薨字而衍。諸王侯薨事已見上文。此文則專指葬事言。故師

古云：畢事畢葬事也。不當更有薨字。漢紀孝景紀無薨字。先謙曰：官本大作太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廢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

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補注）蘇輿曰：案此郡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七月，更

郡守爲太守。郡尉爲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敖，太傅趙夷

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補注）錢大昭曰：功臣表皆云四月丁巳封。先謙曰：史記作夏，表是也。封下十九字當在前膠東王下。傳寫者誤移於此。

皆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

志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薨。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

景帝紀第五

一六五

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稱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解爲謬。《補注》：錢大昭曰：七字衍。史記漢紀俱無。先謙曰：官本注，解作說。夏旱。《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

秋大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晉工護反。秋九月，蝗。《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幾盡在尾九度。立

皇子乘爲清河王。《補注》：錢大昭曰：表云三月丁酉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爲德陽。《補注》：錢大昭曰：閔本

室，故爾雅又云：宮謂之室，皆謂廟也。瓚云：諱廟言宮，文帝何以不諱，而買諱直云顯成廟乎？此不通雅故而妄說。長安志：景帝廟在咸陽縣東北十五里。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目上齒

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補注》：蓋與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補注》：錢大昭曰：宮

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制，不能復生子。如淳本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補注》：何焯曰：以腐贖死，是則異於使無罪幼童，輕絕其世，傷天地生物之和者。周壽昌曰：西漢年紀引作欲腐刑者許之外，咸傳許廣漢有罪當死，有詔墓下，置室。孟康注

死罪，因欲就宮者聽之。魏志：鍾無言於明帝曰：宜如孝景之令，其當喪市，欲斬右趾者許之，是不關以腐刑贖死也。十月戊午，日有蝕之。《補注》：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補注》：錢大昭曰：表云三月丁巳立。先

謙曰：史記有紀通鑑，並與紀同表誤。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

央宮東闕災。(補注)先謙曰更名諸侯丞相爲相。師古曰亦所以抑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自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言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言苛爲察言刻爲明令亡罪

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補注)周壽昌曰廣雅釋詁職事也業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

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贖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周

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知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

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正此年事先謙曰若猶及也文致於法者

胡三省云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律文傳致之案如周說所引是也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補注)先謙曰詳百官表定鑄錢僞黃金樂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

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煽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雪于具

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反。(補注)先謙曰

說見五行志夏四月梁王薨。(補注)錢大昭曰梁王武分梁爲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爲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

師也。車駕衣服宜稱。

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

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

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闕里。

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

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轡，屬轡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轡，以雙爲之。或用革。如瀆曰：轡音反，小車兩厚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轂也。左氏傳

云：以藩載轡，即是有郭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轡音甫元反。轂音方遠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吏說史從宋本改。

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

補注：沈欽韓曰：續志：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轡，得銅五

朱輶有吉陽節。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闕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轡舉不如法令者。

應劭曰：京

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轡。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轡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補注：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善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轡，此紀文誤耳。全祖望曰：是時或已分右內史之地以屬中尉，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亦未可定。觀武帝營上林，其時亦尚未定三轡，而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則中尉已與左右內史並治京師，隱然分三轡矣。特其後始改定京兆馮翊扶風之名耳。先謙曰：全說近之。然三轡之稱，或係史家追改，本書此類頗多。

皆上丞相御史請之。

補注：先謙曰：謂請其罪。

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尙輕，故爲設禁。又

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

師古曰：笞音止紫反。補注：先謙曰：惟思也。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

泉，入上郡，取苑馬。

如瀆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郡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黃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補注：先謙曰：武泉在今朔平府右玉縣西北。

境。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軫七度。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

後不當讞者，不爲失。

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

侯相，爵右庶長。

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

夏，大酺五日，民得酹酒。

(補注)先謙曰：中三年，因旱禁之。

五月，地震。秋七月

乙巳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翼十七度。

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補注)王先謙曰：史記：亞夫死於中三年，是也。亞夫免丞相，公相表在中三年，本傳：亞夫謝病免相，頃之上召賜食。

居無何，買器器事起，遂入廷尉，不食死。玩文法，亦不應，隔免相。後四年，侯表，孝景三年爲太尉，七年爲丞相，有罪國除。自三年順推至中三年，正合七年之數，明不當在後元年也。此文蓋傳寫誤移之。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

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補注)周壽昌曰：案高紀已廢，帝欲侯作通侯，此仍作徹，轉寫誤也。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

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

師古曰：屯，鴈門。

春，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沒入者，沒入其馬。(補注)先謙曰：上有春字，此不當覆出。史記：匈奴入

雁門，在三月，禁食馬粟，在正月，皆春月事。明下春字爲衍文，有紀則之是也。通鑑亦緣漢書而誤衍。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勅

曰。纂今五采屬緯是也。組者。今綬紛縷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亦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緯。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緯。音子內反。儲。音官。牢反。

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

原也。夫飢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反。實。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以下語皆與此詔上文同。

朕親耕。后親桑。

曰。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

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繇。

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曰備災

害。師古曰。高讀曰蓋。

彊毋攘弱。衆毋暴寡。

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

老者曰壽終。幼孤得遂長。

師古曰。遂。成也。

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

咎安在。或許僞爲吏。

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贗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補注)周壽昌曰。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漢律本罪已重。尙容其侵牟漁奪哉。觀下文

云云。重在察吏。並未云治其詐得吏也。詐僞爲吏數語。卽謂所云不事官職耗亂者也。

吏曰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李奇曰。牟。食苗根也。侵牟。食民比之。蟬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

也。(補注)周壽昌曰。侵奪無擇曰漁。漁獵是兩事。顧謂漁爲獵。非。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李斐曰。奸法。因法作奸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

盜盜者。共盜爲盜耳。(補注)錢大昭曰。謂閭木作異說。

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曰聞。請其罪。

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反。布

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忠其不知。忠其爲詐也。不忠其不勇。忠其爲暴也。不忠其不富。忠

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營算十目上，乃得宦。

服虔曰：營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營十算，過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買人有財，不得

爲吏，廉士無營，又不得宦，故減營四算得宦矣。師古曰：營讀與實同，它皆類此。補注：何焯曰：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富營，指此營算也。司馬相如以營算爲郎，姚鼐曰：此所云宦，謂郎也。漢初，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故以營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衛將軍青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仕宦，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彌府辟召三掾，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營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彌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營算而後登，而入羊入粟補郎，更甚於昔之營算。皆景帝前所未有。應劭限營十算，乃得爲吏，不悟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先

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營又不得宦，朕甚愍之。營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目爲幣用，不識其終始。

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

賤也。開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植也。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

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贖庸。

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皇太子冠，賜民爲父後者爵一級。甲子，

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卽位卽位十六年，壽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驥。

師古曰：八匹也。

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

錢出宮人歸其家。

(補注)王鳴盛曰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復出驢妾皆歸家。

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二月癸酉葬陽陵。

臣瓚

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曰直道而行也。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取以政化瀆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

信哉周秦之敝。

罔密文峻。

(補注)錢大昭曰罔古罔字。

而姦軌不勝。

師古曰不可勝。

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曰恭儉孝景遵業。

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補注)王先慎曰至於二字涉上文而野御覽八十八引無至於二字。

周云成康漢言文景。

美矣。

武帝紀第六

漢書六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孝武皇帝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應劭曰禮法威強數德曰武

景帝中子也

(補注)先謙曰史索隱云景十三王傳廣川王以上皆是武帝兄自河間王德以至廣川凡有八人

則帝第九也先謙案子長曰伯末曰季居中者皆爲中子非必次二也

母曰王美人

師古曰外戚傳美人比二千石視少上造 年四歲立爲膠東

文帝前有三男寶后生景帝而史記景紀云孝文之中子也亦其證

王七歲爲皇太子母爲皇后十六歲後三年正月景帝崩

張晏曰武帝以景帝元年生七歲爲太子爲太子十歲而景帝崩時年十六矣師古曰後三年景帝後三年也 甲

子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爲列

侯蘇林曰蚡音颯風之颯師古曰蚡亦颯風字也音扶粉反 (補注) 錢大昭曰說文颯地行風伯勞所作也一曰颯風重文作蚡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補注) 劉敞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建元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

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吳仁傑曰：通鑑考異云：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寶曆、來道、改案、魏司空王嗣云：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獨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即位以來，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爲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一二數。蓋爲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爲建元，二元爲元光，三元爲元朔，四元爲元狩，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欲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齊召南曰：敬論當矣。然謂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則恐無臣子妄造元號之理。蓋必有詔命追稱。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館而今不可考耳。

師古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應劭曰：申不害、韓昭侯相也。衛公孫鞅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號商衛。韓非、韓昭公子，非名也。蘇秦爲關東從長，張儀爲秦昭王相，爲衛說呂抑諸侯。李奇曰：申不害書執術，商鞅爲法，實不失專，刑不虛。然深刺無恩德，韓非、韓昭侯行申商之術。師古曰：從音子容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商君作秦君，又注在請皆罷下。考證云：執術蓋本譌執術。宋本無術字。亂國政，請皆罷。

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本車之賦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行三銖

錢。師古曰：新鑄四銖錢，遺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夏四月己巳，詔曰：古之立教，鄉里、百齒、朝廷、百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

鄉里，先者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然則作然。即古字通，以卽爲則。今作則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

自竭盡百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百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百上已有受需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爲

之六反應覽題音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孳及之辭也有子卽復子無子卽復孫也意中也復音方目反補注沈欽韓曰漢最重復除故民壽不得過公

樂以五大夫當復除也前此文景雖申養老之典未有復卒之令然至九十而復其補注沈欽韓曰

子孫則遺恩者尙詳至唐而老者給侍之恩稍寬先謙曰官本注中也作申也是謂本公羊傳三十

一年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爲歲事孟康曰爲農祈也於此遺之歲曰爲常故曰爲歲事也師古曰歲曰爲常是也據致敬

傳耳非止祈農補注劉歆曰爲音于偶反謂爲歲事曲加以禮耳先謙曰孟劉說是當

下屬如酒曰祭禮敕吳楚七國幣輸在官者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

爲句曲加禮有所加益秋七月詔曰衛

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補注先其省萬人罷苑馬百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

法蘇輿曰孝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東帛加璧徵魯申公師古曰以蒲囊輪取其安也補

景造至是罷注先謙曰申公事詳儒林傳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

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丞相嬰太尉蚡免師古曰寶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

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嬰田蚡

夏

武帝紀第六

一七五

行志在卷十四度

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

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

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

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

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補注)王念孫曰此言星狀如日而夜出也有下脫星字則文義不明漢紀孝武紀通鑑漢紀九並作有星如日夜出周壽昌曰案依此紀爲是蓋有物如日夜出既離指爲日又不得名爲星也文獻通考

日變載此條無星字會要日變異載此條亦然

初置茂陵邑

應劭曰武帝自作陵也師古曰木槐里之縣茂鄉故曰茂陵(補注)錢大昭曰注之經二字南監本闕木雙倒轉先謙曰官本作經之是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

師古曰河溢之處損害田畝故大飢

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

蘇林曰去

長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闕字於此道作橋跨波渭水以趨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謂便橋是其處也便讀如木字(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便橋在京兆府咸陽縣西南架渭水上在長安北茂陵東去長安二十里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此橋與門對因號便橋案師古云平便闕字致說文先古辨字與平字篆作骨者迥別古調便辨通耳非以平爲便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

太傅中傅廢遷防陵

應劭曰中傅宦者也師古曰防陵漢中縣也今謂之房州(補注)錢大昭曰表傳並作房陵先謙曰今鄧陽府房縣治紀作防乃防之形近誤字胡三省云漢諸王國有大傅秩二千石掌傅王以德義中傅出入

王宮在王左右亦主傳教導王梁王傳作中尉

閩越圍東甌

應劭曰高祖五年立無諸爲閩越王惠帝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故號東甌師古曰甌音一侯反(補注)周壽昌曰東甌地理志不載續志會稽郡永寧水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爲

縣今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地

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

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尾五度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

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師古曰又新鑄作也。

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薨。

服虔曰王太后之母武帝外祖母。

(補注)錢大昕曰婦人薨例不書此以外祖母屬尊特書先謙曰官本注太作皇。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六月丁酉誤。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

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

皆非正大之處。所曰就便安也。闕者於殿上作之。既有正殿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爲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章玄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沈約云漢氏諸陵皆有闕殿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殿以象人主前有朝後有殿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殿有衣冠象生之具。以屬新秦始出。殿起於墓側。漢因不改。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補注)先謙曰文帝

賈后也。五行志六月有星孛于北方。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長星出於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

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

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

(補注)先謙曰大行當作大行令。此者稱之大司農。當爲大農令。大初元年始更名大司農。百官表可證。此類皆史家追書之。

未至。

越人殺郢降。

(補注)錢大昭曰。越上當有國字。

兵還。

元光元年臣瓚曰。目三星見。故爲元光。補注。錢大昭曰。三當作長。先謙曰。官本作長。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補注。俞樾曰。

謂孝與廉各一人。非郡國各一人也。漢制有以孝舉者。有以廉舉者。故元朔元年有司議曰。不舉孝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當免。是孝重於廉也。馮唐傳。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乃唐以孝舉之證。淳于長夏承碑。察孝不行。孔廟置卒史碑。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慶。其證。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

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中尉無程不識。是時中尉爲張殿。又案李廣傳。廣爲未央衛尉。不識爲

長樂衛尉。卽灌夫傳田蚡所云程李俱爲東西宮衛尉者也。此文當云長樂衛尉。鵬作中尉。

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

絕屬者。師古曰。此等宗室。前坐七國反。故絕屬。今加恩赦之。更令上屬籍於宗正也。復音扶目反。

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應劭曰。二帝俱畫衣冠。異章服。

而民不敢犯也。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屬者。蒙巾。犯屬者。目睛著其衣。犯屬者。目睛蒙其畫。象而畫之。犯宮者。屏。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謂目墨。點其面也。刺。裁其鼻也。釵。去膝蓋骨也。宮。刺其陰也。屏。草屨也。刺。音牛。冀反。字或作刺。其音闕耳。釵。音類。忍反。屏。音扶。味反。補注。先謙曰。此誤。亦見元紀。刑法志。書大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與相漸。孝經授神契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本尙書象以典刑之語。此今文家說。荀子正論篇云。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謂此案。白虎通五行篇。釵。象作釵。屏。上有履。釵。二字。大傳亦作釵。

日月所燭。莫不率俾。

師古曰。燭。照也。率。循也。俾。使也。言皆循其賞職而可使也。補注。王引之曰。率俾猶

率從也。詳見經義述聞尙書。

周之成康。刑錯不用。

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

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穆。

晉灼曰。東夷傳。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師

古曰周書序云成王既伐東夷，肅春來賀，即謂此。（補注）錢大昭曰古文慎作春，不從目。

北發渠搜

服虔曰地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戎也。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俱國名也。地理志朔方有渠搜縣。臣

噴曰孔子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北，渠搜在朔方。師古曰北發，非國名也。晉北方即可微發渠搜而役屬之。噴說近是。（補注）錢大昕曰大戴禮少閒篇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之，文凡四見，而南撫交趾僅一見。其文又不相屬，則非以南北對舉明矣。孔子三見哀公，爲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記，卽千乘、四代、虞獻、諸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也。噴何不攷而妄爲此說乎。盧辯注大戴，以北發爲北狄地名，李善注文選以爲國名，與晉灼說同。師古改爲徵召之義，誤矣。然小顏之誤，亦自有因。公孫宏傳載元光五年制調，有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之語，明以南北相對，調爲徵召，於義似允。然此實制調之誤，平津對策略而不言，蓋知其誤而不欲訟言之耳。渠搜，西域之國，以爲北方，亦未過於地理。（新序雜事篇亦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又承武帝制策之誤）氏羌徠服，師古曰徠，古往來之字也。氏音丁奚反。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

鳴虯何施而臻此與。

師古曰虯讀曰呼虯，呼歎辭也。臻至也。

今朕獲奉宗廟，夙興必求，夜寐必思。

師古曰夙興，早起也。夜寐，夜久方寐也。

若涉澗水。

未知所濟，猗與偉與。

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與，辭也。音美而且大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

何行而可，曰章先帝之洪業，休德。

師古曰章，明也。洪，大也。休，美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師古曰三，王夏殷周。

朕之不敏，不能遠德。

師古曰言德不及遠也。

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

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舉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曰書對，著之於篇。

師古曰篇，謂竹簡也。

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

等出焉。

(補注)沈欽韓曰通鑑考異云仲舒傳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今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若對策在下五月不得云自仲舒發之蓋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見於

紀故著之洪邁容齋隨筆云案策問中云朕親耕籍始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對策曰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宜養黎民未涉必非即位之始年也愚案本傳仲舒於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則仲舒對策實在建元元年無可疑者又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廟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廢爲中大夫時居家推說其意是賢良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又案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助傳武帝善助對策助爲中大夫則三人皆開漢舉也弘後爲博士免歸元光元年復徵賢良俱非元光元年事

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先晦一日在翼八度又云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師古曰五帝之時也。

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呂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

命加媢侵盜亡已。

師古曰待命謂承詔命也媢與媢同。

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

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

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

(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太。

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

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師古曰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輻重。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

師古曰：頓丘，丘名。因曰爲縣。水衝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魏州界也。《補注》朱一新曰：圖若璩云：當讀東南二字。或住作旬，下流入勃海。另讀先謙曰：官本勃

作勃，注界下也。作焉，通鑑刪入勃海三字。考異云：勃海乃在頓丘東。此恐誤，今不取。故圖氏云：然頓丘在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夏五月，封高祖功臣五人後爲列侯。

《補注》：周壽昌曰：五人無

姓氏，注不詳。表亦未列。考功臣表是年紹封者，宣平侯張敖後爲廣陵侯，穎陰侯灌嬰，孫賢爲臨汝侯。餘三人無考。然皆以列侯紹封，非初封列侯也。封上疑脫紹字。

河水決濮陽，汜郡十六。

師古曰：濮陽，東郡之縣也。水所汜及

凡十六郡界也。汜，音敷，劍反。《補注》：濮陽在今大名府開州南。通鑑考異云：河渠書：河決瓠子，東決鉅野。蘇林云：在鄆城以南。濮陽以北。然則瓠子，卽濮陽縣境名也。

發卒十萬，救決河。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瓠子河

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起龍淵宮。

服虔曰：宮在長安西，作銅飛龍，故曰冠名也。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漢書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於其旁。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泮刀劍，特堅利。

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決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又漢章帝賜尙書韓稜龍淵劍，孟說是也。泮，音平內反。《補注》：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延之云：龍淵廟，案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沈欽韓曰：此武帝所自作廟，服虔說是也。長安志：漢武帝龍淵廟，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元和志：漢龍泉廟，在興平縣東北二十四里。武帝廟號也。水經注：渭水篇：成國故渠，又東運龍泉北渠，北故阪，卽龍泉廟。又云：衛縣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旁，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此亦本如說。漢書志云云也。案漢志：無龍淵宮，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築宣防宮，在元封時，非此年也。如淳誤耳。假若有之，卽是武帝崩後，鄆國行幸處所作原廟。或疑龍淵故名，非此龍淵宮也。至孟康泛引西平界之龍淵，（元和志：蔡州西平縣有龍泉水，可以泮刀劍。）與河決東郡屬懸隔，師古誤連上文，救決河爲讀，又信孟康之說，謬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章帝今改正。

四年冬，魏其侯寶嬰有罪，棄市。

師古曰：曰黨灌夫也。補注：何焯曰：坐嬖先帝詔，非獨如師古所云黨灌夫也。

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夏四月，隕霜殺

草。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隕霜殺草木。

案荀紀通鑑與此紀同志，木字蓋衍。

五月，地震，救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

補注：先謙曰：從唐蒙之謀，詳西南夷傳。

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爲固，用止匈奴之

寇。補注：劉攽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王念孫曰：劉說非也。匈奴傳云：因邊山險壑，豁谷可繕者繕之。卽此所云治阻險者，謂通道以便伐匈奴，則匈奴之入寇亦恆矣。未聞欲伐人而先自去其阻險者也。且上句是治道，下句是治阻險，各爲一事，不得以上句例下句也。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爲巫蠱者皆梟首。補注：王先謙曰：外戚傳：女子楚服等坐爲

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是梟首者，止楚服一人，皆字當衍。

八月，螟。師古曰：食苗心之蟲也。音莫，經反。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官本注，蟲作蠱。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

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譌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偕，闕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

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補注：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王念孫曰：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通鑑漢紀十作續食，則所見漢書本已誤。御覽治道部九引此，正作給

食，通典選舉一開，先

謙曰：官本，世作時。

六年冬初算商車。

李奇曰：始稅商買車船，令出算。
〔補注〕先謙曰：官本，算作等。

春穿漕渠通涓。

如瀟曰：水轉運曰漕。師古曰：音才到反。
〔補注〕先謙曰：從鄭當時議，詳食貨志。

匈奴入上谷。

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

〔補注〕錢大昕曰：案是年青自大中大夫爲車騎將軍，元朔五年春，青爲大將，
軍公卿表皆不載車騎之號，其時猶未甚貴，大將軍之失書，則傳寫脫漏也。

騎將

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青至龍城。

應劭曰：匈奴單于祭天大會諸國，
名其處爲龍城。〔補注〕先謙曰：龍

匈奴傳師
出在秋。

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聞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

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

晉灼曰：入猶還也，不不得已而用兵，言師不隨時也。入或作人，因其習
俗土地之宜而教革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詔言古者出則治兵，入

則振旅，素練其衆，不虧戎律，今之出師，因遭寇虜，方入爲害，而將吏新會，上下未和，故校尉襄軍而奔北也。與集同。

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肖。

師古曰：肖，似也。不肖者，
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

人也。〔補注〕先謙曰：所任不肖，謂不稱其任也。故下廷尉，非但責其任用不肖之人。

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

文穎曰：少吏，小吏也。〔補注〕何若璜曰：
百官表：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百

石以下有卒，食佐史之秩爲少吏。

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

理正之。

師古曰：下，謂以身付廷尉也。理，法也。言曰
法律處正其罪。下，音胡嫁反。他皆類此。

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閱衆庶，陷害欲

刷恥改行

師古曰刷除也音所劣反補注錢大昭曰貨殖傳刷會稽之恥注謂拭除之

復奉正議厥路亡繇

師古曰一陷重利無因復從正道也縣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議作義是注無復字

其

敘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師古曰循從也由也

夏大旱蝗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並闕

六月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月有星孛於北方

行幸雍秋匈奴盜

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

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後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補注先謙曰以置朔方郡故得元朔顏說亦非武帝初改之元皆有事實無空言也

冬十

一月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

師古曰本仁祖義謂

以仁義為本始

五帝三王所繇昌也

師古曰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也三王夏殷周也縣讀與由同

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

師古曰天地四方為

字嫌

故旅耆老復孝敬

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實旅也復孝敬者謂優復孝弟之人也復音方目反補注王念孫曰廣雅旅養也即王制所云養耆老

選豪俊講文學

師古曰講謂和習之

稽參政事祈進民心

師古曰祈求也

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故下言昭先帝聖緒

夫十

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故詔引焉

今或至闕

郡而不薦一人。

師古曰：闕，閉也。總郡之中，故云闕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總下有一字，是闕與合同義。太元元據一闕一合猶一闕一闕也。合郡謂總一郡，闕謂闕爲閉，轉失之。迂。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

之君子，雍于上聞也。

師古曰：究，竟也。言見雍過，不得聞雍於天子也。雍讀曰壘。《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注，聞下雍作達。先謙曰：官本作達，是。通鑑注引亦作達。

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

師古曰：謂

郡之守尉。

將何目佐朕燭幽隱，勸元元。

師古曰：燭，照也。元元，善意。《補注》蘇與曰：秦策高注，元元，善也。此顏所本。史索隱引陳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據此，則元元亦兼庶。通稱古人

自有親

厲蒸庶。

師古曰：厲，蒸庶也。蒸，衆也。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

《補注》沈欽韓曰：臨冠子道端篇，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黃石公

下略，蔽賢者

身受其害。

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

服虔曰：適，得其人。

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

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此皆天子制度，尊之故事。事錫與，但數少耳。張晏

曰：九錫，經本無文。周禮曰：爲九命。春秋說有之。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管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

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曰車服弓矢是也。師古曰：總列九錫，應說是也。進賢一錫，瓚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應

說出韓詩外傳。禮含文嘉亦有之。蘇與曰：白虎通，應說爲能。進善者賜納陛。古

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賜之納陛，以優之也。與大傳不同。蓋今文異說。

舉矣。

李奇曰：爵地俱削盡。《補注》先謙曰：官本而作則。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

師古曰：與，讀曰豫。斥，謂罷逐之。

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臣術篇引太誓與此四語同。此今文太誓也。馬融所致疑者五事而趙岐云後得者今偽泰誓。悉據馬融所列者補入。乃轉漏此四語。

此所引勸善

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目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目不敬論。

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報國。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晏曰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爲不勝任也。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

后衛氏。詔曰。朕聞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

師古曰暢通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應劭曰黃帝堯舜祖述伏羲神

農結網耒耜。日中爲市。交易之業。因其所利。變而通之。使民知之。不苦倦也。師古曰此易下繫之辭也。言通物之變。故能樂其器用。不解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解作懈。

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應劭曰逸詩也。陽數

九。人君當陽。言變政復禮。合於先王舊貫。知言之選。選善也。孟康曰。貫。道也。選。數也。極天之變而不失道者。知言之數也。臣瓚曰。先王創制易教。曰救流弊也。是曰三王之教。有文有質。九數之多也。師古曰。貫。事也。選擇也。論語曰。仍舊貫。此言文質不同。寬狹殊用。循環復舊。擇善而從之。瓚說近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又莊子天道篇。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利名可舉。九變而實罰可言也。兼嘉唐虞而樂殷周。據

舊曰鑿新。

師古曰。追觀舊跡。曰知新政而爲鑿戒。其赦天下。與民更始。諸逋貨及辭訟。在孝景後三年目前。皆勿聽治。

師古曰。逃亡也。

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雁門。敗都尉。

(補注)錢大昭曰。敗。闕木律殺。先謙曰。匈奴傳。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事敗

者是也。惟都尉太守又異。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薺君南閩等。

服虔曰：隨。

額在長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于大海。晉灼曰：薺。古穢字。師古曰：南閩者薺君之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口二十八萬人。下。薺與濊同。魏志夫餘傳：國有故城名濊城。本濊額之地。又濊傳：武帝滅朝鮮。置樂浪郡。自單單大嶽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名。今不耐濊皆其種也。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補注)先謙曰：食貨志：彭吳開道遼東。額朝鮮。置滄海郡。皆滄字同。平準書作彭吳。而其事不詳。魯王餘、長沙王發。

皆薺。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

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焉。(補注)先謙曰：菑川王三字誤衍。荀紀不致而從之。通鑑刪致異云：按諸侯王表：菑川王志以元光五年薨。

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顧云：菑川王志誤也。石鑑玉云：志薨。建元二年。建正新嗣位。何爲有几杖之賜。恐誤或衍文。

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

文類曰：慈愛也。願自邑。

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焉。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補注)先謙曰：從主父優。

策詳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

師古曰：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

遂西至符

離。師古曰：塞名也。(補注)沈欽韓曰：方輿紀要符離塞在豐州河西北。一統志：豐州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

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

朔方故城在鄂爾多斯右翼旗界內前漢郡治三封三封故城在塞外黃河四岸九原故城在吳剛或旗北五原郡治九原縣

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乙作巳夏行惠作二月乙巳晦在晉三度

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營三百萬口于茂陵

(補注)先謙曰此及上立朔方郡皆從主父儼計詳儼傳

秋燕王定國有罪

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曰夫刑罰所由防姦也內長文所由見愛也

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觀內

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音胡電反(補注)王念孫曰困學紀聞云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內長文三字作而肆赦案舊注皆牽強或說內長文作而肆赦雖無明據而於上下文義甚合下文云其赦天下可證也而與內肆與長赦與文皆字形相近而誤李慈銘曰宋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王應麟所謂古寫本者蓋即劉氏之說楊慎從之以爲於下文尤爲貫串然晉灼張晏魏晉時人皆已從內長文之說章惇所藏古本從何得來豈又如梁劉之適所謂葫蘆中物耶蓋由讀者臆託妄言

古本以欺人耳

師古曰解讀曰懈

其赦天下夏匈奴入

代殺太守入雁門

(補注)先謙曰太守共友也據匈奴傳入雁門在秋

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

(補注)先謙曰從公孫宏之請

城

朔方城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同。

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

(補注)先謙曰：案衛青傳，青出師時，會爲車騎將軍，立功後始拜大將軍耳。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沮、騎

將軍公孫賀、輜車將軍李蔡、將軍李息、張次公，凡六將軍也。

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曰禮，風之曰樂。

(師古曰)風教也。

詩序曰：上曰風化下。

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

(師古曰)詳，悉也。延，引也。方，道也。聞，博聞也。言悉引有道博聞之士而進於朝也。禮記曰：隆禮由

禮，謂之有方之士。又曰：博聞強識而讓，謂之君子。一曰方，謂方正也。(補注)王念孫曰：案調方爲道，或調方正，皆與聞字義不相屬。方聞之士，卽博聞之士也。廣博，博方，廣大也。是方與博同義。上言禮壞樂崩，下言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是武帝欲舉博聞之士以興禮樂，非舉賢良方正也。若舉賢良方正，則建元元年已有詔矣。儒林傳亦載此詔。齊召南云：史記作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義甚明。當是漢書寫本脫正博二字。念孫案齊說亦非。史記有正博二字者，後人襲取顏注，增成意義耳。漢書兩載此詔，皆作方聞之士，且皆本史記，則史漢皆無正博二字，明矣。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典禮，曰爲天下先。(師古曰)舉遺逸之文而典禮學。

崇鄉黨之化，曰厲賢材焉。

(師古曰)爲博士置弟子，既得崇化於鄉黨，又曰獎厲賢材之人。

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

(師古曰)學者益廣。(補注)公孫弘。學者益廣。何焯曰：

議發於弘，故先著諸書，以章人君興起絕學之美，而仍不沒其實。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補注)先謙曰：宋史也。見匈奴傳。

六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十一月癸丑晦日有蝕之漢紀作癸酉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六將軍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趙信右將

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廣遺將軍李沮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補注)先謙曰胡三省云秦法斬首一匹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師古曰應劭二說皆是也而說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矣幕者卽今之突厥中曠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補注)先

謙曰官本徑萬作經千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爲庶人六月詔曰朕聞五

帝不相復禮三代不同法所繇殊路而建德一也。師古曰復因也育扶目反繇讀與由同蓋孔子對定公曰徠遠。臣瓚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

問政於孔子孔子答曰悅近徠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哀公曰論臣。如瀛曰韓非云哀公問政仲尼曰政在選賢(補注)王念孫曰韓子雖言選賢此言論臣論亦選也齊語論比協材呂氏春秋當染黨善爲君者勞於論人高章注並云論

擇也擇亦選也字本景公曰節用。如瀛曰韓非云齊景公問政仲尼曰政在節財(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財作用非期不同所急異務也。李奇曰期要也非要當必不同所急異務不得

然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

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師古曰有罪者或殺釋免或得減輕今大將軍仍復克獲。師古曰仍類也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

者無所流馳。

應劭曰：馳音移。言軍吏士斬首處，爵級多，無所移與。今爲置武功賞官，爵多者，分與父兄弟及賣與他人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馳，物之重大第也。此語言欲移實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馳音弋。

賜反。今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馳也。補注：宋邵曰：馳音羅，易之易。王念孫曰：案馳讀與施于中谷之施同。故傳：馳于子孫，馳卽施也。周南葛覃傳：施移也。故今人猶謂移封爲馳封。喪服傳：絕族無施服。鄭注：在旁而及曰施。大傳：施作移。是施與移通也。此言流馳亦取旁及之義。故應劭讀爲移。若以馳爲重大弟，則流馳二字義不相屬。且此謂馳字在流字之下。若如師古說，以爲無有差次，不得流行，則當移馳字於流字之上，仍須加數字以解之，而其義始明。何其謬也。說文以馳爲重大弟物，乃馳字之本訓。此謂借馳爲流移之移，則非重大弟之謂矣。沈欽韓曰：說文：馳，達于也。蓋後人通以馳爲賤。其議爲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召寵戰士。補注：先謙曰：詳見食貨志。

元狩元年

應劭曰：獲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

師古曰：麟，麋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補注：先謙曰：據京房易傳：麟腹下黃耳。云白麟，非黃可知。顏說非。

也。藥身當作藥，身形近致誤。

作白麟之歌。

補注：先謙曰：歌載郊祀志。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

補注：沈欽韓曰：案淮南傳：謀反在元朔六年。秋紀特以與衡山事相繼。

故同。在是年冬也。

黨與死者數萬人，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

師古曰：兩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直云民凍死，於文未安。五行志：作民多凍死，明此奪多字。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太子。

補注：何焯曰：因治淮南獄，聞武安之謀，故立太子。

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

師古曰：第十一等爵。

民爲父後者一級，詔曰：朕聞咎繇

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師古曰：尙書咎繇謨。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懼也。曰：懼。

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懼也。

師古曰：懼。

痛也。相悼也。音千。
感反。但音丁。曷反。

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於邪說。

服虔曰：怵音奇。應劭曰：狙伏也。如淳曰：怵音怵。見誘怵於邪說也。師古曰：作怵者。

非。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誅字耳。誅者，誘也。音如戊亥之戊。南越傳曰：不可怵奸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今俗猶云相誅誅，而說者或改爲誅導之誅，蓋穿鑿也。音先誘反。誅音達。（補注）陳景雲曰：狙伏二字當乙。應氏本蓋以怵爲快也。錢大昭曰：怵讀若誅。說文：誅，誘也。食貨志：善人怵而爲姦。師古曰：王念孫曰：服本怵作快。案釋詁釋文云：快音進。張揖雜字音曳。曳與齊同音。故服云：快音商。案作快者是也。晉語注：狙快也。後漢書馮異傳注：狙快猶慣習也。言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故習於邪說，而謀叛逆也。淮南衡山傳贊云：朝懼邪辟之計，謀爲叛逆。此非獨王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漸靡者，習於邪說之謂也。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表云：諸侯驕奢，快邪臣計，謀爲淫亂。索隱：快音督。快調習。言習於邪臣之謀。彼云快邪臣計，此云快於邪說，其義一也。故服應本皆作快，而訓爲狙伏。至如本始作怵，而訓爲誘怵耳。蓋俗書快字作怵。（今書傳中狙快字多作快，猶杖杜之杖，俗作杖也。）與怵相似而誤。若韓長孺傳之誅邪臣浮說，南越傳之怵奸語，則其字皆從木，而訓爲誘怵，然不可以彼而例此。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師古曰：小雅正月之詩也。慘，憂戚之貌。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

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鰥獨。

師古曰：眊，古耄字。八十曰眊。老稱也。一曰眊，不明之貌。

或置於衣食，甚憐愍焉。其遺謁者，巡行天下，存

問致賜。

師古曰：致，送至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周尚昌曰：巡行宜讀本音，與前循行同。後放此，韻音非。

曰：皇帝使謁者

師古曰：謁者，令使者宣詔書之文。

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

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

職使者目開。

師古曰：職，常也。失職者，失其常業及常理也。

縣鄉卽賜毋贅聚。

如漢曰：贅，會也。今勿搜徵召贅聚三孝孝弟力田也。師古曰：卽，就也。各道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贅，音之鏡反。沈欽韓曰：公

羊隱元年傳，會猶最也。何休云：最，聚也。若今聚民爲投最，方言：萃，雜集也。東齊曰聚，案最，贅萃，聲同一義也。說苑奉使篇：梁王贊其羣臣而議其過。

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柳六度。

匈奴入

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弘薨，遺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

應劭曰：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

名也。孟康曰：山闕名也。師古曰：皋蘭，山名也。霍去病傳云：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驃騎閣下，則此山也。非河名也。白石縣在金城，又不屬隴西。應說遺失之，應音烏曹反。

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

應劭曰：在朔方北也。(補注)先謙曰：匈奴傳：匈奴聞公孫敖出，悉遠其羣，重于余吾水北。則其水在匈奴北邊，彼水生馬，何關漢事。而史紀之，應說非也。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水經濁漳水注：漳水出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北。又逕屯留縣北入漳，所謂余吾水。卽此水也。余吾，在今

游安府屯留縣四，南越獻馴象。

應劭曰：馴者，教能拜起，周章從人意也。師古曰：馴，音巡，謂擾也。應說是也。

能言鳥。

師古曰：卽鸚鵡也。今隴西及南海並有之。萬寶南州異物志云：有三種，一種白，一種青，一種五色。交

州目南諸國盡有之，白及五色者，其性尤慧解，蓋謂此也。隋開皇十八年，林邑國獻白鸚鵡，時目爲異，是歲貢士咸試賦之，聖皇取歷歷有茲獻，上目幽遐勞費，撫慰帝受。(補注)沈欽韓曰：唐書音樂志：嶺南有鳥似鸚鵡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州獻之，音音雖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懸於鸚鵡。武紀：南越獻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爲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卽吉了也。

將軍去病，公孫

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

師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韋昭曰爲張掖縣失之張掖所置居延縣者呂安處所獲居延人而置此縣(補注)周壽昌曰案後書明帝紀注居延本匈奴地名武帝因以名縣案地理志張

掖郡去北地千里括地志居延城在張掖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此云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其道里相合是年置武威酒泉郡想即於其時名縣但未分置張掖郡耳又案霍去病傳云濟居延蓋縣有居延澤在西北故云濟豈匈奴別有一居延哉韋說不誤顏注失之王啟原曰北地六郡之一秦舊郡張掖爲河西五郡之一實在北地之西北居延今爲蒙古額濟納旗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有居延澤在東北則張掖郡之居延實以居延澤而名非別有居延地其人降漢而置縣以處之也顏監徒見六朝多僭置郡縣意居延亦如此周申

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補注)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獲沒以自當無實耳疑紀誤

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爲

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

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屠音儲

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

來降置五屬國呂處之

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補注)齊召南曰杜佑通典云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爲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上郡屬國都尉治龜茲天水屬國都尉治勇

士滿福五原屬國都尉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嘗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先謙曰史正義云以來降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木

呂其地爲武威酒泉郡

師古曰武威今涼州也酒泉今肅州(補注)朱一新曰案地理志武威太初四年開酒泉太初元年開與此不合豈開郡實在太初時紀繫於

此乃終言之耶。先謙曰。當從紀。說見志。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不載。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

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封故

相國蕭何曾孫慶爲列侯。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

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

熱。故云。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召名聞。

師古曰。貸音吐。蘇反。(補注)先謙曰。食貨志。遣使慮郡國倉廩以振貧。強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卽此事。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半。

(補注)先謙曰。因三郡戍少。胡寇故減其中。以寬天下之僑。

發謫吏穿昆明池。

如淳曰。食貨志。言謫吏弄法。故謫使穿池。更發有資者爲吏也。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窺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毒國。而爲昆明

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也。師古曰。謫吏。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漢音韻。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

(補注)先謙曰。據食貨志。

以貧民尙不能相救。迺徙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貧與產業。會稽自在關東。志未言。及未知紀誤或志漏也。

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目足用。

應劭

曰。時國用不足。目白鹿皮爲幣。朝覲。初算緡錢。

李斐曰。緡。絲也。目。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買人未作貫。

貨。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目取利者。雖無市籍。各目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

算此繒錢是繒錢也。故隨其所施。施於吏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繒錢而稅之。李說爲是。繒音武巾反。《補注》蘇與曰。說文錯下云。樂也。買人占繒。卽此繒字義。繒下云。釣魚繫也。與繒義別。此借繒爲錯。段氏以錯爲後人增造字。非也。廣雅釋詁。賂水也。錯算也。玉賂。賂本作錯。案調樂調木。若今商賈或木之謂。算繒錢者。占度貨。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物成木。直錢若干。簿納官稅。有不實。則繩以法。詳見食貨志。先謙曰。官木吏重作利重是。

西北。《補注》先謙曰。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補注》先謙曰。四將軍。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曹襄。將軍去病出代。各

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師古曰。踵。接也。》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迺還。《師古曰。闐。音填塞。

之。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師古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壇。刻石紀事。昌影漢功。》兩軍士戰死者數萬

人。《補注》王念孫曰。戰字後人所加。云死者數萬人。則戰死可知。景祐本無。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

其贖死。《補注》李廣傳。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又曰。廣自剄。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爲庶人。霍去病傳。亦云。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參爲後將軍。此相爲誤也。師古曰。傳寫者誤以右爲後。食其音異基。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文選曰。李廣從弟。坐侵陵墮地。》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杜馬買。欲使人競畜馬。》《補注》先謙曰。時觀

乘杜馬。見平準。罷半兩錢。行五銖錢。《補注》先謙曰。通鑑作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考異云。食貨志。徒天下姦猾吏民於前已銷半兩錢。鑄三銖錢。明年以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此說。

邊師古曰，幣，後也。音乎八反。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呂下至吏二千石金，千石；呂下至乘從者帛。

晉灼曰：乘騎諸從者也。師古曰：流俗書本乘上或有公字，非也。後人妄加之。〔補注〕先謙曰：官

本金上有百字，引宋邵曰：百金，新本無百字。案監本金上亦有百字，非注者下官本無也。字。

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

夏四月乙巳，廟立。

皇子闕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師古曰：於廟中策命之。

初作詔。

服虔曰：踏敕王，如尙書諸詔也。李斐曰：今敕封拜諸侯王策文亦是也。見武五子傳。

六月，詔曰：

日者有司，目幣輕多姦。

李奇曰：幣，錢也。輕者，若一馬直二十萬，是爲幣輕而物重也。重難得，則用不足而姦生。〔補注〕先謙曰：食貨志：時鑄三銖錢，盜鑄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卽此所謂幣輕多姦也。馬匹直

二十萬，自上下之。何預幣輕，李說謬。

農傷而未聚。

師古曰：末，謂工商也。

又禁目并之塗。

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民，富者兼役貧民，欲平之也。文穎曰：兼井者，食祿之家，不得治產，兼取小民之利，商人雖富，不得復兼畜田。

宅，作客耕農也。師古曰：李說是。〔補注〕先謙曰：官本目作兼，是。

故改幣目約之。

李奇曰：更去半兩錢，行五銖錢皮幣，目檢約姦邪。〔補注〕先謙曰：改幣者，改三銖錢五銖，非去半兩也。五年紀師：李擢爲說，未檢志文。

稽諸往

古，制宜於今。

師古曰：稽，考也。音工奚反。

廢期有月。

應劭曰：禁中兩錢及餘幣物，禁之有期月，而民未悉從也。如瀆曰：期音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非有餘月矣。師古曰：如說是。

而山澤之民未諭。

師古曰：未諭者，未曉告示之意。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目導之未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擣

度吏因乘教目侵蒸庶邪。

孟康曰：度，固也。婚，得上命。目，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敬慎厥度。章昭曰：凡稱許爲婚，強取爲度。左傳曰：度劉我邊。師古曰：攝與婚同。其字從手，婚，託也。度，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蒸，衆也。

(補注)王念孫曰：案語設分攝度爲二義，皆非也。呂利敏撰漢周官司刑疏引鄭注曰：婚度謂撓攝。春秋傳曰：度劉我邊。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攝也。如鄭君說是，婚度爲撓攝之義，故與敬慎連文。此語於攝度吏下，卽云乘執以侵蒸庶，又云紛然其撓，則攝度之爲撓攝，

爲撓攝，何紛然其撓也。師古曰：撓，煩也。

今遺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

師古曰：循，大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食貨志：循大徐偃等，其四人無考，大又見儒林傳。

問繇寡廢疾，無目自振業者，貸與之。

師古曰：貸，音土載反。論三老孝弟，目爲民師。(補注)王念孫曰：論當爲論，字之誤也。論，選也。謂選三老孝弟以爲民師也。下云舉

獨行之君子，舉與論義相近。故古書或以論舉連文。荀子成相篇云：天乙湯，論舉當論舉，卽選舉也。若云論三老孝弟，則與以爲民師四字義不相屬矣。

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

如淳曰：蔡邕云：天子目天下爲家，自

謂所居爲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在至耳。師古曰：此說非也。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不得亦謂京師爲行在也。(補注)周壽昌曰：帝時方行幸，故有徵詣行在所之詔。

官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

李奇曰：設士有殊才異行，當特招者，任在使者分別之。

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

師古曰：無位，不被任用也。冤，屈也。失職，失其常業也。

姦猾爲害，野荒治苛者，舉奏。

師古曰：野荒，言田畝不闢也。治苛，爲政命細刻。(補注)先謙曰：食貨志云：舉并無之徒，守相爲利者。此姦猾爲害，卽并無之徒。上文矯度吏，卽守相爲利者也。

郡國有所目，爲使者。上丞相御史，目聞。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應劭曰。得寶鼎。故因是改元。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

(補注)先謙曰。得鼎汾水上五字。誤文。通鑑刪之。考吳云。漢紀亦云。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案封禪

書。劉大封樂通侯之歲。其夏六月。汾陰巫雋。爲民祠魏。后土。發勞。得鼎。詔曰。聞者。巡察后土云云。武紀。元鼎四年十月。幸汾陰。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臘上。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恩澤侯表。元鼎四年四月乙巳。樂大封侯。然則得鼎。應在四年。蓋武紀因今年改元。而誤增此得鼎一事耳。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應劭曰。春秋時。唐國(補注)先謙曰。上庸。漢中經。在今鄧陽府竹山縣東南。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

師古曰。春。起柏梁臺。服虔曰。用百頭梁。作臺四名焉。師古

曰。三輔舊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三月。大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雪平地厚五尺。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百千數。

(補注)錢大昭曰。據魏相傳。是時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秋九月。詔曰。仁才異遠。義不辭難。

師古曰。遠近如一。是爲仁。也不憚艱難。是爲義也。今京師雖未爲豐年。

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應劭曰。燒草下水種。

稻草與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補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

沈欽韓曰。火耕者。刈稻了。燒其藥。以肥土。然後種之。稻人曠。夏以水殄草而芟之。中等分循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諭告所抵。無令重困。

師古曰。抵。至也。重音直用反。

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目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廣潤，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補注）何焯曰：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

關之後，以武帝之嫌，豈展拓都畿費，出臣下之家財乎？應注出於流傳，非實事也。

目故關爲弘農縣。

（補注）先謙曰：弘農縣弘農郡，今陝州寶靈縣南四十里。

十一月，令民告緡者，目其半

與之。孟康曰：有不輸稅，令民得告，言目牛與之。

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三月水冰，是月雨雹，關東十餘郡人相食，與此作雨雹異。案聽傳言恆寒之

調，雪霜雹三者分敘，此事載雪下，不載雹下，是雪爲正字，而雹爲誤文，苟紀通鑑作雹，並承紀說。

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敎嗣立，有罪，廢徙房

陵。

四年（補注）先謙曰：是歲置宏農郡。

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

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也。

汾陰屬河東，汾音扶云反。（補注）先謙曰：夏陽在今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汾陰在今蒲州府榮河縣北。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脰上。

蘇林曰：脰音謹，如瀆曰：脰者，河之東岸，特堆欄長四五里。

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脰之上，后土祠在縣西，汾在脰之北，四流與河合。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脰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脰，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鄭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隄，故轉而爲脰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補注）錢大昭曰：說文：鄭

河東臨汾地，卽漢之所祭后土處。从邑，葵聲。鄭正字，脰借字，漢舊儀又作葵，司馬貞云：蓋河東呼隄與葵同耳。鄭道元分鄭耶與脰爲二，失之。先謙曰：官本一里作二里。

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曰：（補注）

周高昌曰：史記封禪書云：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雖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語語簡略，不知此文周擊是班述元文，史從劉錄，亦一證也。

祭地冀州。

服虔曰：后土祠在汾陰，汾陰本冀州地也。周時乃分爲井

州，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補注）先陳曰：官本注，并作刑。

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遷而無祀。

師古曰：遷，遠絕之意。

詢問耆老，適得孽子嘉。

（補注）宋邵曰：景德本無子字。其封嘉爲周子南君。

臣瓚曰：汲冢古文，兩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嗣。其後有子南嗣，子南勤，紀年，勤朝于魏。後惠成王知命，命子南爲侯，秦并六國，衛最後亡，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

年，爲周承休侯。元始四年，爲鄭公。建武十三年，此子觀爲衛公，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爲周後，故總言周子南君，讚說非也。例不先言姓而後稱君，且自嘉已下皆姓姬氏，著在史傳。（補注）宋邵曰：汪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錢大昭曰：此於觀爲衛公，國本此作封，建武十三年，封姬常爲衛公，鄭國志：衛公國本觀，沈欽韓曰：聖職論誅秦篇，大夫曰：先帝大妻，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南君，南與男通，左昭十三年，傳子重曰：鄭伯，男也。周語：富辰曰：鄭伯，南也。書：禹貢：二百里男邦，孔傳：男，任也。白虎通：南之爲言任也。公羊傳云：小國稱伯子男，又云：春秋伯子男，一也。董子三代改制篇：商合伯子男爲一等，周爵五等，春秋三等。（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又云：杞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案武帝時，春秋惟公羊，故周子南君之號，用公羊杞子伯義，直以子男并爵，不取甸男服名也。戰國時，周之別封，稱東周君，西周君，衛元君，亦自侯降號爲君，漢制未爲通侯，而食邑者，皆稱君。王啟原曰：沈說子南義爲子男，是也。版子男國地五十里，王制：孟子所言是其制。周本紀：言天子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則以地言，尙不成子南，獻君三十里，而使國於子男而稱君也。元帝時，遂周承休侯，平帝時，遷鄭公，在後漢改衛公之前，知非衛子南之後，誠以衛後而進衛公，西京不應先封鄭公矣。先陳曰：官本注，此作封，是汪文在下，以奉周祀。

下。百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

濕注水中。

李贇曰：南陽新野有羸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羸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幹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幹，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繁曲。

之鹽師古曰：濕音提，注音於佳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注：深池也。蓋在今嘉峪關四方輿紀要云：沙州境有濕注水。先謙曰：官本注與凡馬下多異字。

作寶鼎天馬之歌。

〔補注〕先謙曰：二歌並見禮樂志。

立常山憲

王子商爲泗水王。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泗水統凌泗陽子三縣，本屬東海郡，帝分爲王國。先謙案：傳常山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詔立憲王子平爲眞定王，商爲泗水王，是此紀不能獨書立商爲泗水王，商上明穆平爲眞定王。

五字，據表王勃之廢，平商之封，並在元鼎三年，與傳云勃國除月餘合。此立下十字，當在三年廢後，房陵下無疑，此乃史表誤班氏也。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

應劭曰：隴，隴阪也。師古曰：卽今之隴山，既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在天水郡隴縣。三秦記云：其坂九曲，上隴者七日乃越。先謙案：隴縣在今秦州清水縣。

北，登空同。

應劭曰：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作空桐。史記同。通鑑作空同。胡注：唐地理志：空同在岷州澄城縣西，漢臨洮之地。先謙案：澄城卽今鞏昌府岷州治。

西臨祖厲河而還。

李贇曰：音嗟。〔補注〕錢大昕

曰：古書厲與賴通，嗟聲亦相近。沈欽韓曰：玉篇：祖，子邪切，無名字，从衣，不從示。河水注：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城西。祖厲，川水出祖厲南山，西北流注於河。明志：靖邊衛西南（今寧夏府地）有祖厲河，東北有亥刺河，皆注於大河。一統志：祖厲河在鞏昌府會寧縣南，本名康谷河，亦名南河，又西北逕靖邊縣界爲祖厲河，下流入黃河。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

〔補注〕錢大昕曰：案自是年至太初元年，相距八歲，中積二千九百二十二日，冬至當在癸亥，不得到甲子，再以月法收之，得

積月九十八又二十七日有奇，冬至當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得置閏於天正前也。若用太初之元，則辛巳之冬至又後天一日。史家特據當時所頒之朔書之耳。律歷志載元朔六年甲申朔旦冬至，乃太初改歷後逆推之，當時未必以爲章首也。

立秦時

于甘泉天子親郊見

師古曰祠大一也。見音胡。電反。補注。先謙曰據郊祀志以十一月朝。冬至時齊郊拜泰一以得勝。推策與黃帝時等也。立時甘泉在十月。

朝日夕月

應劭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夕月。

月日夕。臣瓚曰漢儀注郊泰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南向揖月。便用郊日不用春秋也。師古曰春朝朝日。秋莫夕月。蓋常禮也。郊泰時而揖日月。此又別儀。補注。先謙曰郊祀志朝朝日夕夕月。則揖瓚說即此大所定儀。

詔曰朕日

眇身託于王侯之上

師古曰眇。細末也。

德未能綏民

師古曰。綏安也。民或飢寒故巡祭后土。日祈豐年冀州雕壤。適顯文

鼎獲祭於廟

師古曰得鼎祠旁祠在屋上故云。雕壤謂土也。文鼎言其有刻鏤之文。補注。錢大昭曰祭南。監本闕本並作真。先謙曰官本祭作真。是注故作或。禮樂志云物發冀州先蒙社福。即此事也。

渥洼水出馬

朕其御焉戰戰兢兢

補注。先謙曰。官本朕兢兢。宜本朕兢兢。

懼不克任思昭天地內惟自新詩云四牡翼翼日征不服親省邊垂

用事所極

李斐曰極至也。所至者輒祭也。師古曰逸詩也。補注。劉放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先謙曰親省二句當如劉說。

望見泰一修天文禮

文穎曰禮祭也。晉灼曰禮古禱字也。臣瓚曰此年初祭太時於甘泉。

此祭天於文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禮也。師古曰文誓二說。是也。朝日夕月即天文禮之謂也。補注。先謙曰說文禪祭天也。禮俗字。忽見泰一謂郊見泰時。修天文禮謂朝日夕月。

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

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有司云祠上有光禮樂志云光夜燭德信著也。

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應劭曰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言王者齊戒必自新。臨事必自丁寧。師古曰此易蠱卦之辭。補注。蘇輿曰白虎

通。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見禮漢書禮儀志注。正本詔意。蓋今文說如此。馬鄭說易並以先事布令言之。終漢世郊用辛丁。仿古郊用上辛丁巳用牲遺意。

朕甚念年歲未咸登

師古

曰登謂飭躬齋戒。師古曰飭整也。讀與教同。丁酉拜況于郊。師古曰況賜也。辛夜有光。是先甲三日也。丁日拜況。是後甲三日也。故詔引易文。補注。錢大昭曰。況古賦字。僖十五年左傳。女承筐。亦無賦也。釋文。本

亦作況。師古曰。亦作況也。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東井二十

三秋。德蝦蟇。師古曰。蝦蟇。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音下蟇反。蝦音遐。蟇音麻。度。秋。德蝦蟇。師古曰。蝦蟇。似蝦蟇而長脚。其色青。音下蟇反。蝦音遐。蟇音麻。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洄水。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浞水。鄭氏曰。浞

音樓。孟康曰。浞音真。蘇林曰。浞音樓。桂之樓師古曰。蘇音是也。音又庚反。補注。先謙曰。胡注引。應劭云。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秦水。水經。浞水。運桂陽郡之浞陽縣南。而右注秦水。

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

陵。下離水。張晏曰。嚴。故越人。降爲歸義侯。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曰爲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離水出零陵。師古曰。呂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曰御蛟龍

水蟲之害。張說近之。補注。劉攽曰。船下安戈。既難稽匿。又不可以行。且今遺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張說是。宋邵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干戈於船上。以禦敵也。錢大昭曰。張說以嚴爲故越人。降爲歸義侯。則越字當在歸義上。如下文。越驃義侯遺之例矣。功臣表亦無此侯。先

謙曰。胡注。零陵本屬桂陽。帝分置郡。地理志。離水出零陵。離陽海山東南。至廣信入鬱水。甲爲下瀾將軍。下蒼梧。服虔曰。甲漢者也。臣瓚曰。瀾。濫也。吳越謂之瀾。中國謂之曠。伍子胥書。有下瀾船。師古曰。瀾音賴。補注。宋邵曰。注文吳越。皆將罪人。江淮

目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

應劭曰亦越人也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牂柯江在貴陽府定番州南一名都

泥江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濠潭經州南界地名破置又南入廣西泗州界名勝志牂柯江南流入泗城界爲右江至潯州與左江合下番禺入南海先謙曰西南夷傳使馳義侯因健爲發南夷兵而且聞君遂反故六年便令征之

咸會番

馮知瀆曰音潘馮尉佐所都師古曰即今之廣州補注先謙曰官本志馮作愚

九月補注先謙曰

列侯坐獻黃金耐祭

引宋郡曰刊誤本改馮作愚案刊誤是也番禺南海縣今廣州府南海縣治

五行志云秋蟬

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

服虔曰因八月獻耐祭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如瀆曰漢儀注諸侯王歲百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

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百數莫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而表云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耐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不糾擿之也師古曰耐三重醴醇酒也音丈救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丁孚漢儀云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朝作酒八月成名耐酒因令諸侯助祭黃金漢律金布令於諸侯列侯各以人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以下者皆助耐少府受之又九真交趾日南則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者瑛瑁甲鸕林色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者犀各二十准以當金案續志引漢儀云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

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光衆十萬人反與匈奴

通使攻故安圍枹罕

鄧展曰枹音鈇罕音漢師古曰枹罕金城之縣也罕讀如本字補注先謙曰胡注故安縣屬涿郡西光之兵安能至此當作安故先謙案安故臨西縣在今蘭州府狄道州南四十七里枹罕金城縣今蘭州府

河州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一自爲征西羌。

〔補注〕錢大昭曰：一當作徐，百官表元狩六年，有郎中令徐自爲，先謙曰：官本一作徐是。

〔補注〕沈欽韓曰：後書西羌傳：時先零羌與封養字姐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

行東，將幸緱氏。

師古曰：河南縣也。緱音工侯反。〔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公孫卿言見仙人遂緱氏也。在今河南府偃師縣南。

至左邑桐鄉。

〔補注〕先謙曰：左邑，今絳州聞喜縣治。

聞南越破，自爲聞喜縣。

〔補注〕先謙曰：聞喜亦河東縣，在今聞喜縣西南。

春，至汲新中鄉。

師古曰：汲，河內縣，新中其鄉名。〔補注〕先謙曰：汲，在今衛輝府

汲縣西南二十五里。

得呂嘉首，自爲獲嘉縣。

〔補注〕先謙曰：獲嘉亦河內縣，在今衛輝府新鄉縣西南十二里。

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師古曰：便，音類而反。

遂定越地，自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

應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眞珠，故曰珠厓。儋耳者種

大耳，集率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張晏曰：異物志：二郡在海中，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厓，言珠若崖交。儋耳之云，錄其類皮，上連耳，區分爲數支，狀似雞，屬累耳下垂。臣瓚曰：茂陵書：珠厓郡治臨都，去長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長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領縣五。師古曰：儋音丁甘反，字本作贖。贖音審。〔補注〕錢大昭曰：賈捐之傳云：二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始元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初元三年，并罷珠厓，先謙曰：一十四里，官本作二十四里。二郡今瓊州府地。

定西

南夷，自爲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孟康曰：牂音體，本邛都。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犍都也。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犍都，去長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領縣二十一。應劭曰：文山，今蜀郡岷山

本冉驪是也。(補注)先謙曰：西南夷傳，平南夷爲牂柯郡，又諫且蘭耶君殺菴侯，冉驪皆驚恐請臣，以邛都爲越巂郡，荊都爲沈黎郡，冉驪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錢大昕云：宣帝地節三年，書文山入蜀郡，惟沈黎、紀志不言何時省併，後書西南夷傳，天漢四年，併蜀郡爲四郡。此可補本紀之闕。

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

師古曰：說讀曰悅。
(補注)先謙曰：東

粵傳云：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溫舒出梅嶺。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

(補注)先謙曰：東粵傳，僕出武林。

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

臣瓚曰：浮沮，井名在

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師古曰：沮，音子圖反。(補注)先謙曰：匈奴傳，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其井，其沮通用。師軍期至其地，因以爲將軍號。

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臣瓚曰：匈奴水名，在匈奴

中，去令居千里。見匈奴傳。師古曰：令，音鈴。(補注)先謙曰：匈奴傳，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令居金城縣，在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

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

置張掖、敦煌郡。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補注)朱一新曰：地理志，張掖、太初元年開，敦煌，後元分酒泉置，並與此不合。且武威、酒泉均在太初時開，此時尤無從分其地也。當是紀誤。先謙曰：通鑑從武紀。

徙民呂實之。

元封元年。

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年。
(補注)先謙曰：注改年，官本作改元是。

冬十月，詔曰：南越東臨，咸服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

師古曰：輯與，猶同。集和也。

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

(補注)先謙曰：擇，當爲釋字之誤也。郊祀志：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封禪者同。徐廣云：古釋字作澤，案古書釋澤通作釋，擇不通作，因形近致譌耳。

躬乘

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

(補注)先謙曰：雲陽，馮翊縣，在今邠州瀘化縣西南。

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杜佑云單于臺在雲州雲中縣西北百餘里先謙案唐書中經今大同府大同縣治

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

遣使者告單于曰。(補注)先謙曰據匈奴傳使者郭吉也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

來臣服。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

(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之上無水草三字

匈奴驕焉

師古曰驕失氣也音之涉反(補注)先謙曰匈奴傳云單于終不

肯爲寇還祠黃帝於橋山

應劭曰在上郡開陽縣有黃帝冢(補注)先謙曰地理志上郡開陽山下注云橋山在南有黃帝冢應注周陽文誤倒山在今鄭州中縣縣北

迺歸甘泉東越殺王餘

善降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閒遂處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

(補注)先謙曰荀紀周封祿齊郊祀志作三月

通鑑從本紀 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

文穎曰嵩高也

獲駁廙。(補注)先謙曰封禪書章昭注楚人謂廙爲廙郊祀志顏注廙鹿屬形似犛牛尾一角

見夏后啟母

石。應劭曰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曰在嵩高山下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而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踐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而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

見淮南子景帝諱啟今此詔云啟母蓋史遺書之非當時文(補注)劉敞曰此石木名啟母石武帝遊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

重出啟字非史之遺書也沈欽韓曰藝文類聚六引隨巢子云啟生于石御覽三十九嵩高山記云昔有婦女任身三十月生子五歲

便入嵩高山學道通神明爲母立祠號開母祠又一百三十五引山海經云太室嵩高陽城西啟母化爲石在焉(案中山經郭璞注語非經文)唐崔融啟母廟碑記云顯野王輿地志虛元明嵩山記以爲陽翟婦人卽上文嵩高記所稱是也案漢開母廟石闕銘云

九山甄族。爰納漢山。辛癸之間。則因以爲隄山氏也。淮南子人間訓。僅翌日。親登嵩高。應劭曰。翌。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登。崇嵩。引宋邵曰。新本作登嵩高。錢大昭云。

嵩。圖本作崇。案嵩字。說文新附。國語章注。嵩。古通用崇。郊祀志。作密高。王念孫云。嵩高。當依景祐本作崇高。崇高。即嵩高。詳見下。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服虔曰。乘。同

如瀛曰。漢儀注。御史亦有屬。晉灼曰。天子出。御史除二人爲乘曹。護車駕。荀悅曰。萬歲。山神稱之也。應劭曰。嵩高。無有上中下萬歲里。師古曰。乘屬。如晉二說是也。乘。音食。證反。補注。沈欽韓曰。晉書職官志。侍御史二。漢所掌有五曹。其五曰乘曹。掌護駕。與服志。護駕

御史。騎夾左右。漢舊儀。御史吏員凡三百四十一人。分爲吏。常作史。少史屬。案漢。登禮罔不答。師古曰。罔。無也。言登禮於神。無不答應。其令

祠官。加增太室祠。章昭曰。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以名云。禁無伐其草木。補注。先謙曰。通鑑從祀作草木。郊祀志。作山木。荀悅從之。目山下戶三百爲之

奉邑。名曰崇高。師古曰。謂之崇者。示尊崇之奉。音扶用反。補注。王念孫曰。崇高。即嵩高。崇又作密。師古注。此及郊祀志。分崇嵩爲二字。非也。詔云。翌日。親登崇高。志云。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則崇高。本是山名。而因以爲邑名。非以崇奉中

嶽而名之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崇。皆是崇之異文。地理志。潁川郡密高。下云。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周語。颺降于崇山。章注。崇。崇高山也。是嵩高之嵩。本作崇也。漢仙人唐公房碑陰。南鄭祝僊。字子華。祝恆。字仲華。祝崇。字季華。

崇。即嵩字。此三人之名與字。皆取諸五嶽。郊祀志。又云。祠中嶽。秦室於嵩高。是邑名之崇高字。亦作嵩也。爾雅。嵩。崇高也。嵩。崇聲近而義同。故崇或作嵩。列子。湯問篇。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謂嵩山之阿也。楊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謂堯德之崇高也。漢桐柏

淮源廟碑。宮廟嵩峻。三公山碑。厥體嵩厚。峻極于天。成陽令唐扶頌。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大尉劉寬復碑。公曰嵩高之門。好謙儉之操。嵩字。與崇同。嵩如不傾。即崇而不傾。是經傳中。汎言崇高者。其字亦作嵩也。山名嵩高。本取嵩高之義。爾雅。山大而高。崧。郭璞云。

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是也。後世小學不明。遂以崇爲泛稱。嵩爲中嶽。漢靈帝時。中郎將堂谿典請改崇高山爲嵩高山。後漢書靈帝紀注引東觀記云。則已分崇嵩爲二字。而謂晉以下皆沿其說。獨給祠。復亡所與。師古曰。復。

昔方目反。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與讀曰預。紀載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

高二丈。階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紀載也。立石三丈一尺。其辭曰。奉天日禮。立身日義。事親日孝。育民日仁。四守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尙玄酒。而組生魚。下禪梁父。祀地主。示增廣。比古制也。武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諛書祕語。在郊祀志。補注。錢大昭曰。注比古制也。比。南監本。闕本皆作此。上還二字爲句。降坐明堂。臣瓚曰。郊

先謙曰。官本作此。是郊祀志云。乙卯封泰山。下東方。通鑑考異云。蓋發卯自海上還。乙卯至泰山行事也。師古曰。郊

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補注。先謙曰。泰山。詔曰。朕眇身承至尊。師古曰。眇。郭奉高縣下云。有明堂。在西南四里。此漢明堂也。東北陞。則周明堂郊祀志所謂處險不敵者也。曰眇。

微細也。兢兢焉。補注。先謙曰。兢兢。官本也。故用事八神。文穎曰。武帝祭太一。並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

除八道鬼道。故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補注。劉放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醫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先謙曰。劉說是也。應劭曰。祝。賜

天地神靈。乃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臣瓚曰。聞呼萬歲者。三是也。補注。宋祁曰。絛。木云。屑。先若反。與屑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賜我瑞應。也。一曰。敬也。又潔也。沈欽韓曰。爾雅釋言。僊。聲也。玉篇。僊。小聲也。僊。屑通用。釋文音屑。

震于怪物。欲止不敢。補注。先謙曰。下云。轉江淮物。如瀉注。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禪

闕也。廣土地也。嶺然山名也。在梁父。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又禪而祭也。冀近神靈也。師古曰。父讀曰甫。(補注)蘇輿曰。白虎通。封禪。駕升封。增高也。升封曰登封。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月十月

爲元封元年。

(補注)沈欽韓曰。此十月。卽年首之十月。自此以上。至建元。皆追改紀年之元。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

鄭氏曰。蛇音移。(補注)先謙曰。博奉高。蛇丘。梁父。泰山縣。歷城。

濟南縣。博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奉高在縣東北十七里。蛇丘在泰安府肥城縣南。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治。梁父。在今泰安縣南六十里。

民田租逋賦。貸已除。

師古曰。逋賦。未出賦者也。逋。貸。官目物貸之而未還也。貸。音吐。戴反。

加年七十。自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

師古曰。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

賜天下民爵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文穎曰。在遼西。碣石。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補注)宋邵曰。碣石。碣石。詳遼

四。彙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

(補注)先謙曰。郊祀志。周萬八千里。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作五月。齊王閔

薨。

二年冬。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蟄縮如蟪。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

(補注)先謙曰。以公

孫。彌言見神人東萊山。

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服虔曰。瓠子。地名也。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鄆城。目南。懷陽。目北。廣百步。深五丈。(補注)先謙曰。河決在元光二年。今始臨塞之。

命從臣

將軍目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

(補注)先謙曰。歌見漢書志。

敕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還作甘泉通天

臺長安飛廉館

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明帝永平五年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董卓鑄目爲錢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書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注)吳仁傑曰司馬相如傳惟飛廉郭璞云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在中翰林傳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飾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爲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鑄連物物所作大夏龍雀者也物物使作銘曰

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案晉載記物物造刀爲龍雀環又於殿前鑄劍爲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爲如何審如郭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物物二之何也存中之鉦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與龍雀刀不類卻合於景純所謂鹿頭者原父之刀鳥喙乃略與晉說符然一說身似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異刀鉦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父所記亦不同案陶洪景刀劍錄物物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鍍金鑄作一龍形劉裕破長安得之疑五刀各一銘耳先謙曰郊祀志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以候神人作通天臺招來神仙封禪書作通天臺

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

(補注)先謙曰據朝鮮傳涉何也

迺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曰

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

應劭曰芝芝草也其葉相連如清曰瑞應圖王者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補注)先謙曰內亦房也詩秦風子有庭內禮樂志云芝生甘

泉宮

上帝博臨不異下房賜朕弘休

師古曰上帝天也博廣也弘大也休美也言天廣臨不目下房爲幽側而隔異之賜目此芝是大美也

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

牛酒

晉灼曰雲陽甘泉黃帝目來祭天圓丘處也武帝常目遊臺有宮觀故稱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謂縣之所居在宮側者耳賜不徧其境內故指稱其都非謂天子之都也若以有宮觀稱都則非止雲陽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圖作圖禮樂志載歌

云玄氣之精，回復此都，即謂靈陽爲都也。顏頤專指居在宮側者，無據。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于秦山下。

(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依公玉帶明堂圖作之。

遣樓船將軍楊僕，左

將軍荀彥，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應劭曰：樓船者，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上，施樓也。

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

夷未服者，曰爲益州郡。

(補注)先謙曰：漢勞深難莫降，漢王因置郡也。詳西南夷傳。

三年春，作角抵戲。

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漢後改名平樂觀。師古曰：抵者，當也。非謂抵觸，文說是也。(補注)錢大昭

曰：刑法志云：戰國精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蓋古有此戲，今復作之。沈欽韓曰：李斯傳：二世在甘泉，方作戲，抵俳優，新書匈奴篇：上即嬰胡人大戲抵也。此文帝時亦已有之。御覽七百五十五：漢武故事曰：角抵戲，六國所造，秦并滅天下而增廣之。漢興雖絕，然猶不都絕。至上復採用之，任叻：逸異記：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鬣如劍，頭有角，與軒轅圖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角而相抵。漢造角抵戲，蓋其遺製也。先謙曰：官本注，改名作更名角抵，以力相角，抵當也。蓋卽今之貫鼓，逸異記所說，世俗傳聞之過耳。三百里內皆來觀。(補注)王念孫曰：來字後人所加，景祐本無。御覽工藝部十二。夏，朝鮮斬其王右

渠降。師古曰：右渠，朝鮮王名。

曰：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

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嶺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縣。真番郡治營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縣。師古曰：樂音洛。

溟音郎，番音普安反，巽音弋支反，音丈甲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無營縣，東嶺則樂浪屬縣也。昭紀：始元五年，罷真番郡。王伯厚謂臨屯郡亦始元五年罷，然班史無之。先謙曰：關說當從日旁。

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

多免爲庶民。

(補注)李慈銘曰：民當作人，古文無日免爲庶民者，蓋緣小顏本。避太宗諱，於漢書民字皆改作人，後人同改此人字，亦誤改民耳。

左將軍荀彧坐爭功棄市。

師古曰：棄市，殺之於市也。解在

景紀。

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師古曰：不盡徙。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通治至長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武帝故宮如瀘曰：三輔黃圖云：回中宮在汧也。師古曰：回中在安定，北

通蕭關，應說是也。而云治道至長安，非也。蓋自回中通道以出蕭關，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宮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爲名耳，非今所通道。(補注)王鳴盛曰：顏說於文義不順，豈自雍通道至回中，迨至回中北出蕭關耳。沈欽韓曰：元和志：秦回中宮在鳳翔府天興縣西，案後書來飲與祭道，略陽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略陽，是時祭道屯汧，與雍相連，是回中道與回中宮初非異處。宮以道得名耳。郡國志：汧縣有回城，名回中。(劉昭云：來飲開道處。)漢武由此道北至安定蕭關，寰宇記：蕭關故城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三十里。明志：隴州西北有回城，亦曰回中，又西北有回中宮，又有番須口。卽隴山口，而原州平高乃固原州蕭關在其東，安得云北通蕭關乎。遂北出蕭關。如瀘曰：匈奴傳：入朝都蕭關蕭關在安定朝那縣也。歷獨鹿、鳴澤。

曰：獨鹿，山名也。鳴澤，澤名也。皆在涿郡，道經北界也。(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洛水上承鳴澤，清方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方輿紀要：獨鹿山在涿州四十五里，下有鳴澤，先謙曰：官本題作通是。

自代而還，幸河東。

春三月，祠后土，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服虔曰：燭音注。師古曰：燭，謂照也。讀如木字。

幸中都宮殿，上見

光。師古曰：中都在太原。(補注)先謙曰：此文帝王代時宮。

其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師古曰：楊氏，河東聚邑名。(補

注)先謙曰楊氏，鉅鹿縣，今趙州寧晉縣治，河東郡有楊。夏大旱，民多渴死。如漢曰：鳴音，師古曰：中熱而死也。(補注)秋，日

匈奴弱，可遂臣服，迺遣使說之。

(補注)先謙曰：匈奴使王烏等。

單于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補注)先謙曰：匈奴使及混野侯屯。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

文穎曰：案地里志不得疑當在廬江左右，縣名也。韋昭曰：在南郡。師古曰：韋說是也。(補注)全祖望曰：盛唐在樞陽，故下云作盛唐樞陽之歐。樞陽今桐城，寰宇記於桐城縣引水經注曰：大

雷水東南流，逕盛唐，今水水經注，失去江水第四篇，故無其文，不應小顏生唐初亦不見也。文說是。沈欽韓曰：韋昭所云，乃後漢作唐縣，屬武陵。吳屬南郡，晉屬南平者，非盛唐。先謙曰：注里官本作理，是通鑑胡注。唐地理志：壽州有盛唐縣，蓋以古地名也。宋白云：壽州六安縣，楚之潛也，在漢爲盛唐縣，西十五里有盛唐山，先謙案：隋霍州，唐改盛唐，分置霍山，宋改六安。

望祀虞舜于九嶷。

應劭曰：舜葬蒼梧，九嶷山名，今在零陵營道。文穎曰：九嶷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

在蒼梧馮乘縣，故或云舜葬蒼梧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巽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云九嶷山。(補注)宋邵曰：舊本也是也，下有九字，巽字下無音疑字，刊誤據史館本改。先謙曰：官本注故云作故曰。

登灊天柱山。應劭曰：灊音若潛，南嶽霍

山在灊，灊，縣名，屬廬江。文穎曰：天柱山在灊縣，南有祠，灊音琴。師古曰：灊音與潛同，應說是。(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灊，嶽志作潛，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天柱，即霍山，在安陸府潛江縣西北二十里。

自尋陽浮江。(補注)先謙曰：尋陽

廬江縣，在今黃州府黃梅縣北。沈約云：尋陽，因水名也。水南注江，通鑑胡注：尋陽在江北，自晉立尋陽郡於江南之樂桑，而江北尋陽之名寔晦。

親射蛟江中，獲之。

師古曰：許慎云：蛟，龍屬也。郭璞說：其狀云似蛇，而四腳，頸頸，頸有白

鰲大者數圍。卵生子如一二斛。能吞人也。(補注)王念孫曰：鰲，神物，不可得射。鰲當讀爲鮫。謂江中大魚也。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史記：秦始皇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不得，乃詐曰：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始皇乃令人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緊，射殺一魚，事與此相類也。鮫爲海魚，而江中亦有之者。呂氏春秋：季夏，鯨，令漁師伐鮫取鱗，升龜取殼。高注：鮫，鱸。皆魚屬。中山經曰：荆山澗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雒，其中多鮫魚。是他水中亦有鮫魚也。月令：呂覽：淮有鮫魚，字鮫，作鮫，有子謂兵。楚人鮫本，犀兕以爲甲。韓詩外傳及淮南兵略，亦作鮫。此言射鮫江中，亦是借鮫爲鮫也。漢紀：孝武紀，作鮫射鮫魚于江中，是其說。沈欽韓曰：一統志：射鮫浦，在九江府湖口縣東南十里。

舳舻千里

李鑾曰：舳，船後持檣處也。舻，船前頭刺檣處也。

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虛。(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舳下云：漢律名舳方長爲舳。舳，一曰舟尾。舳下云：一曰舳頭。薄權陽而出。(補注)先謙曰：案權陽，在今安慶府桐城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有權陽上下鎮。

作盛唐權陽之歌，遂北至琅邪，竝海。師古曰：竝讀曰傍。傍，依也。音步浪反。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

泰山增封。(補注)先謙曰：增封，猶郊。甲子祠高祖于明堂，百配上帝。(補注)先謙曰：郊祀志：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因朝諸侯

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補注)宋郭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疑只當一見。夏四月，詔曰：朕巡荆揚。(補注)先謙曰：官本揚作

揚。輯江淮物。如瀛曰：輯，合也。物，猶神也。郊祀志：所祭祀事也。師古曰：輯與集同。會大海氣。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并祭之。百合泰山。師古曰：集江淮之神，會大海之氣。合致於泰山，然後修封，總祭也。上

天見象，增修封禪。師古曰：見，謂顯示也。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

時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師古曰漢書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授有常治所常曰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一吏迎之界上所察六條〔補注〕齊

召南曰案晉志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所謂十三州也至征和四年又置司隸校尉督察三輔三河弘農何焯曰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徵說劉昭續志注謂傳車周流固有定鎮者得之全祖望曰沈約之說與劉昭同但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則秋分以前當居何所豈聚萃於京師乎則顏說未可非也四京初置刺史官止六百石故志略其治況漢舊儀未必盡誤案也先謙曰六條詳續志注官本注書作舊是常以作治以考證云監本十二州今正

名臣文武欲盡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師古曰蹏蹏也奔走也奔蹏者乘之即奔立則蹏人也蹏音徒計反〔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分奔蹏爲

二義非也蹏亦奔也蹏之言蹏奔蹏蹏蹏耳說文蹏蹏也蹏字或作蹏史記張儀傳探前蹏後索隱言馬之走勢疾也淮南修務篇蹏子蹏蹏而趨千里高注蹏疾行也蹏趨走也蹏與蹏同是疾行謂之蹏也馬行疾則能致遠故曰馬或奔蹏而致千里馬行疾則恐有覆車之患故下文曰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若謂蹏爲蹏則與下文都不相涉矣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師古曰累音力端反〔補注〕錢大昭曰越絕書云有高世之材者必有

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

師古曰泛覆也音力勇反字本作覆後通用耳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補注〕錢大昭曰馬有餘氣力乃能敗駕先謙曰官本注力作方

蹏弛之士

如淳曰蹏拓也弛廢也士行有卓異

不入俗檢而見斯逐者也師古曰斯者蹏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蹏音土各反弛音式爾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拓也作音拓是

亦在御之而已

師古曰在人所以制御之

其令州郡察吏民

有茂材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稱茂才異等者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師古曰茂美也〔補注〕何焯曰史記儒林傳有秀才異等稱以名聞可證茂之爲秀應說是也秀才所由命名則出於管子小匡篇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

之文先謙曰官本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師古曰絕遠之注茂下才作材國謂聲教之外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

應劭曰首山在上郡於其下立宮廟也文顯曰在河東蒲坂界師古曰尋此下謂文及依地理志文說是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

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化或爲黃金

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武帝祠首山故神爲出珍物化爲黃金

祭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

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呂擊之

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杜佑

云昆明在越巂西南諸蠻所居

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補注先謙曰說見五行志

太初元年

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年爲太初也

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乙酉柏梁臺

災補注先謙曰先是大風發屋說見五行志夏後始昌節

十二月禮高里

伏齋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蒿或者既見太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

旁即談以高里爲蒿里混同一事文學之士共有此謂陸士衡尙不免況其餘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高里山在兗州乾封縣西北二十五里亦曰蒿里山一統志在泰安府西南三里又名亭禪山顧謂死人之里自作蓬蒿之蒿案玉篇蒿里黃泉也死人之里也說文呼毛反經典爲鮮藁之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

補注先謙曰寓玉仙人之庭

春還受

計于甘泉。

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禮也。卷今之諸州計帳。

二月起建章宮。

文穎曰：越惡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師古曰：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俗所呼真女樓者，即建章宮。

之闕也。〔補注〕先謙曰：注越惡名勇，郊祀志作越人勇之。

夏五月，正歷，曰正月爲歲首。

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歷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補注〕何焯曰：案既曰正

歷，以正月爲歲首，明前此不改月，固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矣。若前此果謂建亥之月爲正，則當云以建寅之月爲正也。先謙曰：何說是。通鑑胡注亦云：漢初用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不謂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是年合有十五月。

色上黃，數用

五。

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土數作上數，案胡三省引張注，以之下有字字，是郊祀志更印章以五字，張所本也。

定官名，協音

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

服虔曰：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師古曰：杆音羽俱反。

築塞外受降城。

〔補注〕先謙曰：時匈奴左大都尉欲降，故以兵應之。胡三省云：受降城在居延北。

秋八

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併入下注文。

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師古曰：庶人之有罪謫者也。大宛，國名，宛音於元反。

〔補注〕先謙曰：以不與善馬，且殺漢使，官本師古上有張晏曰：貳師，大宛城名九字。

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夏。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慶薨。

師古曰：石慶也。〔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作正月戊寅，年紀考異云：長曆是年二月丙戌朔，逆推之，正月有戊寅，無戊申也。宜從表。先謙曰：通鑑有紀，作戊申。

三月，行幸

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隳五日，祠門戶，比臘。

如淳曰：臘音樓，漢儀注：立秋臘，伏臘曰：臘音劉，殺也。蘇林曰：臘祭名也。驅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臘，還

以祭宗廟。故有驅臘之祭也。師古曰：續漢書作驅臘。陳劉義各通耳。臘者，冬至後臘祭百神也。臘音來歲反。〔補注〕劉敞曰：臘五日，衍五字。錢大昭曰：諸家以臘爲驅臘。驅臘者，立秋行之。後漢書劉聖公傳：欲以立秋日驅臘時共劫更始是也。此臘行於三月，恐非其義。說文：臘，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新穀食新曰臘。〔繫傳本無臘字。〕其說近之。沈欽韓曰：韓非子五蠹篇：山居而谷汲者，臘臘而相遺以水，則其節令久矣。續志劉昭注：亦兩事相混。立秋之臘，本作劉，謂始殺也。先謙曰：官本注出臘作出臘是。夏四

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

〔文〕顧曰：介山在河東皮氏縣東南。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

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補注〕先謙曰：安邑，河東

縣，在今解州夏縣北。

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

〔師古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補注〕何焯曰：此籍馬爲伐宛也。

秋，蝗，遣浚稽將軍趙破奴。

〔應劭曰〕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

奴常取以爲障蔽。師古曰：浚音峻。稽音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取作所是。胡注據班史有東西浚稽，東浚稽山在龍勒水上。

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

寬卒。

〔師古曰〕兒音五兮反。〔補注〕錢大昭曰：御史大夫書卒自寬始。惟元紀失書陳萬年卒史闕文也。御史大夫卒，例書姓。寬寧元年，御史大夫廷壽卒，不書姓，亦闕文。

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

〔補注〕先謙曰：郊祀志云：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

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闕。

〔應劭曰〕石闕山在泰山下陞南方。方士言仙人闕也。〔補注〕沈欽韓

曰：一統志石闕山在泰安府南四十五里。

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

〔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桐陽縣北出石門，卽得所築城。師古曰：樹音固。〔補注〕錢大昭曰：注得闕本作徐。

西北

至盧朐。

〔服虔曰〕匈奴地名。張晏曰：山名。師古曰：張說是也。朐音勳。〔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盧朐河，今名克魯倫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南，直河套北二千里許。

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補注)先謙曰五 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應劭曰光

行志云秋復蝗

蘇勳徐自

爲所築列城今匈奴從此往壞敗也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郛也音之向反

又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踏石汗血汗從前脣傅出如血號一日千里師古曰踏石者謂踏石而有跡言其堅利

作西極

天馬之歌

(補注)先謙曰秋起明光宮

秋起明光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城中元后殿云成部侯商避暴雷明光宮蓋謂此(補注)沈欽韓曰程大昌雍錄云漢明光宮有三一在北宮與長樂相連一在甘泉宮中一爲尙書

奏事之地案尙書奏事明光殿卽桂宮之明光宮非有二也周嘉昌曰黃圖明光宮在長樂宮後南與長樂宮相屬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卽此宮也哀帝元始元年罷至三秦記云桂宮中有明光殿漢官儀云尙書奏事於明光殿書中以丹采地曰丹墀尙書伏其下奏事似非此明光宮且稱殿明與宮有異 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補注)先謙曰 稅出入者日給關吏卒食。武關見高紀

天漢元年

應劭曰時頗年苦旱故改元爲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周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爲年號也(補注)先謙曰蕭何傳何曰語曰天漢其稱甚美注其言以漢配天紀元取此應

說非官本注少一周字是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是月天雨白毛

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

夏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大旱

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

臣瓚曰漢帝年記六月禁輪修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輪修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輪修者踰法度而奢修也(補

注。錢大昭曰。闕本注無則搜二字。先謙曰。諸家說皆非也。顧炎武云。此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搜索奸人。非論侈者也。周壽昌云。下文二年大搜。實謂索姦人是。年冬。又詔關都尉羅察出入。征和元年冬。大搜。實注同。考淮南子。天文訓。壬子受制。閉閉門。大搜。高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是冬時大搜。漢本有此制。時則謂孟冬月。亦有此兩語。大搜。蓋起戰國。至秦益甚。觀李斯商鞅諸傳。及淮南子。可證。漢高混一。法稍弛矣。孝文除關。無用傳。則不獨寬於京師。武帝復用此法。迨巫蠱起而禁益密。班紀特書之。以記一時苛政。昭宣以後。不見於史。蓋禁已悉除矣。

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武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

晉灼曰。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師

古曰。鄯都連山也。匈奴謂天爲鄯都。音巨夷反。今鮮卑語尙然。(補注)齊召南曰。案晉灼說是。師古說非也。此天山卽白山。括地志云。今云折羅漫山。在伊州伊吾縣者。師古以甘州張掖縣之鄯都當之。則戰於內地。上文不應云出酒泉矣。鄯都固卽天字。但此天山。遠在西北。非前此霍去病所奪之鄯都。近在內地者也。王鳴盛曰。寰宇記。天山名折羅漫山。自伊州北連亘而西。至蒲類海東北。東西千餘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及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云鄯都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柏。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天山在磧北。跨唐伊西。三州境。鄯都連在張掖西南二百里。兩山相去二千餘里。顧氏混而爲一。後人地志因之。誤矣。

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

軍出西河。

(補注)先謙曰。不書名。非史例。將軍下。蓋魯公孫敖三字。匈奴傳云。數與強弩都尉會。詠邪山亡所得。

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

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

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神祇皆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諛視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處

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者耳。(補注)沈欽韓曰：周官男巫掌望祀，望，行，杜子春云：望，野，謂野祭也。封禪書索隱引李奇云：三輔謂山陵間爲行，是行祭謂山陵間之祭，卽此祠道中者也。大搜，臣瓚曰：搜謂索姦人也。晉灼曰：搜，巫覡也。師古曰：瓚說是。

黎六國使使來獻。

臣瓚曰：渠黎，西域國名。(補注)蘇明曰：渠黎傳載武帝詔：危須、尉黎、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疑卽此六國。合渠黎得四國名，其二佚考。

泰山琅邪羣盜徐牧等阻

山攻城。

師古曰：阻，山者，依山之險以自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敦作勃。

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

師古曰：杖斧，持斧也。謂逐

持之曰爲威也，分，音扶，間反。(補注)先謙曰：此云勝之等，明非一人，食貨志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蓋亦繡衣直指也。咸宜傳：使光祿大夫范昆詣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道經敘於此時。周勃昌曰：江充傳：拜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亦在此時。元后傳：祖賀爲武帝繡衣御史，後壽漢元傳：元始四年，舉元爲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又趙充國傳：客諫充國，一旦不合上意，道繡衣來賞將軍云云，是當日屬直指，人不盡傳，武帝以後亦尙有其事也。

刺史郡守

目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權酒酷。

如瀆曰：權音該，應劭曰：縣官自酷，權賣酒小民不復得酷也。韋昭曰：目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酷，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水爲權，獨取利也。

師古曰：權者，少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目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韋說知音是也。酷音工，護反，約音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韋說六字。

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

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

(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北地，非郡名，猶言北邊耳。常山，卽北岳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西北。

瘞玄玉。

郭展曰：瘞，埋也。師古曰：爾雅曰：祭地曰瘞，瘞其物者，示歸于地也。瘞音於例反。

夏〔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大旱。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懼棄市。如瀉曰：軍法，行逗留畏懼者要斬。懼音如嫌反。師古曰：又

音乃歸反。〔補注〕先謙曰。

五行志八月天雨白晝。

四年〔補注〕錢大昭曰：後漢西南夷傳是年省沈黎郡并蜀爲四郡。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發天下七科〔補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人二，贅婿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

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亡人作亡命。通鑑注引同。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

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補注〕先謙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出五原下。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

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

于余〔補注〕孟康曰：博音博。晉灼曰：許慎曰：爲屑博字。〔補注〕先謙曰：表作六月乙丑，荀紀通鑑從紀。秋，

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補注〕陳澧曰：案此文天漢四年也。至太始二年九月，又云：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二文相類，一作令，一作募，一作入，一作人，必有一譌。顯炎武云：此一

事而重見，又同是九月，疑皆文也。先謙曰：官本人作入。

太始元年

應劭曰言播祿天下與民更始故曰冠元(補注)先謙曰五行志正月乙巳晦日有食之漢紀同

春正月因杆將軍敖有罪要斬

(補注)先謙曰敖傳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後覺

復聚至要爲屬

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雲陵

師古曰此當言雲陽而轉寫者誤爲陵耳茂陵帝自所起而雲陽甘泉所居故總使徙豪桀也鈞弋趙使仔死葬雲陽至昭帝即位始尊爲皇太后而起

雲陵武帝時未有雲陵(補注)先謙曰通鑑刪雲陵二字顏說以爲雲陽蓋是也苟紀徙郡國吏民豪桀于茂陵陵在雲陽又誤置陵在二字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日饋宗廟渥注水出

天馬泰山見黃金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襄駝日協瑞焉

應劭曰獲白麟有馬瑞故改鑄黃金如麟趾襄駝日協喜祉也古有駿馬名要

覆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襄駝是則黃金雖曰斤兩爲名而實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改鑄爲麟足馬腹之形日易鑄法耳今人往往於地中得馬腹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襄音奴了反(補注)劉敞曰案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或化爲黃金而此稱泰山似非是所謂黃金爲麟趾襄駝者蓋用首山金爲之耳故詔先敘三瑞下乃云日協瑞焉

因日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

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補注)錢大昭曰漢紀亦重載此事贖望之傳所引止言天漢四年不云太始二年復有語也朱一新曰豈本死下有罪字非

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補注)先謙曰歌載禮樂

志。幸琅邪。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瀛曰：祭日於成山也。師古曰：成山在東來不夜。懸斗入海。郊祀志作盛山。其音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來作萊。是。

登之罘。

晉灼曰：地理志：東萊，禮日有之罘山。師古曰：罘音

浮，歷音直瑞反。

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鯨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

戌，禮石闕。夏四月，幸不其。

如瀛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曰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補注：先謙曰：不其在今萊州府即墨縣西南。

祠神人于交門宮。

應劭曰：神人，蓬萊德人之屬也。晉灼曰：琅

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所造。

若有鄉坐拜者。

師古曰：如有神之象，燔祠坐而拜也。漢注云：神道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鄉坐三拜，鄉讀曰嚮，坐音才臥反。

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

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

服虔曰：趙所立孝文廟也。

邑中蛇死。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以

爲趙人江充害衛太子之應。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在斗十九度。

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還行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夏大旱。

冬十一月，發三輔騎

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文穎曰：簡車馬，數軍實也。臣瓚曰：搜，謂索數人也。上林苑周圍數百里，故發三輔車騎入大搜索也。漢帝年記：發三輔騎士，大搜長安上林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北軍征官多銀死，然則皆

搜索，非數軍實也。師古曰：文說非也。索，音山客反。（補注）先謙曰：荀紀通鑑皆作十一日乃解，則虞說所引漢帝年記作十五日者，非也。十一日，迺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

（補注）先謙曰：是春，丞相賀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五行志以爲火變使然，與成紀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事同，而此紀不載。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邑，琅邪縣也。曰封公主，故謂之邑。陽石，北海縣也。主公主皆衛皇后之女也。陽字或作羊。（補注）周壽昌曰：顏說本有官表序，然下陽石公主，即不稱陽石邑。凡公主封邑，地志中並無邑稱。

諸邑，只云諸，蓋邑只云蓋，其稱邑者，若栗邑、柘邑、高邑、馬邑之類，豈非公主所封，大約因縣止一字，如諸公主，蓋公主名稱不便，加邑書之，究不曾變地名也。雖說本班氏，取注此文，則泥矣。先謙曰：官本注，主公主作二公主是。皆坐巫蠱死。夏

行幸甘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等。

師古曰：即上遊擊將軍韓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太子宮下，按作按是。

掘蠱太子宮，壬午，太子與

皇后謀，斬充，召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

師古曰：屈，音巨勿反。又音其勿反，屈音力之反。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

師古曰：謂逃匿也。

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旆。

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召戰，故加其上黃目別之。（補注）錢大昭曰：劉屈氂傳，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旆，加上以別之。

御史大夫

桑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

師古曰：湖，縣名也，即今杭州閩樞湖城。二縣皆其地。（補注）先謙曰：湖，京兆縣。

在今陝州，閩樞縣東。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厭殺人。

九月，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王。

（補注）錢大昭曰：平下脫干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孟康云：平，今廣平，先謙曰：官本有干字。

甸

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成至浚稽山師古曰音浚稽與虜

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車師補注先謙曰漢恐車師兵遠馬通別以兵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補注先謙曰廣利降匈奴

奴在屈寗娶斬後書在前者以終上伐匈奴之文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寗下獄要斬妻子梟首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寗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

昌邑王補注宋祁曰妻子菑本無子字王念孫曰妻下子字乃後人依屈寗傳加之也景祐本無子字據鄭氏注云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則鄭所見本無子字明矣五行志屈寗坐祝蠱要斬妻梟首漢紀云屈寗妻坐爲巫蠱祝蠱屈寗要斬妻梟首妻下皆無

子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師古曰備音千見反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子雍師古曰雍扶風之縣也二者石之數聲聞四百里補注先謙曰郊祀志雍縣無雲如雷者三或如虹

氣蒼黃若飛鳥集城陽宮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風如雷聲聞於隕石上似擊非隕石之聲五行志隕石雍二天晏亡雷聲聞四百里以擊隕石與此紀同三月上耕于鉅定服虔曰地名也近東海應劭曰齊國縣也管灼曰案地理

志應說是（補注）何焯曰：服說亦據濟瀘志東海引鉅定之文，不悟東海乃北海之譌耳。先謙曰：鉅定齊郡縣，在今青州府壽光縣西北八十里，有巨澗，即清水泊。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禮

石闕，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不盡如鉤，在亢二度。

後元元年。

（補注）劉攽曰：案昭帝紀云：辭說在後二年前皆勿聽，則當但稱後元也。吳仁傑曰：葛魯疇云：武帝在位五十四年，

有年號，尚加道改，最後二年，何獨無之？若但以後元爲稱，則如葛公所云，豈應無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年，史公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仍建武中元元年，其以建武置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傳志略載其事。宋葛公云：今官書屢經校定，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又曰：昭紀後元元年，刊誤曰：檢前後多元字，案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之義，然祭記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書後元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經要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宋一新曰：諸侯王表，濟北王寬以後二年，謀反自殺，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與刊誤劉說合，然他處悉稱後元也。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王禕云：武帝沿文景故事，復爲後元，然始以後元二字加於年上，此爲異也。非史官道書之，先謙案：王說是也。武帝元應以後，既停用字冠元，則後元二字，亦其年號，必無單稱後元年之理，時制不同，不得援文景爲例也。史書臨文，偶從字省，以其義通，若用此爲疑，則謬矣。脫無據，不可從。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請

薨，二月，詔曰：朕郊見上帝，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次下光景直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次作以。

巡于北邊，見羣鶴，留止，目不羅罔，靡所獲獻。

如

曰時春也。非用羅門時。故無所獲也。

薦于秦時。光景竝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

師古曰。集於廟中醉而歌。〔補注〕先謙曰。顏說據功。

臣表也。公卿表云。

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

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補注〕宋祁曰。案馬亦通。

補反。易馬爲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易其形耳。以是知漢雖馬姓。亦謂之通也。

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

師古曰。磾。

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日磾擒何羅而光桀討通也。

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蓋屋五柞宮。

晉灼曰。蓋屋。扶風縣也。張晏曰。有五柞樹。因曰名宮也。師古曰。蓋音張流反。屋音竹乙反。〔補注〕

〔注〕沈欽韓曰。四京雜記。五柞宮有柞樹。皆連抱。上枝蔭覆殿。其宮西有青梧觀。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長安志。五柞宮在蓋屋縣東南三十八里。先謙曰。蓋屋縣在今鳳翔府蓋屋縣東三十里。

乙丑。立皇子弗陵爲

皇太子。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呂二名。離諱故。〔補注〕先謙曰。先帝墓皆稱陵。故不諱。非謂二名離諱也。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補注〕錢大昕曰。案武帝十六歲

即位。明年改元。壽至七十。瓚說誤。

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十八日。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也。

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

黜百家。

師古曰：百家，謂諸子雜說。遠背六經。

表章六經。

師古曰：六經，謂易、詩、書、春秋、禮、樂也。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爲事者也。

與之立功。

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

師古曰：正音之成反，作皆類此。補注：周曆昌曰：正朔之正，宜本音，韻音非，後放此。

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

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師古曰：三代，夏、殷、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

目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師古曰：美其雄材大略，而非其不恭儉也。

國家圖書館



005491250



譜